

其死也。天殺之邪。抑人自生而自死邪。未易知也。惟其壽之盡。雖自努力。而不能增損分刻也。則歸之於天。固宜。既歸於天矣。何壽數之足擬哉。邵子一元之數。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可謂多矣。然由天見之。亦眇々爾。自一元而至千萬元。猶如自一年至千萬年。固未始有紀極也。一元既同一年。則十二會猶年之月。三十運猶月之日。十二世猶日之時。三十年猶時之分也。之子年未滿三十而歿。視之多壽之人。則輸四五十年矣。然由一元之數言之。其所輸不逮二時。吁。嗟不逮二時之輸於之子乎。何惻。

是龍田翁嗣子武字子真之影也。翁之哭之子。以是見請題贊。余家法不為人銘墓贊像。但與翁莫逆之誼。不忍辭謝。因為題此。亦聊欲寬翁之哀懷耳。

題漢碑後

安政六年六月

此碑集錄家。推為東漢人傑作。然以其在褒斜谷中。地勢險絕。椎拓頗難。故臨池家。不能盡得。近人學之者少。余幸藏奉古搨。閑時出而臨之。亦以自樂也。己未晚夏。子明記。

題磐瀨華沼書後

安政六年七月

磐行言臨米襄陽天馬賦。而不規規相襲其蹊逕。此眼目甚高。古人有以草體寫禊帖者。亦同揆也。安政己未。立秋前三日。象山平子明書。

題自詩後

萬延元年秋

庚申秋月良夜。余在於聚遠樓上。高捲簾帷。長空無雲。月色如晝。林巒空入。風露清淒。余於此興亦不淺。乃命盃酒。對月獨飲。至曉。翌朝晏起。酒猶未醒。書此詩以終餘興。象山子明。

題米帖

文 稿

米老書海岱樓詩。下小字註云。三四次寫。間有一兩字好。信書亦一難事矣。此老之書。似縱橫跌宕。信筆而成。妍媸美惡。一不經心者。而其言如此。又嘗觀天馬賦數本。其字雖大小不同。結體皆不甚異。是知古人作字。率多着意。不如今人草草信筆也。

題自畫

壽山生爲余家道。曠廢許多日子。往返數十里之路。耗費數項物事。勤勞頗至。余報之以金而不受。因乞余畫。嗚呼。爭貨利忘文雅。雖士大夫往々不免焉。今壽山生不欲得金而欲得畫。是商賈反有士大夫之心也。余不作爲畫。亦不與人畫久矣。適爲感生之志。遂以此幀授之。生其勿輕出示人。

題自書後

余性懶。故不好書長卷。適爲人寫魯公筆法十二意。時秋氣宜人。絹

材亦精。因不覺卒卷。亦可一咲也。象山子明。

題十二册獨野戰砲圖

近來倡西洋火技之說者。往々有之。而類咸未及詳明。西書所載。而臆度杜撰。誑惑盲聾。其所造火器。形不中式。度不合規。所謂觚不觚者。吾親亦多矣。嗚呼。自誤々人。其所抵終。將及家國天下。抑何心歟。吾爲此懼。無徵於西書。不敢書。無徵於西書。不敢圖。無徵於西書。不敢以誨人。思有以純謬妄歸真正。張我武以爲掃淨海氣之資。而天下與之者鮮矣。豐前中津。君明相賢。諸有司各得其職。於當今禦邊。莫若兼取洋方。以彼防彼。謀猷協同。罔有違言。乃特使屬予。訓練其士人。製手銃鑄巨礮。盡取法予而用之。兵制幾乎一新。此礮固宜于野戰。尤便于守禦。而本邦未聞有製此器者。頃者中津侯將範此礮。予不欲分毫差違洋制。乃頗苦心。作圖以進。蓋所以聊答侯之知。而

四方取則於此。亦所竊庶幾焉。云。庚戌冬十月。象山平啓識。

安政四年二月

跋宇宙記

宇宙記十編。題獨乙宋墨爾撰。荷蘭封茅揭譯。而其天體四編。則獨乙栗禿老所著也。蓋宋氏以栗書愈於己撰。而黜己表之。西儒有服善勇義如此者。往日宇杉諸子。久隸於司天臺。多閱官庫西書。而爲予謂。彼方窮理之書。流傳于我。未有善於是者也。故予囑通事吉雄某。捐三十餘萬錢而購之。是書無論包羅宏富。理義明暢。其楮墨華潔。圖象精緻。世所希觀。晴窗淨几。焚香而一披之。則心目先爲之開明。予得嚴譴屏居一室。交友不得通。足不向戶庭者累年。從他人視之。如不勝無聊。然而晨興夜寐。囂然自得。而不復知罪戾之在身。蓋取娛於是書爲多。昔柳子厚。謫於永州。美其山水。樂而妄憂。永之治方不過百里。猶足以慰其志。況於是書。內則五大洲。山嶽湖海。絕漠

洪原。傾崖急湫。卷石之微。金銀寶玉。墳壤塗泥。燠寒風雨。游氣之變。外則日月列星。太素之運。造物之終始。皆若燭照。數計權稱。而度量也。其樂之深淺大小。果爲何如耶。丁巳二月象山啓稿。

安政元年三月

跋毛西河真蹟

毛檢討經學文章。洵爲一代大家。其西河合集刻卷。四百餘。未刻者尙夥。著書之富。古今所希有矣。李天馥云。西河不可及者三。身不挾一書。胸有千萬卷。所至籬笥。無片紙。而下筆蓬勃。言論滔々。其不可及者一。有疾時。求文者在門。捫胸腹四應。頃刻付去。無誤者。其不可及二。自九經四子六藝之文。傍暨聲音鍾律。瓌屑之事。皆無不極其根柢。而貫其枝葉。其不可及三。今得見其筆蹟。簡嚴精穩。不留縫罅。其才力獨有得於天分之多。而無所施而不可。於此亦可概見也。感歎之餘。聊爲此記。嘉永甲寅三月下澣。象山平啓書于江門所居大

觀閣

世儒議毛西河。以勝心客氣。強辨叫囂。其結習終身不除。然予嘗聞之。西河在湖西日。與楚人楊氏之徒。劇辯淫詩。其說屢勝。及聞其論孟子求放心。不當在事物上求。忽幡然下拜。時坐客皆相顧。胎睨。且微言曰。此非辯詩者耶。西河曰。向所爭者詩也。今所拜者。求放心也。於是坐客大服。然則西河雖好辯。亦服其所當服。初非固我執滯如譏者之所言。亦可見矣。今窺其心畫。平易簡澹。無毫激昂險怪之氣。是亦可以證其心事也。夫啓又書。

跋十七帖

文久二年

二王法書。不止轉傳摸勒。亦多以做書入石者。其源委皆不可得而究詰。如十七帖。雖稱為右軍名蹟。而隋唐以來。書家無弗臨撫者。董思白云。趙吳興所臨。不下數十本。然則其他臨本之多可知矣。而好

全 上

事者各自刻板。亦復傳摹。今所在搨本。固不可識其孰近真也。惟疏放妍妙。可喜如此。豈其筆意。或時有合其真耶。

又

余少時習二王書。皆無入處。中歲舍學魯公。爭座稿。今年甫五十二。偶得此帖。而觀之。頗有所會。自今而學之。則儻其有所入乎。

跋華山西施浣紗圖

嘉永二年正月

戊申冬末。偶有挾西施浣紗圖。而求售者。正是亡友渡邊華山所製。乃棄貲購之。華山才識超逸。兼深畫學。其所藏多元明名家之筆蹟。又有西洋之妙品數十種。時々摸倣。以集其長。故其筆力精勁。設色巧妙。非他畫所得齊馳。此圖絹本。長三尺四寸。闊之去其二。西施長尺餘。立于溪邊。輕妝淡抹。纖穠都雅。美艷照人。左手執白紗。右手扞之。溪色澄碧。紗之下端垂入溪流者。隱々搖曳于澄碧。旁有秀石。石

文 稿

上紅桃一樹。花萼靚妍。亦與西施之面相映。蓋神品也。嗚呼。予訪華山之居。談說古今。辨論天經地記。屢移晷刻。如昨日之事。而今不可復見。展觀遺蹟。徒增隣笛之感耳。翌年正月丙戌。象山外史。

安政三年十月

跋唐宋八大家法帖所載魯公筆法十二意

魯公筆法十二意。收在唐宋八家帖中。余一見疑其非真蹟。何也。明皇天寶三年詔改年曰載。則此宜書五載。而書五年。是其可疑一也。帖中字多似學爭座位。祭季明文稿。而皆有痕跡。與夫元氣渾厚。天真爛漫者不同。是其可疑二也。唐人書畫。多無款印。縱令有之。不過一顆。今款兩印。如宋元以下人所爲。是其可疑三也。宋歐趙以來。集錄家甚衆。而皆未覩此。至於清乾隆間。始出于世。不詳其來歷。是其可疑四也。徐季海蘇明允米南宮倪高士諸跋。與其書并似非真。是其可疑五也。回循細閱。滋認其僞。余生不學。書筆札最陋。而悍然品

評古蹟。亦已僭矣。然自信具一隻眼。未知明鑒鉅公所見。與余果如何耳。丙辰歲嘉平月小寒日。象山外史書於東郭別墅之聚遠樓。

安政四年三月

跋古事記傳

此書大意怪妄迂謬。固無足論。予嘗謂孟子所云。誠淫邪遁蔽陷離窮。宣長實兼之矣。然於名物訓詁。引徵賅備。雖稍失之炫博。而本々原々。具有根據。亦非他人所及。讀國朝舊詞者。備資考證。究亦有益也。丁巳春三月小盡。象山外史識。

安政六年六月

楊孟文石門頌跋

此碑隸法古勁。爲東漢人傑作。集錄家無有異辭矣。然以其在褒斜谷中。地勢險絕。倚崖縛架。推拓極難。故臨池之士不能盡得。近世少學之者。余也幸嘗藏一本。旣命裝工。施橫軸。頃又獲此本。乃剪裁爲帖完幅者。已宜觀位置行列。全體制度。摺帖者亦便。几上臨摹。各有

所長也。嗚呼彼土之士。不能盡得者。余得藏二本。時々從意所適而披玩。以爲樂焉。孰謂非翰墨奇邁耶。安政己未季夏。象山平子明。書于囂々窩。

文久二年夏

跋漢碑

此碑明萬曆間始出土中。於漢碑中。最稱處好。而其初搨鋒鏃銛利。精彩照人者。尤爲可尙。近日撫搨既久。漸就漫漶。時人重加刻畫。字體失真。至以乾爲軌。可勝慨哉。予獲此本。非後舊搨。且亡八十一字。然乾未成軌。而尾有詩佛老人。覽堂記。詩聖堂圖書記二印。爲大窪天民家藏本。乃四五十年前物。較之今搨。差勝。因晦日求本。手補其所亡。命工終治。而書其後如此。壬戌夏日。象山平啓。

全 上

又

右漢碑殘字七種。合爲一幀。是雖斷裂之餘。王昶阮元輩。皆存錄之。

以漢隸難得故也。在彼且然。况傳于我者焉。可不愛惜而珍襲哉。文久二年五月廿一日書。

全 上

又

漢孔君碣。文字多剝落。然猶有隱隱可讀者。則不忍棄去。遂加裝潢。歐陽公云。好古之士。所藏之物。未必皆適世之用。惟其埋沒零落之餘。尤以爲可惜。此好古之僻也。此言實獲我心。文久二年蒲月念二日書。象山平啓。

又

後漢書注曰。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而漢碣之制。莫究其詳。惟見於斯碣。始可以知其制。然則斯亦有適世用也夫。啓再書。

文久二年五月

跋顏魯公家廟碑

是顏魯公家廟碑。側面拓法頗佳。散落之餘。尤爲可惜。凡以碑刻拓

文 稿

本為帖者。必剪裁接合。令文屬讀。此帖不知其法。橫斷貼裝。文不復可讀。然學者因之。亦可觀結字運筆。左右相顧。後先相避之法。則所謂一失一得者耶。小川士益藏此帖甚愛之。請予書後。壬戌蒲月。象山平啓。

安政四年十月

跋爭座帖校本

是山寺不息所校。其朱書者。蓋全唐文所載也。丁巳秋借觀。以陝刻再校之。此本。父子之軍之上無以字。其志哉之上無能字。何必令他失位之上無亦字。而升別二字不加乙。按其文勢。皆當以陝刻為正。故今補之。象山外史記。

安政五年十一月

跋顏魯公爭座帖

此帖亡論書法奇特。刻法亦自精絕。不似他法書。棗木摸稜者。雖少漫漶。筆意可釋。書家寶筏。舍此何取。但以清商一時多齋。邦人不知

珍之。可笑而已。按金石粹編。爭座帖。自宋以來。摹刻者有七種。安氏刻本。吳中復再摹本。米襄陽臨本。北京本。戲鴻堂本。嘉善魏氏本。關中本。是也。然以予所見。尚有玉煙堂本矣。此真蹟。宋時為京兆安師文家藏。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謂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摹勒。今在清國西安府碑林者。世謂之關中刻。此帖是已。不詳其出于誰氏。或曰。此石即安氏所刻。然京兆永興皆為關中地名。此豈果安氏原石耶。抑永興重摹者耶。不可得而究。惟筆法至妙處。非數經摹刻者之所能存。則其不出於安吳二石之外。斷可知耳。世之論書家。或以米襄陽書史有爭座帖內小字。是於行間添注。又於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本不同。石刻粗存梗槩耳之語。以謂此刻行列亦非其真。是恐未深考也。米氏所云。於行下空紙邊橫寫者。蓋指第三十一行射哉二字矣。今此刻小字皆添注于行間。射哉二字果爾橫寫。則其

依循真蹟無容疑者。而襄陽所□石刻。別自有本。亦可推也。因謂書字。字有字法。行有行法。不惟左右相顧。上下亦相映帶。行顛之畫。行底之筆。尤意思所存。故古蹟位置行列。固不可移易。分毫若犯之。則為亂道矣。如董玄宰。以書名家。嘗刻此帖。亦中斷行列顛倒。上下大敗。其觀極為可恠。襄陽書史云。粗存梗槩。恐謂此類耳。

安政六年六月

又

公屬此藁。固草々不經意。而變幻百出。光景無窮。公之於書。真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者耶。

全 上

又

孫鑣書畫跋。跋論此帖云。帖首十餘行。尚覺屈彊未舒。至僕射指以下。乃始活潑飛動。至皆有等威後。又更渾化入妙。結末數行。筆已倦意已懈。而餘興淋漓。更出屋漏雨蹟。余謂此論未必確然。教人看法

書丁寧着意。極為有益。初學看法書。須是正看。背看。上看。下看。左看。右看。久々看。作幾片段。其起伏頓挫。與自家心手相肯方得。只見得渾淪。物事如何濟事。己未夏晚。象山子明跋。

又

予少時持項王之見。不肯學書。立年以後。稍好為之。酷愛魯公此書。天真爛漫。毫無粉澤柔媚之態。然予平時。事馳馬演礮。率無虛日。則亦不得專力於此。第以其少暇。摸擬其似耳。凡事有規矩。然後可成。合得其規矩之所在。比諸前日之鹵莽。已有間矣。由是而進。漸漬以熟焉。則焉知異日之無所成哉。雖然。此細技也。固非大丈夫之所區區也。

又

米老云。一日不書。便覺思澁。予生不知書。故久不省其為何等語。自

嘉永元年正月十日



適獲此帖。日必書數百字。後半歲始服此老之知言。

又

安政四年冬

長江大河。無意於波瀾。吾既已辨之矣。然此稿。太室之廷之廷。長守貴也之也。補筆分明。是為用意。是為不用意。學書家於此中。叅得。不妨奇特。若或未能然。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安政四年冬月象翁又戲書。

跋懷素帖

文久二年六月

是懷素上人得意妙筆。古人已稱有驚蛇飛電拔山之勢。洵不誣矣。而刻手亦精。法書之工於刻者固多。而及此者亦妙。可謂雙絕也。壬戌季夏裝成。玩之忘暑。象翁書。

跋林緯乾墨蹟

文久元年三月

余嘗觀林緯乾此蹟。以謂是平原規度也。偶讀董玄宰隨筆云。唐時

林藻師魯公爭座與祭季明文。乃喜余見之不誤。因此帖遂及之。辛酉季春月象山啓。

跋米帖

文久元年三月

余未嘗學米書。然固知其以顏法為宗。偶得此帖而臨之。則筆々皆顏也。但顏變多而此變少耳。辛酉暮春。象山子明。

跋劉中使帖

文久元年二月

余嘗讀元人白廷玉湛淵集。久知魯公有此帖。頃於滋蕙堂法書中初觀之。其為歡喜不啻觀景星慶雲也。公之行草大字莫過此帖。而毫無彫刻媚媚之態。自然可以起敬。廷玉云。凜々忠義之氣。如對生面。非石刻所能彷彿。然則其真蹟之妙。想當如何哉。令德紀元二月。象山外史。

跋攀雲閣帖

安政六年秋

余年少時遊于越北。獲此帖於水原之市。以爲直摹勒漢碑者。後得石門頌禮器卒史諸碑而玩之。間時對勘。乃知此爲臨寫本。而手亦非其至者也。恐後世輩或未能辨之。因識其後。己未秋日。象山子明父。

文久元年五月

跋停雲館帖

文衡山停雲館帖十二卷。撫勒精妙。近世諸刻。推此第一。蓋以衡山父子皆精書學。而又自能鐫刻。更有門客溫怒章簡父輩。爲之周旋。且不強欲其速成也。頃聞東郭子獲善本。馳使借之。乃金兒雪庵故物。留玩數日。如對故人。神思甚適。時東郭以此紙求余書。因率然託此寄興云。

此紙舊而佳。古人云。舊紙得墨始有氣韻。余無書學。筆墨殊澁。可愧。

昭陽作謠盛夏。象山外史平啓書。

文久元年夏

顏魯公三表稿帖跋

余於此帖始而不信。既而疑信半。終乃信而不疑。古人之法書名畫。宋元以來。著錄最夥。凡海內所存。雖姓名不甚顯者。亦賴以傳。况魯公逸蹟此帖。歷世名師鉅公賞鑒之家。未有一人錄及者。近年忽出於清人摹勒。余是以始而不信也。惟神物顯晦有時。名山石室之藏。寧無待後死者而啓者。是故既而信疑半也。至於反覆視之。沉潛玩之。方見其天機流動。有行雲走水。未易形容者。蓋魯公方能到此。而餘子要未足窺其髣髴。是以終乃信而不疑也。頃八田子靜獲此帖。而質真僞於余。因書數字其後以答之。辛酉夏日。象山平啓。

善書。嘗云。見顏行馬病乞米蔡明遠諸帖。苦愛學之。但憾未及其

自然。然則顏書之妙。亦唯自然乎。黃魯直云。不扭捏容止。不强作態度。是其至自然之門徑。子靜方有志於書學。故復書此。以告之。

啓

文久元年五月

項易庵畫册跋

項易庵畫。董思白曾稱之。其精詣可知。此册藏於若宮松田益甫家。用筆古樸。不求妍媚。大有元人風度。可入妙品。今時不易多遭。余借觀數句。深賞不能釋手。幾欲奪之。然余讀書。頗知道理。故不敢也。益甫其秘寶之。再勿假人哉。歲在昭陽。作諸芒種節。象山平啓書于松城屏居聚遠樓。

此册既書跋尾而歸之。益甫知余深好之也。乃割愛以贈。何其幸歟。因舉座右所有物事數項以爲報。時五月十四日也。是日新雨乍霽。薰風輕渡。林光如沐。山色可餐。樓頭掃席。窗外捲簾。香鼎當

前。瓶花在傍。披此家珍。暇茗玩之。人生適志。孰知其他。即都城諸友。能有此樂否。啓又書。

漢孔君墓碣跋

趙氏金石錄。收錄此碣云。已殘闕。况又閱數百年。宜其損泐之加多也。明誠以其有元年乙未字。定爲東漢桓帝永壽紀元。其說極核。今則其四字亦不復可見矣。然漢刻之傳世者。已無多。雖見一兩字。猶可玩而不棄。况其可髣髴者。尚不下於數字。則是可存也。

魏百官勸進碑跋

曹丕謀移漢鼎。群臣承意。勸進乃勒石建之。此碑是也。世之知正理者。誰不詈而唾之。但其書或爲梁猛星。或爲鐘太傅。雖未知孰是。其字畫佚宕。蓋非二子不能。亦高品也。故予棄其事。而存其書云。

跋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

余觀漢碑未甚多。然以余所見。似當以楊孟文石門頌為第一。此碑雖妙。猶讓其右。未知鑒識之士所見。與余果如何耳。

跋菱胡書

新鴻卷菱胡。以善書名于一時。友人八田子龍。藏其書。陸天隨詩十。二幅。中間一紙。為人取去。馳問遺索。卒不可復得。頃請予補其缺。惟予天下拙書人也。以拙書補巧書。人其謂之何。雖然。子龍之請。亦不可虛。因書跋尾數字。以塞其責。象山平啓。

跋自書

是予二十八九時書也。予生三十七年。始學顏平原筆蹟。時々臨摹。以自娛也。由此以前。疎放自許。未及留心手學。故年垂三十。其書無法度如此。可以為後生之戒。戊午中冬。平啓記。

跋自書神號後

安政五年十一月

萬延元年五月

凡神州之生民。誰不受此三神之釐者。宜其夙夜祇敬以奉之。余為雙鶴叟書此神號。視之於張紫巘先生。為了賢僧書佛號。無愧也已。上庚章丙漢夏五月。謹跋。

跋三神鏡

文久元年二月

三神鏡體圓。徑七寸八分。重三十四兩。陰列四乳。皆有旋輪。環之上方。一神人戴寶冠衣羽衣。穆然端坐。背畫雲氣。兩側有物如鳥。左右方有怪獸。張口對峙。下方二神人。皮衣。履茸。相並而坐。中間子珠一顆。各々舉一手弄之。亦有旋輪。輪上更作光氣上騰之象。其餘所具。詭異之物。多不可名識。外輪繙藻繁錯。間作九乳。此內四乳。差小。華邊素鼻。土花所漬。染緒綠爛班。審其質與色。參以博考二圖。及西清古鑑所載。其為漢物可知已。予更審定。以為武帝時物。何以知之。以三神之說知之也。三神之說。武帝前于史書無所考。武帝後亦無所

考。獨武帝時不特一二見也。按太史公封禪書。武帝初立。輒好鬼神  
 之祀。洎李少君進祠竈。却老方。而方士輩多相效。更言神事。亳人謬  
 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  
 祭泰一。於是令大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祭如忌方。其後人有  
 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帝許之。  
 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是三神之說也。應劭風俗通  
 稱。武帝祠泰山泰一后土。亦是三神之說也。但與封禪書所云少異  
 耳。今鑑陰所著。雖未詳其孰是。然三神者儼然矣。夫泰一其尊無比。  
 祠壇在五帝之上。則今專位于上方者。當是泰一。如天一地一本是  
 陰陽二神。下方耦坐者。恐非別神。而中間所弄之珠。將母即陰陽交  
 而物始生之象也。或從風俗通。太山后土原非異類。其離坐于泰一  
 下方。亦不為無理矣。司馬相如封禪文曰。挈三神之驪。韋昭曰。三神

上帝泰山梁父也。如諄謂地祇天神山嶽也。是亦三神之說也。始從  
 韋氏。則上方者上帝。而下方者泰山梁父也。據如氏。則上者天神而  
 下者地祇山嶽也。亦無不可。亦按封禪書云。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  
 上。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  
 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據此則是鑑  
 之造。恐於此時也。舉此數證。其為武帝時物。庶幾亡疑矣。於戲。是雖  
 微物。而閱世幾二千年。武帝作甘泉宮。係于元鼎五年。事。距今實一千九百七十有三年。超絕險越巨海。  
 而流傳此邦。歸然獨存于今。可不謂神物乎。惟武帝以雄材大畧。不  
 世出之資。而惑于方士求仙延年之說。所以事鬼神者。既詔且瀆。不  
 可以為訓。為困于慾也。觀於此鑑者。以此而為戒。其於日用蓋亦深  
 有補焉。不徒為好事者無益之玩而已也。萬延二年辛酉春分節。清  
 虛道人書。

跋佩刀

蝦鞋之制。傳為八幡源公所製。人多倣之。而莫能識其取象於蝦之旨也。予竊謂。古人佩服之文。必有法象。非特為觀美。已所不足。時觀其近者而思之。亦庶乎可以長善而救失也。夫蝦之為物。善潛而好脫。所以特取象於斯。蓋以寓其潛隱晦養。不可淺露。見時而動。知難而避之意也。旨亦深矣。按史傳。公東征歸京。折節於大江匡房。就而受其學。意製是鞋。其在講學聞道之後乎。不然。公之英烈驍勇。豈亦有心於潛晦哉。予於是益有感焉。乃用平日所佩之刀。以擬其彷彿。更附新意。欄釘之頭。刻之為水。首尾及籜。鏤之為藻。蓋水所以養蝦。亦以喻道焉。藻所以棲蝦。亦以喻文焉。喻道者。取於其利物而不爭。避高而趨下也。喻文焉者。取於其脩飾之道。可以免於粗暴鄙野也。是豈以為有加於公之旨。顧予之狂粗。所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安政四年九月

跋痧脹玉衡書

痧病之論。古不經見。無足深辨。惟詳此編所云。亦似不問傷寒雜病。凡有痲腫可行刺絡者。指而為痧也。故痧有實而無虛。辨則為可醫矣。然其為說。率皆恠陋鎖猥。穿穴無稽也。小兒游戲之為者。放痧有十刺銀針之類若夫人身生活之理。發病之原。用藥寒熱溫涼之性。概乎無所究知。則一々而與之辨。亦徒費於言辭矣。但當舉其不經。而一句抹之耳。丁巳秋九月。象山樵人書。

畫石跋

萬延元年十一月

石豈易言哉。今夫山生草木。育禽獸興寶藏焉。而語其質則石也。非惟山為然。雖大地之包五洲而有餘。振滄海而無洩。其實又石也。金銀寶玉則精其質者也。赭堊丹青則麗其色者也。沙礫土泥塵瑳則出於其破碎磨盪之餘者也。固又不外于石也。故舉石則大地之事

畢矣。其不易言不亦宜乎。然論其初之所成。則不出於水火二端焉。成於水者其質葉。成於火者其質粒。以是辨之。天下之石可盡矣。余性好石。少時哀奇石數十種。列之庭階。寘之几案。朝夕相對以爲娛玩。然但第其流品賞其瑰奇而已。洎中年讀洋籍爲石學。頗知石理。今則即石而窺造化之源矣。中野綿貫公文。有石癖。看畫石又愛之。嘗藏雲泉畫石一幅。尤其所珍襲者。介人謁余。求題詞。余雖酷好石。未及畫石。而公文及之。然則公文之好。加余一等矣。特不識其所以好。與余同異如何耳。因書此以問之。且以發一咲。上章芮漢復月象山平啓。

安政元年三月

跋自書礮卦 所贈蟻川直方

余礮卦之著。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頃年。洋夷猖獗。而吾士習迷陋。邊

備不振。礮卦之言。足以破其迷。而拯時弊。乃欲鐫版以布于世。而林大學阻之。阿部閣老亦抑之。時事可概推也。雖然。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君子報國之志。豈可以時之用舍而改其度哉。蟻川直方。慨於時事。學礮兵於吾。相從之久。其藝大進。故四方來學者。予有疾病。必俾直方指教焉。可謂吾門之丁寬矣。今手書礮卦以贈。蓋嘉之也。直方其益勉旃勿怠。嘉永甲寅春三月小盡。象山平啓。

萬延元年春

跋贈勝義邦礮卦

妻兄勝君義邦。幕府麾下之士。其節槩議論。皆有以過於人者。嘗學泰西礮兵於余。勤習之久。其所得足以使教導後進之士。然勝君之志。豈遽可若此而已乎。夫兵之性革也。燭理察事。因時而革。亦猶曆法。曆而不革。不足爲曆。兵而不革。不足爲兵。佛郎察波利稔王。亦嘗言此意。勝君幸益勉之。近日余所著有礮卦一書。頗以發明礮理。且

以喚醒時弊。今寫贈一通。以助其志。從游之士。有及知此義者。其亦出此示之可也。松城平大星識。

弘化元年九月朔

跋阿片始末

當今天下之可畏者。莫大於外寇。而戒備之要。莫先於知彼。苟能知彼。則我之所以備之者。自不能已矣。而世人憤々鮮克知之者。獨子德於此勤々著是始末。以爲知彼之資。其識之遠。非特能文之士也。三復之餘。敬嘆不足。乃書其後。甲辰九月朔。

讀今川氏壁書

今川了俊。警其子仲秋。壁書一卷。民間多舉。以授童蒙焉。在乎士列。則率賤焉。而不取。蓋以其言之鄙俚也。余適讀之。至于其不知文。不成武。不學道。不可以爲政。五常治國之本。闕一則危。能治國者。貴仁賢。貪於民者。好便佞等之言。一讀而再三歎之。嗚乎。世之爲政。賤焉

而不取者。比々皆是也。而知能出於此者。抑有幾何邪。是余之所以深歎息也。

記砲制

近往往。有倣製西洋牛角氏天砲者。皆底屬方圓之耳。甚誤矣。凡天砲之制。皆有耳。可以類昂砲身。獨此砲無之。惟底設方版。以螺定托。上令與托。爲四十五度角耳。是邦砲家。目不能讀洋文。依倣圖象。杜撰作摸。嗚乎。觚不觚。觚哉。觚哉。

弘化元年

題晴山寫生芋花

是芋花也。李氏本草云。芋不開花。時或七八月間有開者。抽莖生花。黃色。旁有一長萼護之。如半邊蓮花之狀。即此矣。余少時。北隣芋畝。有著花者。人聚觀之。余亦屢往。晴山子寫生。必此時事。辛巳蓋文政四年。余時十一歲。後二十三年。象山平啓書。



嘉永五年十一月

文 稿

題大槻磐溪蘭畫

盤溪文章之餘。于書于畫。無所不巧。予疎狂拙陋。不善一事。唯能飲酒喫飯而已。是日同會常青園。衆客令予題此畫。爛醉之餘。自書其愧。壬子復月十八日。平啓。

題臨孟頫畫

嘉永二年春  
孟頫は竹洞山人

己酉春日。觀孟頫畫而傲之。余素不作畫。豈其比較似與否哉。聊寓興而致耳。予雖不作畫。讀古今之畫論亦多。而平日心頗知其得失。及執筆臨紙。而手腕不奉心君之命。其拙陋極可笑也。東坡云。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信々然々。

題孔夫子畫像

安政四年春

人謂泰西之學盛。孔子之教必衰。予謂泰西之學行。孔子之教滋得其資。夫泰西之學藝術也。孔子之教道德也。道德譬則食也。藝術譬

則菜肉也。菜肉可以助食氣。孰謂可以菜肉而損其味耶。

題合作畫

安政五年冬

天保間。余之寓于江都玉池之瀕。與梁川公圖比鄰。交情尤親。往來無虛日。大槻士廣亦時々來會。一日會飲。興及墨戲。余作石。士廣寫竹。公圖添枯木。亦一時之適也。既而各自東西。不得合并。戊午之秋。公圖歿於京師。後月餘。見此紙於古笥中。俯仰疇昔。爲之慨然。象山外史平啓。書于松城聚遠樓。

題二十拇人砲圖

砲身甚短。宜仰放者。是謂天砲。若長砲不便仰發之。必準地平。似當有地砲之目。今此砲實位其中。以人砲名之。不亦宜乎。

鑢斗考

文久元年春

鈞是鑢斗也。而其別有三。鄭康成註周官鬱人曰。築鬱金。以煮之。鑢

文 稿

中是煮鑊斗也。博古圖錄龍首鑊斗下云。趙襄子使厨人操斗以食代王。古者行食以斗。而此有枋有流。知其為盛羹滂之具。是盛滂鑊斗也。史記李將軍傳注曰。以銅作鑊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特行。名曰刀斗。是軍中鑊斗也。三者之制固有不同。而先儒往々合為一誤矣。余所藏之鑊斗。通蓋高三寸九分。深三寸六分。腹圍一尺零九分。口徑一寸五分。重一十六兩五錢。三足而有枋有流。蓋與口傍作轉軸。以為開闔。肩腹與枋各皆飾以雲雷。枋中空下有小孔。似更接玉木長枋。形制純古。色澤瑩然。可為漢氏以上物。按博古圖錄云。尊尋之鑊斗。水鑑復不觀商周之制作。然趙希鵠洞天清錄曰。鑊斗如今有柄。鑊子而加三足。予曾見之。辨其質色與真三代物。趙氏辨析精審。為後來賞鑒家所宗。則其言必非謬妄。是與鄭氏周官注及圖錄所引。史記趙襄子行食之事。可以為周代亦有鑊斗之證矣。覽者其有考焉。但其流在枋右。意度殊詭。博古圖錄西清古鑑並所以也。余竊以謂。是必盛滂鑊斗。而流之在枋右。蓋取其便也。古者固當有此制矣。何以知其然也。禮少儀曰。凡進

食之禮。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管子弟子職曰。先生將食。弟子饌饋。周還而貳。唯欸之視。再益曰貳。食盡曰欸。弟子之周還者。宜跪坐。而面當先生。視其所盡者而進之。方是時。操鑊斗。以益羹滂。其流在枋左。則腹奄其前。儀容有欸。不若其在枋右之為便也。古者固當有此制矣。而收錄家不及此者。偶未得耳。北宋已來。古器之出于泉壤者。不可勝數。考古博古二圖集古錄等書。可概見也。而左國史漢所言諸器。無復子遺。呂薛二王所收之器。今亦罕有存者。則無見於今者。古未必無也。亦安知不有他日新出土之器。與余所藏者耶。姑記所見以俟來者。

尺牘類

與立田靜山

樓窻讀倦。匪魔將侵。銀鹿及門。接授瑤函。正襟拜展。頓覺醒奕。快喜

可知。領所囑艾園刻印石四枚。極感隆意。雖不甚工。儘可供用。亦足以慰屏居之岑寂。如意亦朝人多執之。或云其權輿出於佛者。然三國志胡綜傳載。時有堀地得銅匣。開之有白玉如意。所執皆刻螭虎。孫仲謀以綜多識。乃問之。答曰。秦始皇東遊。以金陵有王氣。乃鑿諸山岡。埋寶物以當王氣。即是乎。據此說。秦時如意既有之。此時佛未入中國也。然則如意之起。不在于佛。而在于周秦之間。會見問及。草々奉答。十二日

羽倉簡堂書牘 弘化四年十月廿三日

用九頓首拜白。象山君足下。分袂三歲。渴想曷耐。貴州初夏之變。實為一千年來未有之事。聞之信人。貴家萬福。而犀河之決。處置得宜。松城十餘萬口。因君道魚腹之厄。是其平生所學。因事發見也。敬伏々々。若令當路之人。早從君言。其積果不止此也。惜哉。江都三月下旬訛傳。貴州洪水。而明月有此變。亦異。儻有記災之著。幸見擲示。拙著三律撫要刻成。茲呈梧下。琴三位叙。有故不得上梓。然僕不忍遺棄。乃騰寫

以呈。邇者文字禁嚴。是為可厭。僕每謂隱士志願易足。所冀不過文字禁緩。燈油價低。而皆不可得也。呵々々々。客歲除夜詩。在官師墨翟。居野學楊朱。回視安身地。今吾非故吾。亦供一祭而已。早寒為國為道千萬珍。寄 陽月念三寄

象山君梧右

羽倉用九拜啓

嘉永元年十一月廿日

復羽倉君

自違型範。三換葛裘。區々瞻仰。徒增馳想。去冬拜接教翰。又承惠所著刻三律撫要。欣感之劇。何可言宣。此書簡明精確。洵可謂吏學津梁矣。非先生素有長於斯學。何以能至是。所示琴三位序。俊拔。可謂有故不得上梓。可惜也。不知三位是何人。其文氣酷似先生所自為。何哉。去歲地震洪水之變。慘亦極矣。啓向有復溪琴書。曾見之否。其間略記災時之處置。如先生所傳。大有過其實者。嚮拜書時。即謀裁謝以所問。雨災雜記。稍成條理。因欲其卒業。乃馳呈求教。然資性不

敏加之公私多故。未能脫稿。是以因循迨今。復增懼耻。今而不謝。稽報之罪。增無以爲辭。因聊布此數字。蓄米茲土之所宜。寅奉一筐。以表謝悃。勿却爲榮。雜記得淨寫。續當納去。頃者所作文詩若干。瀆囑乞正。所示除夜詩妙絕。但安知今吾不爲異日之故。吾是爲朝廷蒼生所深冀也。尙祝爲道珍重。戊申十二月廿日

文久甲子年  
(北)

慰澁谷酒侯

啓慰疏言。令郎離去庭闈。倏返泉壤。聞之悲痛。欲諭不能。先生高年罹此酷禍。父子至情。哀慕何堪。然死生有命。脩短有數。世所不免。莫可如何。惟冀俯順變禮。節哀強食。毋效卜氏失明。無由躬弔。謹奉慰疏。不次

與士固

菊地溪琴字  
を子固とい  
へり但此書  
溪琴宛なり  
や否や明な  
らず

士固足下無恙。聞昨夜之變。高堂亦不得免。岷岡之焰。果不擇玉石。

可恨々々。然士固富人也。非淵明柴桑里遇火之比。想付之一唉。却爲一段詩料耳。惟甚欲知動靜。便此候問。不腆微物。聊表弔悃。勿却幸甚。

與小林炳文

文久三年十  
一月

忽得飛報。高居失火。聞之駭然。然北關令昆季。並得保全。毫無損傷。固足以知天相之有在也。但先世所傳。足下所衷。文書武器。服玩器用。蕩然掃空。可爲惋惜。然老夫常言。人之學問。不爲火所燬。不爲水所淪。不爲盜賊所奪。是爲真學問。是平生與炳文共之者。炳文於此無少欠缺。則身外得失盈虛。不足復置胸臆。惟冀逆來順受。以着新功。外具不腆。聊申寸悃。無却幸甚。歲暮更乞保愛。

豚犬深蒙眷念。佩荷無止。僕秋末再領命。得免京師之行。暮年之幸。不可勝言。兒子仰教。亦當寬暇時月。此事既附便奉告。今不一

女。

安政六年四月

子存は立田樂水の字

慰子存

驚聞小郎遽棄左右。去歲以來。慶門疊罹凶變。聞者莫不酸鼻。矧至親之愛。悲傷奈何。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願先生以君子自任。釋然寬懷。勿過哀痛。不一。大星再拜

與子存

梅霖霽溽。不審起居住佳否。昨爲座右鐵如意作銘。董昇騰駁患卷已昇。峯志字易象。楚辭並叶平韻。今用之。錄呈以發一粲。貴藏如意銘字奇古。與世間汎々者迥別。懇乞借第一覽。俾得取法。則佩服隆情。無有既極也。

復子存

辱使書存問。併領柿菊之惠。兼審起居住佳勝。感喜良深。間僕中霜寒。苦喘咳兩三日。今則安矣。幸不煩念。秋氣日肅。更冀珍愛。

又

得墨教。喜知體候輕安。辱惠驚羹。此屏居最所難致。極爲珍貺。銘佩何如。即命小酌。當用賞異味也。肅泐片函。聊茲展謝。

又

得書惠。知體中復古。深慰々々。雨後無暑。甚適人意。然亦大有如先生所憂慮者。崑山百合畫幅。皆領醫案二則。詩二首。並精妙。一二注管見。且附妄評。取舍唯命。見示酒侯之詩。筆力亦可喜。往日屢見書此詩。想彼老得意作也。暑威如燬。得書知起居安勝。爲慰。葦蔬之惠。尤見眞情。感々。物菓一捲納上。非爲報也。永以爲好也。不謹

又

萬延元年春

昨辱誨答。且見借正字通。感々。鞞鞞兩字。正字通亦從革矣。然余意終未妥。竊謂此兩字並當從華。其從革者。皆為無謂矣。何也。凡譴語以聲為形容。如崔嵬澎湃鏘鏗槎枒之類。多從其所形容者。今此兩字狀華相次比之貌。而無他義。是其當從華一也。按說文曰。𦵏艸木華也。从𦵏𦵏聲。凡𦵏之屬。皆从𦵏。𦵏榮也。从艸从𦵏。凡華之屬。皆从華。而𦵏下出鞞字。𦵏下出鞞字而已。是亦其例矣。若鞞鞞等字。而不為華之屬。則當何字為華之屬。是其當從華二也。說文革部曰。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凡革之屬。皆从革。而其文五十有九。多是履鞞束帶兵器車馬之具之屬。而無一涉于草木花卉者。是其當從華三也。且漢魏人用字有假借者。有通用者。有奇古者。有變易偏傍。及增益減省者。隸釋等書所表出。可概見也。鞞鞞本字從華。而假借通用變易從革。則固無不可矣。至于從革者為本字。而反以從華者為

非。則未深考之過也。愚管如右。不知高明以為何如。

全 上

又

寄惠鱖魚。珍感不可言。晚酌添數杯。但不能對喫為憾耳。辱鞞鞞兩字之辨。如接風采。非先生恐無此議論。第以玉篇正字通字典等書所載。悉為金科玉條。無乃過曲謹乎。世變遠矣。字變易形。音變改韻。前人之誤。後人泥古不覺者。往々而有焉。故明清諸儒。辨難不寘。已著典要亦不為尠。不必墨守字書所存也。然此說甚長。非短箋所能悉。他日面拜。當既鄙懷也。不謹多罪。

與鹽野宜邦字子儀號筑水

頃承惠訪。偶有急幹。不得奉接。悚惕何勝。即日新霽。涼氣可人。體况想當清福。柳生母氏。昨宵診之。得疾經日。年齒亦高。血脉雖未至衰弱。無復刺絡之候。因隨其症。作飲劑數貼付之。全治未易遽言。第庶

幾其小可耳。氣球之制。間推算之。水塵一尺立方。重九分七釐八毫四絲。則球徑三尺。可盛十三錢八分三釐一毫八絲三忽六微四八。得水塵。以水六分。和綠礬油一分。沃之鐵屑。便可得。夫水百分以酸塵八十五分。水塵十五分。成焉。今欲得水塵十三錢餘。大約要水百錢礬油十六錢。水塵輕重。與大氣比例。如一與十一。大氣球徑三尺。重可一百五十一錢。故作紙球。合蛋清糊線之料。約可重三四十錢。而止。則與大氣比。猶如一與三。其升騰冲空。不容疑矣。製紙球果當此法否。見山田長谷川二子。子細謀之可也。

又

昨源吾來詳履。此冬寒。琴書安好。沃慰之劇。向所示唐荆川選朱集。其所類萃。殊無倫次。不逮吳訥本遠甚。必是坊間僞託荆川。須更有品評判斷。不止如此也。十六本納去。檢收為幸。東府之報。究似不虛。

又

臺閣諸公。狼狽可想。至本藩諸君。依舊安閑。無些狼狽之狀。是反可憂懼。誰能衰。彼衝動器。而刺激震盪。可使至於渾身得汗耶。

昨晚面言。頗亦喜慰。經宿起居康勝。辭命準繩。畧就緒。但亦所附論說。塗抹難看。便欲下手刊修。爾思得戰國策。商量一番。有本請見借示。若無本。索之友間。示及幸甚。左傳校本一本。還入。布謝。

答友人

又承。不鄙手札惡問。且見惠黑作烏賊。必是能州所出。珍感々々。英艦之報。僕所未聞。想當訛傳。旁葛刺支那。俱有戰爭。支那假令議和。印度之亂。未易遽平蕩。決不移兵於此邦。故僕以為疑。若其報果信。曲折勿吝。來教為幸。雪寒不悉。

與須田澹山

文 稿

啓白。須田君足下。無恙。啓始聞論者每說人物。以足下爲處士之秀。私藏諸胸中矣。迨視其文辭。惟其風采。則有求好之志矣。天緣幸會。卒得所願。蒙識蒙愛。其爲歡喜孰加焉。啓也生六歲。而學聖人之道。旁屬詩文。於今積十七年矣。所遭遇而知詞人墨客。不可勝選。直能成章務華。執筆要麗焉耳。未見有鈎隱繳微。而識出於衆人。如足下者也。本邦學者。率不審於聲韻。動輒出孟浪之言。而足下所著韻脚之論。極爲精細。且聞其言暗合於清人笠翁綠灣等之所發。嗚呼。非足下好之樂之。研乎人之所不研。明乎人之所不明。其奚能若此之至。啓之性也。聞有雖凡細技小藝。秀於群拔乎萃者。則百年之前。千里之外。尙必企而仰之。況逢老成人於咫尺之間。而聞所未聞焉。得不縱今而相懇々耶。茲呈拙文數篇。覽觀取笑。令郎學業有暇。幸時使過。春寒未退。千萬保攝。啓白。

二月念八

佐久間啓再拜

左玉

澹山須田君足下

與鎌原輔三郎

一別杳然。深關鄙懷。即日麥秋。想起居住佳勝。緬聞尊府政務頗繁。實然否乎。今上拙文數篇。尊府若有少暇。伏乞遞致。無有小暇。擲還是禱。未緣瞻奉。千萬多愛。

四月廿二日

佐久間啓拜啓

呈鎌原輔三郎君足下

與勝海舟書

前數日。聞有郵使。肅修燕贖。後知誤傳。是以遷延未呈。二十三日。遞接此月十三日惠函。環誦敬悉。伏審秋氣蕭爽。闔府勝安。頌抃并至。僕頑健如恒。頗慰關念。承示云。天下形勢。彌覺危險。盡邦憂民。盡忱

文 稿

六五九

天保五年四月廿二日

文久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書簡の部同  
月二十日  
安房宛を參照すべし



懇摯。溢於楮墨。感佩何似。僕亦越俎。痾懷時難。欲協和朝幕之際。轉禍為福。反敗為功。自謂籌之極熟。唯在上之用舍如何。要之天下無不可為之事。唯患乏其材耳。橫覽東西。人才銷耗。豈勝浩嘆。垂詢僕蒙朝徵。既具另函。賜閱為幸。又聞金川鎖港。近將定議。措辭如何。深以為懼。嗚呼。蕭牆分崩。禍害鼎沸。不知要路諸公。能運宏謨。匡濟時艱。濟斯民於廣和恬熙之治乎。伏惟使君素負重望。宜為億兆生靈。糜軀徇公。發揮大公。闡昭王道。翼輔皇綱。天壤無窮。而德川氏顯統傳於悠遠。久而益昌。非君誰望哉。僕私抱遠圖。期見施設。語曰。機事不密則害成。故畧載於此。若得徵用。將為天下萬世。披瀝肝膽。決不為愛軀以背清議也。使君將以月杪或次月初。筮祇役大坂。天假良緣。瞻對光儀。罄竭愚悃。質正高明。不勝多幸。今夕遣門下。齊書以呈。隨時綢繆。善自愛重。

八月二十五日

啓拜手

勝使君台下

再白時氣欠順。疫癘流行。然多愈。不似客歲橫罹酷禍者。緣醫工較精。奏効得力。負天下望者。慎加攝養焉。

另函所托。務煩尊量處措。并祈傳諭貴門下。及貴紀綱為幸。

與菅沼旭齋

拜別以來。無日不企望。忽聞急遞之言。知朱邸有火災。想焚燬之間。定相震駭。伏詢。當此時尊體平安否乎。中心菀結。非紙筆所布也。偶因人行。聊此咨問。

初夏十日

佐久間啓再拜

呈旭齋菅沼君足下

左素

贈君毅

文政十一年  
四月十日  
六日江戶上  
屋敷並に長  
屋敷燒

天地間之事。不外於理法情三字。然情與法。不幸不得兼。則棄情而從法者也。法與理。不幸不得兼。則棄法而從理者也。此予近日所見也。君毅有說。望不吝誨示。啓再拜。

呈長野豐山君書

天保四年

頃者見山寺久道。聞足下河原氏宅。講孟子養氣之章。而辨吾我之別曰。我泛而吾切。我輕而吾重。古人所使用皆若是。以爲定論。因說浩然之氣曰。此氣非常人之所皆有。而孟子之所獨有。故曰吾。設爲人々而有。則何必曰吾。此吾我之辨也。不識足下之所辨信然否乎。果然則反僕之所聞。蓋孟子之意。以爲有斯性則有斯氣。性之渾然善也。人與堯舜初無少異。第衆人溺於私欲而喪之。堯舜則無私欲之罣。而能全之爾。性既然矣。獨在於氣。可謂衆人皆無而聖賢獨有乎。且許氏說文註。吾字曰自稱也。我字曰施身自謂也。是後之說字

家所從而爲言者。讀此二語。其泛切輕重不俟論也。然重究其淵源。吾从五口。五交午也。與人交語。必有吾之口體而後可矣。故吾爲自稱。或謂自一至五生數也。而在此焉。自六至十成數也。而在彼焉。暫舉在此焉者。以口并之。爲別於彼之詞。而一三二四皆類。而在其中。故亦爲舉類之言。我从戈。𠄠古垂字。有仇向我。我取戈當之。他人無與焉。故我爲施身自謂。一曰。𠄠古殺字。又曰。从戈刀。又曰。从戈首。設勿。勿旗也。象柄有三游。我之執刀戈旂旗。其柄在我。殺活指麾。惟我所思。私我之義。蓋自此焉出。皆施身自謂者也。夫言語交人。豈不亦泛而輕乎。取戈向仇。豈不亦切而重乎。左氏春秋傳曰。我張吾三軍。又云。我食吾言。夫三軍吾類。言亦有類。故稱吾。而張而食者。唯我獨也。故稱我。莊子之吾喪我。又吾無糧。我無食之義。亦如此。若夫小男小女。謂吾子。此吾類之所子而見也。如云我子。則我之所親生。詩

所謂予行役是也。又謂父母之國曰我國而親之者。亦以我父母之無與於吾類也已。都考諸歷世聞人所爲之書言。見皆一轍而義自分明。豈謂孟子之文獨不然乎哉。夫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得失是非之所以然。則我之所獨長。非我知言邪。天地之正氣。盛大流行。浩々然也。人々所得而生者。初孰無之。然人不知所以養之之方。故餒而虧矣。今善知此方而善養此氣。使充塞于天地之間。則我之所獨得。非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邪。如足下之所說。則反此矣。語曰。毫厘之差。謬且千里。故其瑣々者。尙究窮之。況其大若山海日月者哉。若此章亦孟子之山海日月也。豈可忽焉哉。而今足不易稱古人云々。夫所謂古人則果誰歟。君子之學。務毋自欺欺人。其於所知。則浸々乎充之。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故其忠信足厭服衆心。人之取式也。弘。若或不然。雖才如子建。博若張華。皆

棄於仲尼者也。雖然。足下儒林翹楚者。豈自欺人之徒也邪。想必讀乎吾之所未讀。聞乎吾之所未聞。而云々也。夫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導後學。足下請勿有所隱焉。啓曰。

贊類

神后贊

思神后。受神眷顧。舉錯如畫。時維天皇。在懷神異。三韓即服。生而聰睿。玄監深遠。臨照四極。崇信文教。振揚武義。永貽典則。升爲明神。陰相黎庶。諸產蕃殖。福善禍淫。威靈燁々。天下攸惕。千載追道。原念聖烈。祇頌厥德。

聖像贊

仲尼之道不異乎我。我之道不異乎仲尼。人皆知仲尼之爲仲尼矣。而不知仲尼之即爲我矣。人皆知我之爲我矣。而不知我之即爲仲

思の下「皇」  
を脱せるか

天保八年四月

尼不欲知仲尼之即為我斯已。若其必欲知仲尼之即為我。則舍我將何之焉。不欲知我之即為仲尼斯已。若其必欲知我之即為仲尼。則舍仲尼將何之焉。天保八年歲次丁酉夏四月。

鳥居勝高贊

晉有解揚。宋楚以平。與平有勝高。侯國以興。舍之而楚莊沖天。戮之而甲武隨浪。雖然。我唯節是守而已矣。敵國之榮枯。於我何有哉。立義著名。志士之所烈。得已濟衆。君子之所越。象山平啓贊。

石 贊

石之一角可品崑岷。山之一石可探寶珍。天地有鑄。造化有源。憂然一叩。詭秘解紛。

望月翁贊

喜怒不見。匪勉而能。智策機警。匪學而名。有忠于君。有惠于民。有禮

萬延元年  
(北)

于士。庶類古人。

正誼館恩田君遺像贊

崇々德門。媿美世令。君嗣餘慶。憲言是徵。邦思其弼。人厚其生。舉善興能。朝野振聲。矍然其形。映然其情。麗辭揚芬。妙翰含英。天趣爾雅。風神瓏瓏。霄漢月白。秋江水清。象山平啓拜。

金兒雪庵先生贊

若林之老。爽俊且良。勤儉自牧。不敢緬荒。六十五歲。氣體健康。家道以映。於前有光。為善之門。天降之祥。尚其子孫。式之莫忘。

白井翁像贊

屋廬華潔。裳衣明鮮。于酒于碁。詠歌自歡。中國雍熙。無復外患。令君安樂。七十一年。

白井翁歿。嗣子々康。以像贊屬余。余雅不樂銘墓贊像。每有請者

文久三年

萬延元年

輒却之。然子康與余莫逆。故重違其請。破例而爲之。

大久保喜八眞贊

問其人則丈夫。校其行則妾婦。吾得而賤之。視其年則童稚。校其行則成人。吾得而敬之。是夫也。身久在卒伍。而晚劣得伍長之命。然余聞之。其持志之壯。其守身之正。其演武技之捷。其育子弟之盛。雖士大夫不及此者固多。不待爭訟而論已定矣。然則疇有以遭遇之不至。而病之者也邪。

霞峯林大輝像贊

人皆未知。而曰予知。而不願學也。人皆未能。而曰予能。而不欲通也。嗚呼大輝。已知而自視。罔然如有不足。己能而自省。慊然執禮。日以恭。蓋其志將以集中西之學。而攬其長。兼古今之宜。而收其功。孰謂中道而殤。以貽同志之恨於無窮。嗚呼其言不可得而聞矣。來者姑

安政四年十一月

以是而想像其德容。庶幾足以振頹靡而起懦退。矻傲慢而發塵蒙也耶。

大輝畫岩石贊

今夫山一卷石之多。然則雖泰山亦此石之積爾。學者察之。善之微不可以不爲。惡之微不可以不去也。

清虛子題

馬 贊

少年時代か

樂不知。只日々低耳着鹽車。自掩才力徒嘆嗟。竊恐群馬相嫉妬。荃亦信讒而有他。伯樂一相若使進。蹴裂堅冰超巖峻。更得王良造父操。山河千里唯一瞬。

炎帝贊

遇毒七十。始定藥劑。繕生救死。茲世之濟。天長地久。人蒙其惠。何其仁耶。吁嗟。子迪甫畫并贊。

碑類

文久元年夏

力士雷電之碑

力士雷電。信濃小縣郡大石邨人。姓關氏。父曰半右衛門。母後藤氏。雷電生彊有力。異甚。其兒戲不類人所爲。睹者皆駭。年十八九。身長六尺五寸。肢幹如鐵。而貌溫厚。自然可親。來江戶。從力士浦風學相撲。無幾。何以其技冠于天下。雷電之號。都鄙籍々稱之不置。上自大將軍公。以洎列侯。屢召使鬪技而觀之。亦莫不偉其狀。愛其貌。而暗其魄力之無能偕抗。初雷電入相撲群。其所對敵。動有殘傷。苦難鬪。於是其技之老相議。禁其手勢。尤難當者三人。始得安與之相角。然卒莫之能勝也。歷選力士之徒。蓋建業以來。壹人而已矣。嘗以技仕松江侯。後辭歸。以文政八年卒家。壽五十九。雷電去世二十七年。孫義行欲述其祖之蹟。傳于無窮。乃礱石於其邨之道旁。特來謁辭。

稿には三十七年とあり據るべし

昔越前秀康卿在伏見。召名妓國兒。觀其舞而泣。人怪問之。曰。今天下女子千萬人。此女爲第壹。吾生丈夫。不能爲天下第一流。大有愧於此女。故泣。今予爲雷電識于斯碑。亦殆將泣也。系曰。信山崇俊。信水清駛。神氣所鍾。廼生瓌偉。吁嗟雷電。力武罔比。間世壹出。固天恪爾。我爲士人。不能魁琦。爲爾勒銘。心篤忸怩。

嘉永二年十月

山極高明退筆銘

山極高明。稱茂吉。世居信之金井。爲人寬簡慈祥。聞人有爭訟。輒循々解之。人亦徃々爲之渙然。故終茂吉之世。里無大訟。善書札。學其筆蹟。執弟子禮者。六百人。散居於信越之間。年七十三。病終于家。門弟子追慕不已。乃需其退筆於其家。座爲一冢。詣予請銘。銘曰。

上古結繩維厥初。降及後載。易以書。頡皇創體。鬼夜呼。經天緯地。贊聖謨。統記羣事。通情途。匪汝靡能。世所須。無晨無昏。恒勞劬。方

圓曲直與心俱。有功吾人崇且許。襄而盍之何其蔗。師氏手澤此其餘。弟子視之泣漣如。謀設幽坎東藏諸。隆師有典情非虛。鑽辭豐碑詔鄉閭。嘉永二年己酉冬十月。象山平啓子明撰。

雜

天保十二年  
五月

象山書院學約

予至陋劣。於道未有所得。諸生不鄙。相集於此。以問學爲事。意甚盛。予愧無能爲助。然爲諸生慮者。亦爲無窮極。故述學約數條。以效忠告。此中豈有不率是約者。若其或有之。諸生鳴鼓攻予。教導不嚴之罪可也。

凡在此中者。以聖賢之學爲志。除去世俗浮華之習。讀書務以小學爲先。次四書。次五經。以及周程張邵朱諸子之書。務在循序致精。毋得鹵莽躐等。非理無益之書。不許妄看。

言忠信。行篤敬。乃可以從事於聖賢之途。不然則雖多才藝。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立志卑陋。以聖賢之事。爲不可爲。舍其良心。甘自暴自棄。唯以工文詞博記誦爲能。存心欺妄。不知爲己之學。好爲大言。互相標榜。修飾外貌。專務虛名。營々一生。枉爲小人者。世間比々有之。諸生可以自訟。

凡學。以德行爲首。才識次之。文藝最末。

凡讀書。必斂身正坐。看字斷句。緩徐讀之。務要字々明亮。若用心不專。目視他處。手弄他物。雖多取遍數。必無長進。

凡作字。未問巧拙。切要專意把筆。務求字畫齊整。毋得輕易狂率。潦草斜歪。其戲書硯面几案及器物上。尤爲不雅。切宜戒之。

治事肄業。俱當有常。不得朝更夕變。一作一輟。

書院中常宜收斂莊肅。毋得不盥櫛讀書。毋得衣帶斜寬。坐立偏跛。移步當安徐。不得跳足急趨。

居常須要簡默。其有所言。必須聲氣低俏。毋得大聲喧聒。

容貌詞氣。德之符也。故溫恭退讓。和易雅醇。吾知其為君子之徒。狂

燥傲惰。放誕無耻。吾知其為小人之徒。可不儆乎。

戲言戲動。不惟妨廢學業。抑且蕩性亂志。童子輩尤宜戒之。

筆硯几案。書劄箋紙。務要安頓齊整。不許欹斜雜亂。

朋友同處。當知久敬之道。狎昵戲謔。尤非親友之禮。

日間言語行事。須準於經義而出之。其有不合。宜洗心靜氣。以求其

當。正是格致之尤切者。

已上數件。皆是古聖賢教人之良規。非予之私言。諸生其慎聽毋

忽。天保辛丑五月

佐久間啓識

嘉永二年冬

增訂荷蘭語彙例言

原本左行に  
始まり右行に  
始まる今便  
宜のため改  
通に書き改  
めたり

一 原本荷蘭語彙。曩有法爾末瑪璘者。近亦有沕乙蘭獨馬兒珍亞

臥論鑿垤列狄屹爾等諸書。然惟沕乙蘭獨馬兒珍。可稱專書耳。

其餘蓋為彼國學拂郎察語者而設焉。各書並以拂語為上卷。而

以其國語解之。國語則在下卷。而拂語釋之。是其證也。文化中。荷

蘭人徒弗久在崎港。頗通本邦之語。乃與荷蘭通事數輩謀。取法

爾末下卷。換其拂釋。以我邦語。以便於邦人為荷蘭學者。其間雖

不無疵瑕。斯學之筌蹄。無過此者。故今仍依其本。採撫瑪璘以下

數書。會萃而附益之。並註邦譯。

一 徒弗所譯。每多崎港俗語。故有鄙俚可厭者。今雖不可悉加釐正

亦畧潤色。庶幾不刺人目。

一 荷蘭之語。分部次序。有古今不同者。今以沕乙蘭獨為主。但如聚



成語。沕氏註諸首語之下。初學往々難於檢查。因姑依法爾末瑪璘諸書之例。悉列首語。

一此書本爲初學。故每語原註。務取簡短。然語同而義異者。一々註明。庶無遺漏。

一漢字註以洋語。洋語釋以漢字者。始於英人莫栗宋。荷蘭通事吉雄永保。取莫氏之書數種。翻英爲荷。以纂一書。今語下往々存漢譯者。多從吉雄氏之本。

一凡語。馬兒珍所收。而載在沕氏學藝語彙中者。槩置不錄。蓋將續此刻而亦刊其書。以貽諸同志。故逆避其重複。

一語註畧例。馬氏雖似太簡。却爲便捷。今多據此。其記號解說。附於首卷。閱者詳之。

春秋辭命準繩例言

象山氏識

安政五年春

一 闕  
一 闕  
一 所錄雖零言碎語。必標其姓氏。或書名。使觀者識其所出。  
一 每篇中所錄。多他意相承。故不分世代爲次。但原記一篇。較以世

次錄之。

一 恠誕不經之說。一切不收錄。至其收錄者。則雖似乎恠。而有其理者。故辨正焉。

一 余始讀雖有語說不安其義。及得宋槧大平御覽而校之。乃一讀豁然。是知本固亦不可不擇。因以御覽爲正。參以他本。取其義勝者。以爲定本。爲之註釋。以授子弟。凡觀書當正其文字。辨其音讀。然後以求其義理。故余審其音。乃精其義。

一 題外之辭可註者。亦以圓爲句。如戲之盟。子展苟偃伯與主叔之

一 訟。范宣子判之。是也。

臨清社會約

是社。桐翁先生久泣牛耳。洎先生殉社廢矣。今二三同志。謀尋舊盟。復社會。乃因先生會約。約法三章如左。

一 午飯畢即赴不待促。夜二更則散。

一 序齒不序爵。

一 晚餐設具。務要簡素。唯酒無巡數。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不辭。下

物宜一兩器。倘有他餽遺可佐歡者。添爲三器。亦在所不禁。

右三章違者。每事罰一巨觥。

虎狼病治驗一則

文久二年九月

九月朔夜。予讀書於南堂。初更後。內子來側訴曰。胸痞膈雜。幾欲作

嘔。兼有惡寒。肌膚生粟。而視其腕。予診兩寸脉。微而濇。以爲胃家不崇。酸飲爲祟。用芳香散。加炭酸苦土進一服。惡心不可忍。遂發嘔吐。忽曰。手指酸麻。延及臂腕。予察是虎狼病。使用吐根一分六厘。吐酒石一厘六毫。研和。以微溫湯送之。更快吐一二次。吐已。扶就枕席。蓋以衣被。用接骨花煎汁。再煮薄荷葉葛密列華行之。手足厥冷。手指皆屈。啓之不能伸。如足指則或時下。或時上。每其屈。節々有聲。左手攣急尤甚。乃刺左臂。放血可七十。更用前藥。加阿芙蓉丁幾三十滴。忽弗滿二十滴。薄荷油五滴與服。兼以消酸蒼鉛一厘六毫。和白糖少許行之。轉筋入腹。病勢益猛。精神昏瞶。不省人事。六脉沈伏。呼吸迫窘。牙關緊急。口吻歪喎。眼睛上竄。微見角膜。顏容殆非生人。乃以龍腦精塗抹胸腹。命侍者強摩擦兩手。用巾浸芥子湯。覆兩脚。少冷則易之。又用芥子泥攤紙貼腓與肩背。更作芫菁膏搭膊。

及頂上。發作少怠。輒行前藥。如此數四。未見少効。忽記瓦爾華尼。設衝動機。有効於此症。乃裝所嘗手製者。令侍者以一導子。握在病者手。予右手執一導子。用左手大中二指。按兩肩端。乍見眼睛下降。呼吸亦稍安舒。驚喜際。予掌適觸天庭。便覺攣忽頓息。手脚如故。予滋喜其妙効。令觸此機多時。病勢大減。嗣後雖亦發作。纔用此機抵觸天庭。昏噴忽醒。轉筋即息。不啻影響。洋書固云。此機有効於此病。而未載其妙之至斯也。以甘汞三分二厘。和白糖。分爲二十貼。每一小時。與一貼。水瀉二行。

二日。食機全缺。發作亦稀。用泡劑兼行甘汞如昨。午後。少思食。進稀粥。葱羹加椒薑。水瀉一行。

三日。處方依前。但以齒齶微爛。停行甘汞。痙攣屢發。輒用衝動機鎮之。

四日。每食後必微發作。食止便觸衝動機數刻。則不復發作。處劑依前。下利黑物。

五日。氣力頗復。處方如昨。晚獲小赤鬚魚。新鮮可喜。和粥少食。心腹不安。即吐。

六日。行劑如舊。胃氣漸振。

七日。痙攣不發。食機益進。用藥依舊。

八日。倍快。處方依舊。

重陽入浴。嚴行食禁。十日復故。

予看護間。與壹二侍者。亦往々覺惡嘈雜。腸中雷鳴。兩脚下節弗溫。知是微感其毒。便用冰片精。塗擦胸腹。以接骨華葛蜜列華薄荷葉泡劑。服芳香散。嚼丁香。若冰片。令僮婢摩兩脚。或咀嚼榴皮。用鹽水送下。或抵觸瓦爾華機。復常而後止。由是並皆無恙。嗟乎。

今秋冷疫流行。彌蔓於信州高燥之地。洎八九月益甚。或至闔門感傳死者相接。古今所未曾聞。予初不讀書。不知醫。固不能以救內子急患。亦安得能自衛衛人。而舉家保安無恙也。孰使予知讀書。通曉醫理者。豈非天寵也哉。

鑑 銘

天保七年七月

鑑照吾前。猶吾心明。鑑不見吾後。猶吾心有蔽而不明。故聖人不鑑。鑑而鑑人。不察吾面。而察於吾一心。天保丙申初秋。

硯 銘

靜以制動。簡以馭煩。持堅守黑。君子萬年。

頃余徜徉於山間。拾得一塊石。紫黑色。高三寸長倍之。峯巒砒律。奇秀無比。寘之几案上。甚宜。每焚香其前。煙雲繚繞於岩岫間。久而不散。使人蕭然有丘壑之想。象山子明。

○ 士不貴無過。善改過爲貴。善改過固爲貴。善償過尤爲貴。國家多事之際。能爲難爲之事。能立難立之功。償過之大者也。戊午春二月。爲山田弟書。象山子明。

山田兵衛

○ 予得罪歸鄉。舊廬廢蕪不可居。乃僦居於望月莊清夏軒。地勢殊勝。結構亦不妄。所謂聚遠樓。此西臨小巷。東北樹竹扶疎。絕無城市氣。四山屏列。遠邇掩映。凭欄瞻眺。嵐光襲人。雖咫尺不出門。悠然如在山林之中。不自知罪譴之在此身矣。

○ 有學問文章。而不知防海之要者。不可以爲有學問文章。知防海之

要而不存忠勇義烈之志者。不可以爲有學問文章。知防海之要。存忠勇義烈之心。而身在順境者。不可以爲必也。才備三長而身處逆境者。始可能辨事。

○ 先君教大數之法。自萬萬曰億。至萬萬正曰載而止。余謂數不可盡于此。因問萬々於載。謂之何。先君奇而笑之。是余四五歲時事。

山田兵衛

○ 大丈夫奮迅馳騁。當自千里。何依倚人。彼非附驥尾。不能致遠者。信蚊蠅輩已。甲寅春日爲山田弟書

○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又至聖人而已。不至猶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測亦聖人而已

宮下圭鈴

○ 矣。天保九年泰月。爲宮下仁兄書。象山啓。

○ 古來漢儒。以地震爲蠻夷侵陵之兆。占候之說。洋學所不取。雖然天人合應之理。不可謂必無之。丁未以來。地震之變。以時事驗之。漢儒之言。似不可誣。今夷虜之志。未知其所極。則震之相連。而尙有劇甚者。亦不能無慮焉。

天保元年

二十歲文稿

藤田五美誄并序

○ 藤田番字五美。不幸短命。春秋二十二。文政十三年夏五月丙戌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蘭秀石間馨香遠施。嗟茲五美。故有其儀。鞿貫志道。鉤隱探微。冠仁服義。干櫓書詩。孝實烝々。友亦怡々。在彼無厭。在此乃宜。雋聲清劭。

朝野是奇。多才豐藝。振耀于時。意若涌泉。言若薔靡。發口可詠。下筆堪窺。尋奉公命。進句讀師。誘掖淳々。後進胥隨。弗圖弗意。乃疾乃羸。昊天不弔。吉往凶歸。我聞德者。禍無勝斯。維此天秩。宜不顛墮。如何斯人。凋摧其姿。似天欺我。其將訴誰。嗚呼哀哉。哀々嚴父。嗷々慈母。昆弟宗姻。號慟疾首。行雲徘徊。悲風颯瀏。歸禽失歸。走獸忘走。嗚呼哀哉。昔吾與君。講德討儒。通志爲隣。修好爲徒。行必接肩。生必同觀。情和琴瑟。分過友于。庶幾永年。與共歡娛。何居奄忽。別我夙徂。嗚呼哀哉。探篋開匱。展觀遺稿。乃文乃詩。或隸或草。誦讀反復。采色翫好。想見其人。臆增懊惱。嗟夫萬物。有始必終。死生之理。豈有不同。身沒名垂。志士所崇。行以述美。德以誅隆。啓也故友。哀慕竭忠。是旌是告。傳後無窮。嗚呼哀哉。

奉送鎌原先生之江都序

啓聞江都。四方之所輻輳。繁華無雙。是以來于斯土者。多爲此見。鼓動遊蕩花柳。沈湎卮酒。以失其身。垢黷公家。而罪及父母者。往々而在。第下慮其如此也。五馬將還。必選其人於執政中。命之俾代而鎮焉。苟非沈斷而習於事。端慤而勤其務。進退取舍。無擇於遠邇親疎。有文武威風。可畏而信者。則不可矣。今茲伯州鎌原先生當其選。及是命也。上下莫不悅者。皆曰。今世子在藩邸。年猶未也。撰其左右。而慎其身。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明文武之教。以敷之。以輔翼之。而道諸道者。固在是人而已。又曰。是先覺而富文辭。果毅而畜武力。能恭能儉。爲內外所宗。望位益高。謙遜滋甚。斯其所感動者遠矣。如是而在任。自大夫士。以至步卒之屬。其無惡矣。啓嘗辱先生之知。受教誨於左右。深荷栽培之恩。其鑽仰道德也久。頃聞前言。果信而有繇。啓及其發日。雖黯然以傷其別。然亦竊美斯行。乃遂書之。拜手以獻。

云。

子讓は金兒  
丈助雪庵と  
號す

與金兒子讓論印文書

頃者適町田氏。觀爲足下刻印章。其文曰海津司農府長。啓私心甚惑。計足下倉卒囑之。故偶謬誤耳。不然。則我松城未嘗有司農府者。足下以何當之。其以大廩當之歟。抑以代官歟。果以大廩。則既有藏奉行矣。以代官。則代官者。郡奉行之吏爾。安得稱司農府哉。若夫以郡奉行當之。則其爲之長者。宜別有其官。然則足下等。乃爲之屬爾。何可均乎。啓聞之師。以古之道。苟今之世。固識者之所譏。何異乎夫契丹。且以唐山之名。當皇國之官。固所當憚。而况名實不當乎。竊考海津者。城地之名。而非封境之稱。時俗不言海津侯。而言松城侯。不言海津封內。而言松城封內。然則直曰松城郡奉行。似宜爲當。伏惟足下善書。人咸識之。其字畫有時過誤。非所病也。至于躬當重任。而

舛戾其官名。豈惟一人之恥哉。故勤々以云也。足下有說。請以相告。不宣。啓再拜。

呈桐山先生

嚮賜改竄拙稿。併示澁谷氏所呈之書。幸甚々々。夫澁谷氏所獎與。啓固不敢當也。惟使不佞啓。名聞于江都。爲人所推獎者。職由先生栽培之恩。豈勝感激欣躍之至哉。茲錄拙文若干首。謹乞雌黃。伏惟以時自重。

送菅沼子之江都序

菅沼子長啓十九歲。辱忘年之交。至其吐出肺肝。而論時務。不啻若阮籍之於王戎。張鎰之於陸贄而已。文政十三年秋。菅沼子自監察。選爲世子中謝。將祇役于江都。啓將有竊仁者之號。送之以言。用輔其志。而况其請之倦々邪。遂謂之曰。嗚呼。任重而道遠者。不可以不

菅沼九兵衛  
七月廿二日  
側役兼世子  
(幸良)側役  
を命ぜらる

弘毅也。苟弘而不毅。則孱弱而難立。毅而不弘。則狹隘而無以居之。能弘大剛毅。而陳善閉邪。責難於上。以成世子之德。社稷之福。豈有如焉者乎哉。子之功勳。亦豈有加焉者乎哉。子之同列。先在江都。必當有志于茲者。請以啓之言。爲始會之資。

呈鎌原先生

八月二十一日。門生佐久間啓頓首再拜。致書伯州鎌原老先生執事。曩者啓讀孟子。喜其義理極暢。自時而後。每作一議論。必取法於孟子。細加揣摩之功。以索其神化。蓋追昌黎老泉之轍也。乃錄而呈覽。則遭執事塗抹者。多於前日矣。因竊自疑。豈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乎。然未爲改之也。執事祇役之前一日。語啓曰。近著之文。意趣稍可。然多傷冗。宜勉收斂之。奉教之後。務攘其繁冗也。頃讀唐彪讀書作文譜。曰。少年之文。要英發暢滿。東坡答人書曰。惠示之文詞。氣意皆

不凡。然但傷冗。後當去之。今則不可也。又歐陽公答人書曰。凡文去其繁。不必勉強。勉強簡之。則不流暢。宜待自然而至也。啓竊惑焉。抑初學而學極暢如孟子者。其不可邪。將啓之所以學焉者。不可邪。願聞金誨。拙文數篇。附書送上。請賜改竄。朝夕冷矣。伏惟爲國自重。啓頓首再拜。

復林掌教

久闕致誠。乍接教字。爲感何已。承問以周官中有玉人之名否乎。曾記考工記畫績鐘氏之下有玉人。而啓不藏其書。不敢以爲信然。請更他問諸。惟昭亮。屬有過客。忙迫作答。不謹。

呈桐山先生

九月十六日啓。啓。霜露條深。伏惟老先生執事。尊候動止萬福。昨府廷以啓勤々勉勵。爲學不怠。獎賜銀子三枚。啓何敢當之。且慚且懼。

藩の儒者林  
單山通稱丈  
左衛門



退而思之。世之尊々嗜々。以費天日。墮窳敗業。而利口體者。或將奮然植志。退然自克。持身務業。而有所進焉。啓嘗讀國策。觀涓人買馬骨。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昭王從魏始。士爭趨燕。焉知今之不如古也。然則府廷以啓爲隗。榮幸何若哉。於戲使啓不佞。有茲褒譽者。是豈非執事導訓憂楚。鼓舞辱罵之所致哉。恩德極厚。無任感激負戴之至。近文數首。冒昧乞正。伏惟鎮撫外。以時爲國自重。謹啓。

祭岡野先生文

維文政十三年歲次庚寅九月二十九日。石城岡野先生卒。啓念先生氣醇學高。以能教導後生。因羞奠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惟先生弘大溫恭。和而不同。魁然異表。長者之風。文學蚤就。于吾藩雄博覽強識。孰敢並躬。教導不倦。德豈非嵩於士大夫。若在麻蓬。天之故生。其意胡空。是育是鞠。適貽厥功。餘帙纂說。實發屯蒙。盈案遺

文。采色璵璠。春榮秋殺。在彼蒼穹。於公安然。誰者不恫。過八趨九年。其非隆。於公無憾。我哀誠窮。懷公長逝。難復接手。設祭位下。文以明衷。嗚呼哀哉。尙饗。

岩鼻記

出松城郭門而西。過矢代戶倉坂木鼠四驛。傍清湍而行。又數百步。山皆積石。峩然起於路側。呀然相峙。嶽然相角。突怒偃蹇。鬱肆崔巍。如豺兕從獸。而獼猿乎林莽。如鸚鵡掠禽。而軒翥乎雲表。落落欲崩焉者。類蜂房之懸於簷。簇々欲垂焉者。象肺肝之露於胸。丹蔦紆之。青蘇雜之。綺縮繡錯。殆難名狀。其下則怪石森然。屋若者。堂若者。榻若者。棊若者。其餘當路而立。臨流而臥。偃仰疎數。爭爲奇狀者。不可勝數也。游斯地也。則目與磊落之狀謀。耳與潺湲之聲謀。有若柳子厚得鉉潭西小丘而喜者矣。庚寅冬十月。余訪文師於上田。而歷

鳳山禪師名  
號文竹庵  
住松七代  
藩士森七  
の二男なり  
小龍河川  
村龍洞神  
住持とな  
住持と  
後村老  
科村岩  
居田に  
上田に移  
る

文 稿

斯地胸中不能無感。遂援筆以記其大都云。

六九四

鳳山禪師文稿序

鳳山禪師。吾華音之師也。蚤熟梅子之機。無不通明。同聞其道者。不得攀而倫之也。昔者寓居于長崎。與清客陳氏之徒交。妙通華音。又善鼓琴。可謂偉人矣。近年卜居於上田。嘯咏乎雪月。若文若詩。發洩禪機。庚寅之冬。奉訪師廬。師出文稿三卷示啓。啓得與覽焉。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篇。發口成章。殊不費力。似工非工。似不工非不工。漚々焉瀛々焉。所謂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々者邪。師徵啓叙首簡。嗚乎。凡庸之匠。豈可操斧於公輸之門乎哉。然不敢辭者。貴師命焉爾。

呈恩田賴母書

啓再拜。執事之家。世執國政。輔翼明君。崇道樂善。孳々用辨別邪正。明白是非。爲國家成大益。以爲己任。及于執事之躬。丁非常之願遇。

與尊大人並在政府。能相協同。而繼列祖之志。澤流如春。威行如秋。德業追日而積。名聲從風而傳。誠所謂國之爪牙。藩垣者。朝野之所盡瞻仰也。不亦偉乎。啓年齡幼弱。才質愚陋。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至其至理。精妙難未盡知。曉發明亦粗知。世之得失。事之可否。意欲施之事業。以報國恩久矣。然啓狂簡之性。不能求合於人。以爲世俗之態。與己合者。與之往來。不合者。雖接坐一席。不欲強與之語。如是。故雖不敢爲大過。群怪衆罵。囂々而至。其有所言。孰爲聽之。噫。時也。勢也。可如之何。然啓聞言曰。仁人明其道而不計其功。正其義而不謀其利。雖不能盡爾。奚可向風順從。汲々恐不得合乎。日者執事。徵啓高堂。醉之以酒。飽之以德。且謂啓云々。情誼有如此。啓是時也。何幸乃得執事。可謂深井之內。仰視白日之正中也。今有一事於此。欲盡其愚而陳其衷。嗚呼。其聽之者。果誰邪。計聽之者。非吾執事而

文 稿

六九五

誰輒云其事爾。頃聞府廷喜爲心學之說者。賜食力石村農夫某。引諸中街之待客館。日講其書。令八街市人。封內百姓。就而聽之。又使上毛遊民某。巡乎封內村。留一日夜。而唱其學。是何事與。孔子之言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聖人設教馭民。固非不欲家喻戶曉也。然不得使之知。故但能使由之耳。使民知之者。聖人其猶不能。而況其他乎。而又況心學者流乎。孟子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雖天下易生之者。未有能生者也。假如民可使之知。心學者流。能爲使民知之。一時導之。多時廢之。其能如之何哉。鄙諺所謂。小兒之戲者也。孔子云。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縱令有得小利。何爲政者。而務是瑣々之事也。況萬々無此理。且彼心學者。果文公之流乎哉。啓嘗覽其鼻祖。石田勘平所著之書。多取佛氏之意。叨錯於聖賢之旨。爲利口之說。以裝飾之。鄙俚其言。以迂愚夫愚婦

之心。易解易入。而將使人猖狂。或以鄉愿。誠似而非者。比之於儒。猶莠之亂苗。紫之奪朱也。夫異端行則正道廢。其勢不並立也。昔者周之衰也。楊墨塞路。天下不入楊則入墨。二帝三王列聖群賢之道。於是蔑如也。皇國欽明天皇之時。西藩百濟。始獻佛氏之像。及佛氏之書。厥后馬子厖戶之徒。專崇信其法。終至于弑天皇。戮忠臣。簡慢乎神祇之祭祀。絕滅乎歷世之典籍。亂亦憺矣。自時亂亡相繼。不有能深知皇國之典。明聖賢之道。以救其弊。永絕根本者。逮于今既爲痼疾。未如之何也。噫嘻。其可歎矣。夫佛氏之言。比之楊墨。理爲近焉。故其爲害也大矣。心學之言。比之佛氏。猶有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情。理爲近焉。其害所以爲過於楊墨佛氏也。楊墨佛氏之害。尙如前所陳。何況過焉者。豈可不疾乎哉。豈可不懼乎哉。而今府廷有此舉者何也。夫先君牧民之典。悉在政府。聖賢爲政之轍。具存冊籍。可

師可法者。昭々乎。赫々乎。啓雖下愚。必知府廷不捨先君之法。去聖賢之教。而喜異端害甚之道。以令導斯民也。徒以五穀登熟。人々和樂。乘農耕之暇。時爲封內衆庶。娛一時之聽耳。烏有明君在上。賢執政在下。諸俊又贊之。而信彼心學等事哉。然啓竊謂一時之事。雖宜如無益無損。而百姓冥頑。素無知覺。苟覩府廷所爲如是。則將舉一心。謂眞喜心學曰。松城儒生徒繁。尙不使之講導。今令此學者曉諭吾輩。何可不敬信之乎。遂相倣習。釀猖狂鄉愿之風。人々自以爲是。而不可以內於諸仁義之塗。則終三綱壞。而九法斁。然則其不爲禽獸者亡幾耳。是非細故也。啓甚恐焉。請禁遏之。斷邪曲之徑。絕衆庶之惑。畫以常典。使之由之。欲更誨之。宜以其所費於彼。賜諸儒生。令之講聖賢之道。以修其孝弟忠信。庶幾亦有益哉。今反覆爲茲言者。唯欲因執事之力。以除國家之大害。非敢務辨給云爾也。伏惟執事。

哀其狂妄。矜其愚戇。諒察其辭。而採納焉。啓惶恐再拜。騰月十三日  
呈賴母恩田君執事

駁仁齋東涯

或曰。仁齋東涯。豈不誠儒者哉。經術深湛。而德誼可尊。余曰。彼焉得爲誠儒者乎。語有之。通三才。謂之儒。且夫士鷄鳴而起。堅苦勤學者。爲經國而已矣。仁齋嘗過娼家。婢邀而上樓。仁齋不知其爲娼家也。以爲所云義施者。視其花孃。爲其妻妾兒女。乃嚙菓喫茶。多謝而出。娼家亦覩其容貌。不強停之。仁齋歸謂人曰。不圖今人有好施者如是也。東涯購接柄三絃之匣。於骨董舖。置諸座右。盛乎抄冊。門人有三角者。見之曰。此是妓女藏三絃匣也。先生請却焉。東涯曰。子勿妄言。三絃其柄長矣。豈得藏斯匣乎。夫俗間易知之物。猶不知之。焉足以與於國事乎。然則假如記五車之書。直書厨之類耳。彼焉得爲誠

儒者哉。

呈鎌原先生書

臆月念八日。門下生佐久間啓頓首再拜。獻書桐山鎌原老先生執  
 事。即日極寒。伏惟尊體動止萬福。啓伏執事門下五年。辱愛辱獎。諄  
 々訓誨。啓發悱憤。謝何可既。啓春來私思樂。今年內讀經史。肄武技  
 之餘。作文百首。乞班郢之正。以有少進越。昨日既滿百首。然而蹇足  
 趨起。步趨不進。奈空勞夏楚之力。不能副執事之意何。歎息踉蹌。且  
 慚且懼。直期來年。更奮勵揣摩。重煩執事耳。前日所呈拙文數首。暇  
 隙斧正。幸甚々々。伏惟時當歲杪。三陽將轉。薄因飛鴻。敬致賀忱。伏  
 望莞存。道路非局。官守有限。奉拜未由。無任神馳。惟萬々爲國以時  
 自愛。啓頓首再拜。

礮

卦

礮理を易象に擬して述べたる  
 ものなり嘉永五年十月成る

叙

予之先君子淡水先生好周易。每夕讀之。必畢一兩卦。而後就寢。故予二三歲時。既能耳熟。誦六十四卦名。稍長。受漢宋諸家易說而讀之。潛玩之久。乃若有得其要領焉。頃日與門弟子講新礮法。其術政與易理相發。躍然有不可言之妙。於是遂演爲礮卦一篇。既以自警。且以示同志。俾無蹈危厲之地。而自取其咎云。嘉永壬子陽月。象山平啓。書于求是室。

叙

予之講新礮法於江門。生徒稍々。盍簪。或有問於予曰。古者兵器。以弓矢爲尙。豈非以他兵弗能格耶。自銃礮流傳。致遠破堅。摧鋒陷陣。弓矢失其所長。廢之可矣。獨疑弧矢之利。聖人著諸大易。而今不足以威天下。後世蠻方創見之器。反可以警內以畏外。則聖人之知。果

有所未周。而荒外侏離之氓。其才亦有所高於聖人歟。抑擬礲於易。何卦當之。予曰。聖人有作。順從風氣。不先天以開物。各隨時而立政。結繩以治。弧矢以威。無非隨時焉者。當今之世。微銃礲。不足以制馭內外。聖人豈違時乎哉。周官司馬之屬。有蠻隸夷隸貉隸。各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亦可以見聖人大智。固有以資用外國之利器矣。如其易象。則弓矢睽也。礲亦睽也。時冬夜寒烈。予與客憑一爐。予乃爲畫爐灰。以指示其象意。客稱善不已。更請筆之書。予亦欣然領之。遂演爲礲卦一篇。吾黨爲礲學之士。苟得此而玩心焉。則庶乎其可以無大過矣。至其果有益於家國否乎。則予所不敢知也。嘉永壬子冬十一月。象山平啓子明。書于江門所居求是室。

礲卦

象山平啓又大星字子明著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故達人物。橫四海。亙古今。而無有乎不準。無有乎或違者也。故未有卦畫之前。所有之物。其象固存乎易。已有卦畫之後。所有之物。其象亦存乎易。見易而制器。卦固未始不備其象。未見易而制器。卦亦未始不備其象也。礲之爲器。近古起于西洋。天文以後。漸盛於我。頃歲新礲法。來自荷蘭。器之製。用之具。術之法。至是而益精。斯器雖後出。求諸易。其象與理。蓋既具于睽卦。觀其象而玩其理。不惟器之體用。術之終始。與夫學焉者之利害得失。視諸掌上。國家措置用舍之義。人心向背通塞之幾。炳然昭著。如望日星。斯可以見易之妙矣。易中直以物爲卦名。而繫詞者二焉。曰井。曰鼎。今用其例。姑以睽爲礲。

卦。而別繫之詞。更作傳義以發其意。如左。

兌下  
離上

噬。爲卦上離下兌。所以爲噬。則取於其象。取於其義焉。取於其象者有二。以全體言之。則後者爲尾。次者爲當。二實相重。堅壯其當之象。中有孔。火門也。對橫焉者。肘也。上虛者。口也。更實其上。強固其首之象。是非噬乎。以上下二體言之。則上腹中虛。下開一口。厚當以固之。亦非噬乎。取於其義。則火發於金口也。火有飛之義。口有吐之義。爲放發之象。洋人謂噬曰。獅兒蒙。獅兒。華言火。蒙。華言口。卽火口也。稽諸卦象。冥如合符。易之爲書。廣大悉備。洵不誣矣。

噬。貞厲。君子吉。无咎。

噬。本睽卦。睽。乖異也。上離之火炎。上下兌之金下墜。性情相反。

又卦除初九外。餘皆不當其位。故所欲爲。多違異拂亂。不得如意。且噬之爲器。兵之佳者也。兵愈佳。則害人愈多。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噬之德反之。乖異之大者也。所以雖正亦危矣。然卦才之善。可以合睽而濟事。乃君子之道也。故爲噬學者。必君子。則得吉而无咎。蓋有吉而不免咎者。有無咎而不得吉者。吉且无咎。乃完善也。象曰。噬。睽也。火輕而上。金重而下。二物之性。睽而不相濟。故貞厲。噬。是釋卦義也。火之性輕疾而炎上。金之性重遲而下墜。二物之性。違異而不相濟救。固爲睽義。火則厭之。金則飛之。宜上而下。宜下而上。亦爲睽義。凡噬之事。莫不以睽爲用。雖正而不免危。蓋由此也。

內說順而外文明。柔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君子吉。无咎。

噬。是釋卦才也。兌說順也。而爲貞。離文明也。而爲悔。故爲內說順。



而外文明。內說順者。優柔厭飫。而心不戾於理也。外文明者。學術足於中。英明發於外。能審利害之機。而不蹈危厲之地也。六五以柔居主位。有說順文明之善。又得中道。而以剛為用。可謂君子矣。是足以合其睽而濟其事。吉而无咎。不亦宜乎。

欲出而入之。欲進而退之。欲伸而屈之。噬之用大矣哉。

噬是推裝彈之理。而贊其用之大也。未嘗入之而遽出。則形有所不至。未嘗退之而猝進。則勢有所不極。未嘗屈之而速伸。則力有所不足。形不至。則為之難。勢不極。則物易背。力不足。則功不全。物之理也。人之事也。未嘗有不如是者也。老子識之。故其書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亦同揆也。嗚呼。於人知出於退。知進於屈。知伸其於天下。如示諸掌。豈惟噬云乎哉。

象曰。金上火興。噬。君子以警內威外。

噬。不常有火。有時而用火。故不云有火。而云火興。金火之性。雖相睽違。有時相資。為噬之大用。君子觀噬之象。而知相資之理。於相睽之中。以為天下之大用也。取其貞兌正秋肅殺之象。嚴飭節制。以統邦內。不令姦宄果於披猖。取其悔離南方盛大之象。震耀威武。以備海外。不使夷狄萌於輕侮。警內威外。噬之能事畢矣。

初九。習有素。往何咎。

傳初九以剛陽居說體。而在至下。無所係應。是有剛陽之才。而從事斯學。沈潛自說。習熟有日者也。陽剛則務敏。在下則遜志。處說則能繹事理。無係則不事銜鬻。學者如是而往。何其有過咎也。象曰。習有素。其志美也。

舊學習有素。不事銜鬻。志在成器而動。豈不美乎。

九二。晝日嬰々。中道愬々。悔亡。

噬九二以剛居于陰位。宜有悔咎。然優柔處中。離體而上。又應離明。是學得其方。而知識開通。深知火術之可懼者也。故爲晝日嬰々。中道愬々之象。而其占曰悔亡。嬰々。顧瞻不安之貌。愬愬。畏懼之貌。蓋晝日明融。無所不照。而猶周慮顧瞻。嬰々。然不敢寧所。中道坦夷。無所不達。而猶畏敬恐懼。愬々。然不敢慢易。所以亡其悔也。若乃昏於其理。而不得其道。怠於周顧。而少於畏懼。有一於此。敗禍立至矣。其能免於悔乎。

象曰。九二悔亡。敬不怠也。

噬九二以陽居陰。本當有悔。以其知之。而獨未知。能之而猶未能。敬慎之心。不少懈怠。是以其悔得亡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焚如。死如。棄如。

噬以柔居三。才不足而志剛者也。故濫惡之器。以爲得精。醜拙之技。以爲得巧。如盲眇之見不明。而自以爲能視。跛躄之行不遠。而自以爲能履。其剛愎粗暴如此。而操火礮危厲之技。必罹焚燒死亡之禍。而爲明智者之所棄絕。其凶不待言而后知也。故不言凶。象曰。眇能視。跛能履。不可以有補也。焚如。死如。棄如。其禍自取也。

噬剛愎自用。則不能取人爲善。人亦不能親近爲補。平易之事。無補或誤。況危厲之技乎。其焚燒死棄。乃自爲之。抑咎誰也。

九四。有善。大其舟。利用禦寇。用征伐。

噬貞。內也。故繫以學者之事。悔。外也。故繫以天下之務。四。大臣之位。今以九居焉。有剛柔不偏。文武兼濟之象。能當天下之任。而爲天下之備者也。司馬法曰。人習陣利。極物以豫。是謂有善。是也。言人皆習戰陣之利。極盡器之精。以豫備之。有得天下之善計也。舟。

者與礮相須而爲用。故雖有其舟。其礮不精。不足以盡其利。雖有其礮。其舟不大。不能以成其用。今礮精而舟大矣。貪暴之寇。安得闕闔於我乎。其猶有不率服者。則利用以征伐之。蓋兵法以守攻。以攻守。其力適足以攻伐之。故雖有強暴之國。亦願望畏縮。不敢啓其釁矣。若其不使人備己。而已獨備人而已。則勢分氣屈。而其守禦亦不固矣。何能稱雄於天下哉。

象曰。有善。思鄰戒也。

傳鄰指三也。三之暴慢自是。以取禍患。猶如滿清不講西洋礮艦之術。率然與英夷連兵。屢致大敗。貽天下之笑。四能思其戒。而知懼。防禍亂於未然。可謂勝大臣之任矣。

大其舟。計之得也。

傳既盡礮之精。又造大舟以佐之。國之上計也。戚繼光曰。我船高

大如城。而倭舟矮小。故乘風下壓。若車碾螳螂。設使倭舟其大亦如我船。則吾未見其必濟之策也。反而觀之。利害見矣。

六五革故以新。已日乃孚。終用譽命。

傳六五。文明得中。以居尊位。勢柔虛已。而得二四剛陽之賢。凡在下者。莫不說服。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夫事之粗糲而不可用。與經久而弊壞。皆宜革而新之。然變革其故。則人心所未能遽信。故雖明君在上。賢相在下。改爲之際。亦必詳告申令。至於終日。而後人始信孚也。革之而利於天下後世。雖欲其譽之不終。不可得也。

象曰。終用譽命。明功也。

傳事之非者。不可飾之以非其非。理之是者。不可誣之以非其是。於其當革。斷然革之而不疑。所以致譽命也。非明睿之功。其孰能

與於此。

上九。執其故。貞吝。

礮卦。本睽也。上九當其終。事之乖違尤甚者也。而不中不正。又與六三之暴頑爲類。故自是自欺。執滯其故。而不能遷善。所謂正道之蠹賊也。而迷惑之甚。守以爲貞。豈不可羞吝乎。

象曰。執其故。貞吝。不知公也。

礮所以執滯偏固。不舍其故。由不知公道也。若使之知公道。則必舍故就新。而不至於可羞吝矣。故學尙致知。

傳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礮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反戾睽乖。以取其勢。斃人於百步之外。古昔之兵。莫利於弓矢。

後世知者。易之以礮。鑄金爲彈。合藥火之。碎堅及遠。以示有備。外邦

以畏。中國以肅。蓋取諸睽。

礮鉛鐵亦金也。礮之睽乖取勢。與弓矢同。而其猛烈奮迅。非弓矢之可比。當今之世。非斯器無足以威服內外也。

礮卦後記

以易卦別命名而繫詞。自宋元即有之矣。輟耕錄載輶吝等卦。是也。然皆出於文人一時之巧思。而與易之觀象而繫詞者。全然不相類。且易之象象。句皆有韻。而是則闕然焉。彼方文士。擬其古經。作之文字。而尙不識其體製。殊爲可笑。今予所爲。其可韻者。悉用古韻。至其所繫之詞。亦無一字不寓其象。如初九習有素。九變爲八。初至五。體習坎。故爲習。素。白也。物之質也。有從前之意。兌。正秋之卦。其於色爲白。易中曰素。曰白。皆取於兌。履之初九素履。取於下兌也。賁之上九白賁。取於兌位也。此曰有素。象同於履之初九矣。志者。陽剛之在內。

者也。美者兌之悅澤也。如九二。上有離日。以中應之。晝日也。二變爲震。震爲大塗。而當其中。中道也。夔々。愬々。皆震雷驚愕之象也。離爲火。火主禮。禮者敬而已矣。又震有修省之意。故爲敬不怠也。如六三。互離爲目。下兌毀之。眇也。又按說文。有目不相視爲睽。謂上離互離。原有兩目。而四爻間之。而爲睽。則此卦本有眇象。震爲足。兌上具震之半體。此爲不全之足。跛也。又卦自大畜來。互震之足。易爲坎蹇。亦跛也。三居離中。焚之象。又在兌體。兌爲澤。離火入兌澤。爲澤水所滅。死之象。離火飛升。兌澤流下。互相睽離。而三當其際。而在下。棄之象。不可以有補者。兌上缺也。禍者互坎多眚也。自取者。艮手之位也。如九四。離爲美。故曰有善。與離之六五。曰有嘉。正同。離爲舟。上離互離。相連。方舟之象。然中間有互坎。坎爲寇。爲隱伏。不免有寇賊出沒於舟間之象。今九變爲八。二至上。成大離。而坎寇從坤土。是爲造大舟。

而寇賊竄跡。仇敵服從之象。故曰。大其舟。利用禦寇。用征伐。三與四相接。即鄰也。防患曰戒。離外剛。有戒象。坎爲心。思計。皆心之用也。四巽位。巽爲近利市三倍。得之象也。如六五。革故以新。兌金之鏽敗者。離火鍛而新之也。離下兌上之卦曰革。革者。兵也。離火鑄兌金以爲兵也。兵者。革也。順時而更革也。用兵之要在去故而擇新也。劍昔用銅。後用鐵。今則刀鏃。昔用石。後用銅。今則鐵。昔之戈戟。後世不用。今之銃槍。古昔所無。是可以見兵之所以爲革矣。此卦又離與兌。故又有此象。猶之噬嗑與豐。同震離之卦。而俱有刑獄之象。離爲日。爲孚。而卦有二日。五處其終。故爲巳日。離美變爲乾。乾。虞氏易爲嘉。爲好。並譽之象。又有互巽。巽爲命。即譽命也。離爲文明。而五當君位。故曰明功。大傳曰。三與五同功而巽位。三多凶。五多功是也。如上九。執其故。故者。兌金之經久而鏽敗者也。蓋指三也。離火當革之。而反執之。何也。離變爲震。震。倒艮也。艮爲手。有執之義。上九在睽乖之極。故爲反戾。

執之之象也。離日懸天。無所不照。即公也。而上當其昃而又兌位。兌爲西。爲澤。有日沉虞淵。昏黑不辨色之象。故曰不知公也。此數者。乃予所以繫詞之大畧也。初傳中欲釋此意。而感朱子燭籠之喻。遂別筆記以附于後云。

礮學圖編

礮學圖篇叙

始予沉潛西洋神器之術。蓋將知彼所善。以自補缺。故間有筆錄爲圖。亦惟自備遺忘。未嘗出以示人也。近聞往々有妄人假託洋說。而銜賣此術。或乃目未識洋文。而謬傳其說。彈制器規。茫然莫之能悉。而苟且從事。貽害同學。吾甚慨焉。因遂出所校圖編。棗于板。以廣其傳。庶幾妄人無所竄其奸。而迷者有以發其蔽。云爾。

嘉永辛亥十月望  
象山平啓識

例言

一書經傳寫謬訛或鮮縱有謬訛易爲校正圖一再傳便成舛錯舛錯之後難復稽尋而妄意增損施諸火砲危厲之技其爲害匪淺是圖仍依荷蘭原本摸其真形長短大小不爽毫髮更於各部細記分寸令學者互證不至顛錯

一凡從事斯學得洋尺洋稱而用之尤爲簡便然是編端爲初學指

途故輕重之量長短之度皆以邦俗所用稱尺註之圈外另標原數以備覆詳

一砲家之算與曆家殊科剖析微茫不遺奇零徒煩心目無益實用故今以荷蘭一肘當我三尺三寸一斤當我二百六十七毫為率覽者其詳之

一藥囊式及藥囊轆轤甚有實用或謂舉一例他可也何事繁列殊不知比例為圖多易貽誤且囊式之瓣轆轤之頭其為弧線極有曲折非初學可得猝辨今不厭煩瑣逐一臚陳令人一見輒能應手免致臨時妄作之弊

一是帙專為學火術者而設故未及其他其神器神車裝點器械別有圖譜容遲續出

啓又識

礮學圖編目錄

彈

- 三十六斤地礮彈ポンドラノイゲル大小彈規附
- 二十四斤地礮彈ポンドラノイゲル大小彈規附
- 十八斤地礮彈ポンドラノイゲル大小彈規附
- 十二斤地礮彈ポンドラノイゲル大小彈規附
- 六斤地礮彈ポンドラノイゲル大小彈規附
- 三斤地礮彈ポンドラノイゲル大小彈規附
- 六十斤即二十指鐵殼燒彈ホルエイゼンブレンノイゲル
- 三十六斤鐵殼燒彈
- 三十斤鐵殼燒彈
- 二十四斤鐵殼燒彈
- 十八斤鐵殼燒彈
- 二十四斤地礮鐵盒彈ポンドラノイゲル子彈附
- 十八斤地礮鐵盒彈ポンドラノイゲル子彈附
- 十二斤地礮鐵盒彈ポンドラノイゲル子彈附
- 六斤地礮鐵盒彈ポンドラノイゲル子彈附
- 二十指人礮鐵盒彈ドイムホウキツンセル子彈附
- 十五指長人礮鐵盒彈フンゲ子彈附
- 三十斤地礮蒲桃彈ポンドラノイゲル
- 三十斤地礮蒲桃彈ポンドラノイゲル
- 十八斤地礮蒲桃彈ポンドラノイゲル
- 三十斤鴉龍礮蒲桃彈カロンナゲ
- 十二斤鴉龍礮蒲桃彈カロンナゲ



- 八十斤地礮石榴彈 ガランイト
- 六十斤地礮石榴彈
- 二十九拇老石榴彈 ホム
- 二十拇石榴彈
- 十五拇石榴彈
- 十三拇 即十六 石榴彈
- 八斤鐵石榴彈 エイズル
- 鏡版石榴彈 ズビク
- 手擲石榴彈 ヘン
- 二十九拇燒彈骨 アラントコウケルケラームテ
- 二十拇燒彈骨
- 十五拇燒彈骨
- 鏡版
- 三十六斤地礮彈鏡版

- 二十四斤地礮彈鏡版
- 十八斤地礮彈鏡版
- 十二斤地礮彈鏡版
- 六斤地礮彈鏡版
- 三斤地礮彈鏡版
- 八十斤石榴彈鏡版
- 六十斤 即二 鐵殼燒彈及石榴彈鏡版 一
- 全二
- 三十六斤鐵殼燒彈及石榴彈鏡版
- 三十斤鐵殼燒彈及石榴彈鏡版
- 二十四斤 即十 鐵殼燒彈及石榴彈鏡版
- 十八斤鐵殼燒彈及石榴彈鏡版
- 十五拇長人礮鐵殼燒彈及石榴彈鏡版
- 鐵彈天礮鏡版 不貼鐵者

- 全貼鐵者一 オムスライシキ
- 全貼鐵者二
- 石彈天礮鏡版 ズワリスラテ 重者
- 全輕者 リフトステ

藥囊

- 三十斤地礮毛布藥囊式 サートイソバトロインサツクモアル
- 二十四斤地礮毛布藥囊式
- 十八斤地礮毛布藥囊式
- 十二斤地礮毛布藥囊式
- 六斤地礮毛布藥囊式
- 三十斤鴉龍礮毛布藥囊式
- 十八斤鴉龍礮毛布藥囊式
- 十二斤鴉龍礮毛布藥囊式
- 二十拇人礮毛布藥囊式

火管

- 十五拇人礮毛布藥囊式
- 十五拇長人礮毛布藥囊式
- 二十四斤地礮躍射毛布藥囊式 ヨコセドスコト
- 十八斤地礮躍射毛布藥囊式
- 十二斤地礮躍射毛布藥囊式
- 二十拇人礮躍射毛布藥囊式
- 十五拇人礮躍射毛布藥囊式
- 二十四斤地礮毛布底紙藥囊 サートイソバトロインサツク
- 六斤紙藥囊 ズビク
- 火管
- 八十斤及六十斤石榴彈火管 ホイス
- 二十九拇老石榴彈火管
- 二十拇石榴彈火管
- 十五拇石榴彈火管

十三拇石榴彈火管

鏡版石榴彈火管

手擲石榴彈火管

用器

三十斤地礮藥囊轆轤

二十四斤地礮藥囊轆轤

十八斤地礮藥囊轆轤

十二斤地礮藥囊轆轤

六斤地礮藥囊轆轤

三十斤鴉龍礮藥囊轆轤

十八斤鴉龍礮藥囊轆轤

十二斤鴉龍礮藥囊轆轤

二十拇人礮藥囊轆轤

十五拇人礮藥囊轆轤

十五拇長人礮藥囊轆轤

藥斗 一容二斤者

全 二容一斤半者

全 三容一斤者

全 四容五兩者

全 五容三兩者

全 六容二兩者

全 七容一兩者

全 八容五錢者

全 九容三錢者

全 十容二錢者

全 十一容一錢者

地礮藥囊漏斗大者

全小者

結木

火銃模

火銃杵

火銃轆轤

火銃槌

火銃靛

火菸模全下端附

火菸模座

火菸杵

火菸轆轤

火菸漏斗

二十九拇及二十拇火管ヒ

十五拇以下火管ヒ

火管砧

二十九拇老石榴彈火管杵

八十斤及六十斤<sup>即</sup>二十拇石榴彈火管杵

十五拇石榴彈火管杵

十三拇以下石榴彈火管杵

火管槌

燒彈杵

燒彈管

燒彈及光彈信藥杵

十三拇光彈砧

十三拇光彈杵

手擲光彈砧

手擲光彈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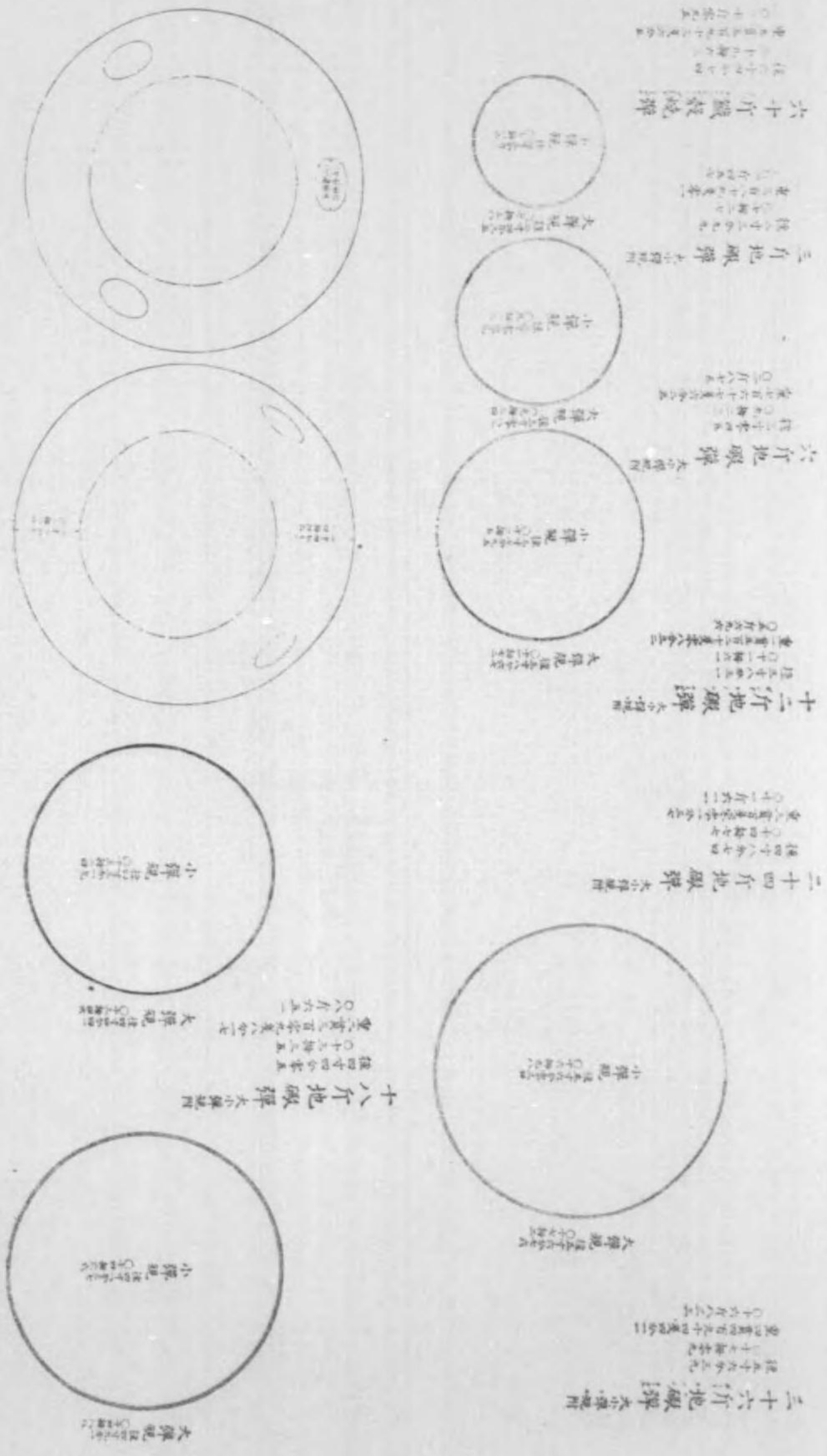
手擲光彈囊式

手擲光彈漏斗

礮學圖編

- 石榴彈爬 ガラナイト カツツベル
- 老石榴彈鈎 オールドムムヘイロ
- 二十九姆及二十姆石榴彈漏斗 テレルノデル
- 二十姆以下石榴彈漏斗
- 二十九姆老石榴彈火管冒 ボイセンツツベル
- 二十姆及十五姆石榴彈火管冒
- 十三姆以下石榴彈火管冒
- 火管木鏟 ボイセンツツベル
- 藥匕 カスレバシ

礮學圖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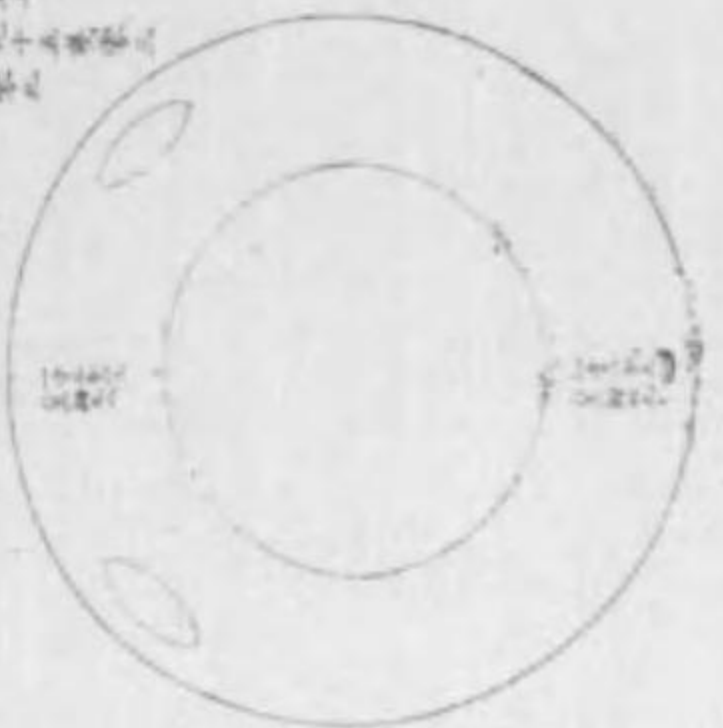
三十斤鐵殼炮彈

彈長 300 公厘  
彈口直徑 75 公厘  
彈重 30 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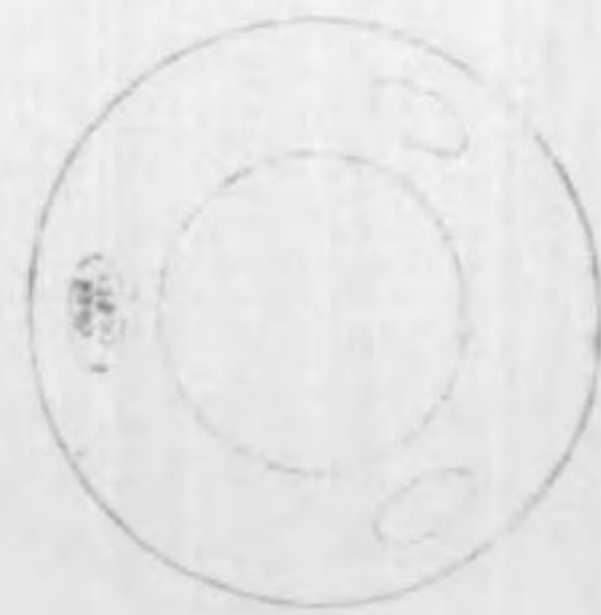
三十六斤鐵殼炮彈

彈長 360 公厘  
彈口直徑 80 公厘  
彈重 36 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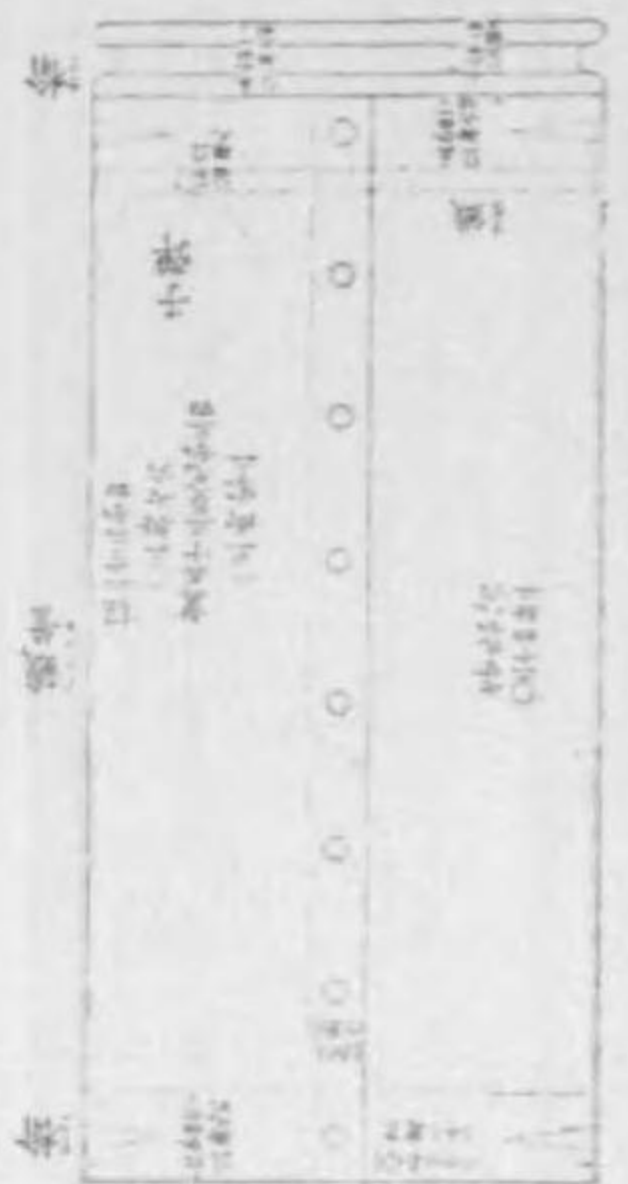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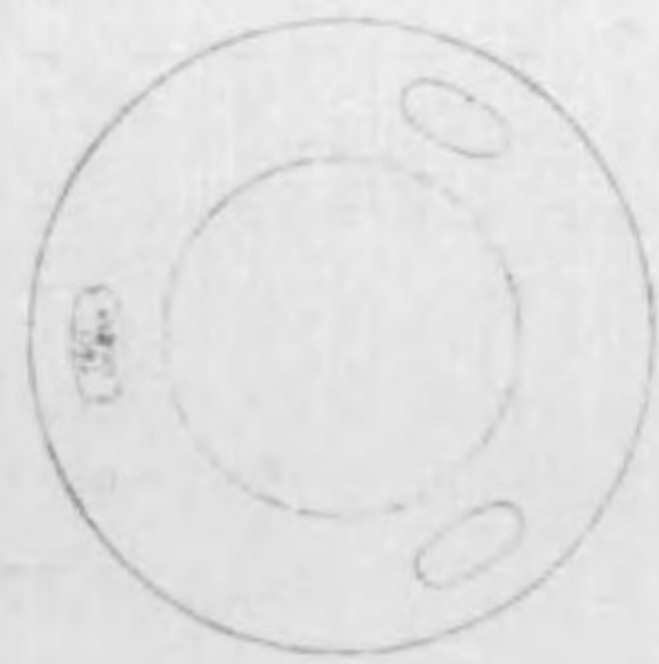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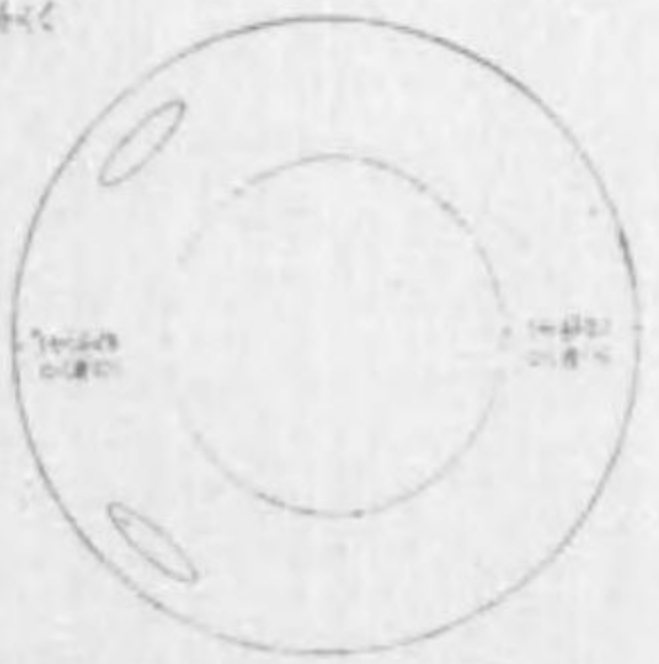
十八斤鐵殼炮彈

彈長 180 公厘  
彈口直徑 45 公厘  
彈重 18 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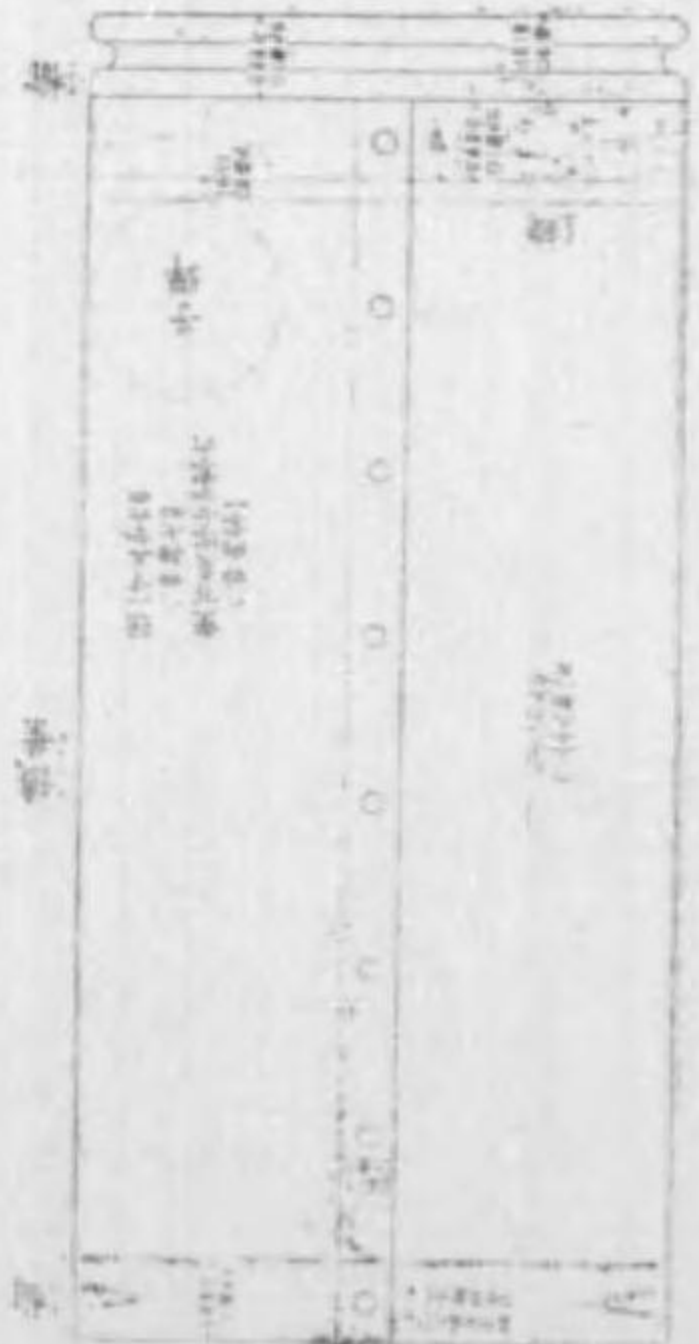
二十四斤鐵殼炮彈

彈長 240 公厘  
彈口直徑 60 公厘  
彈重 24 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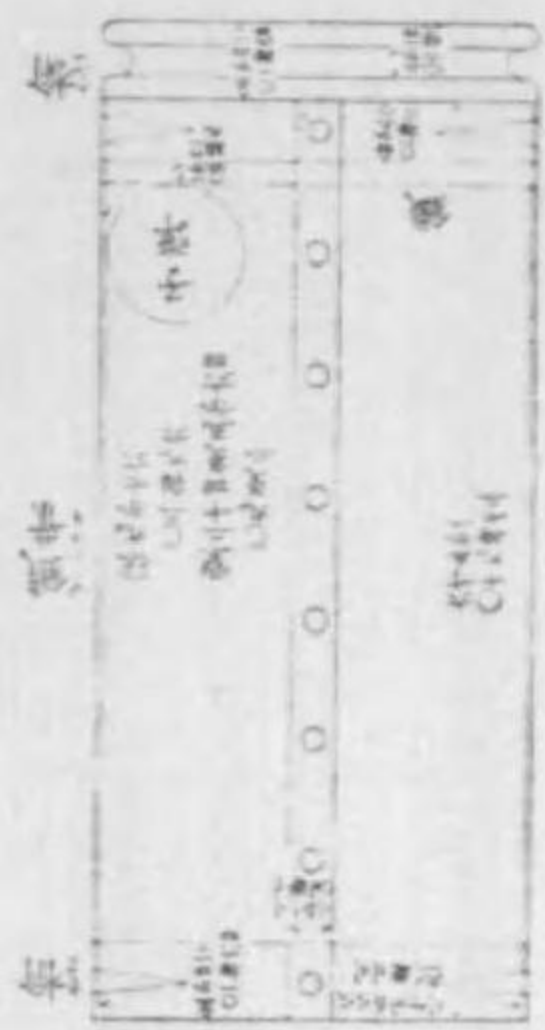
十二斤地鐵殼炮彈

彈長 120 公厘  
彈口直徑 30 公厘  
彈重 12 斤



二十四斤地鐵殼炮彈

彈長 240 公厘  
彈口直徑 60 公厘  
彈重 24 斤



六斤地鐵殼炮彈

彈長 60 公厘  
彈口直徑 15 公厘  
彈重 6 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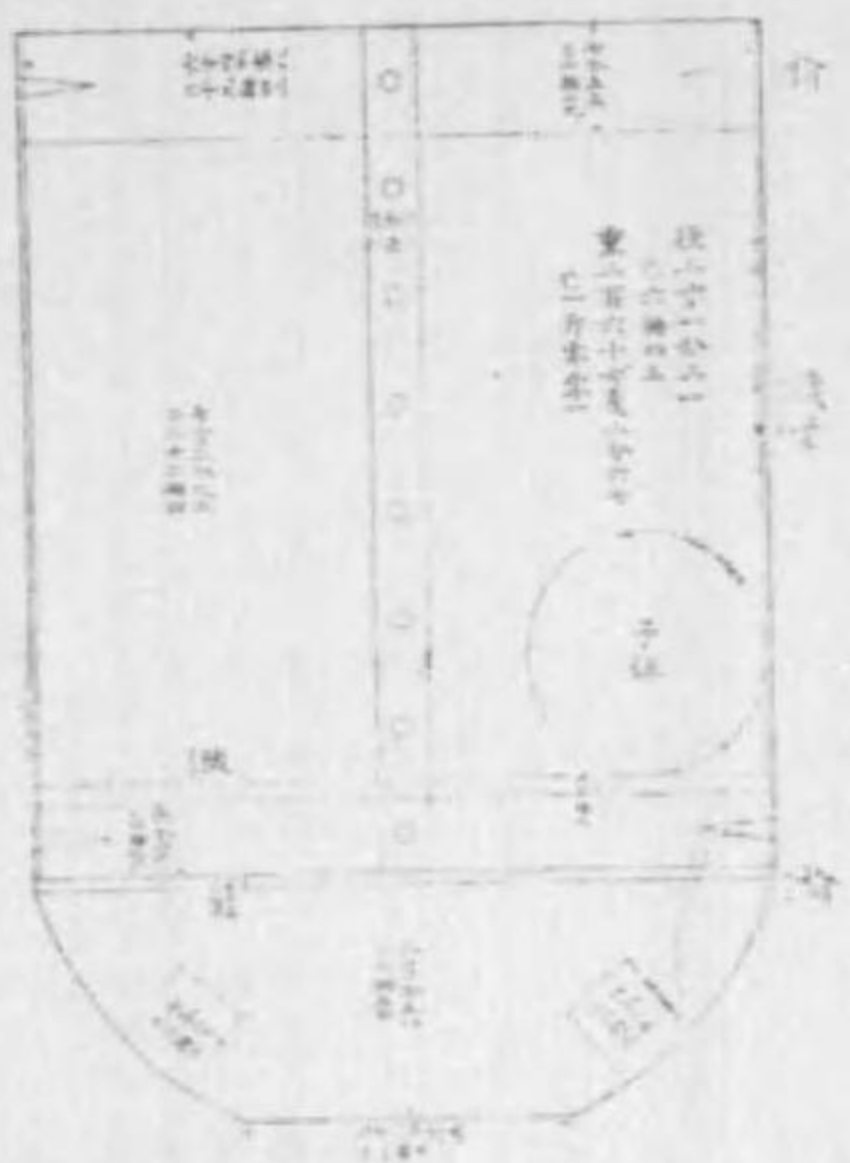
十八斤地鐵殼炮彈

彈長 180 公厘  
彈口直徑 45 公厘  
彈重 18 斤



十五人鐵床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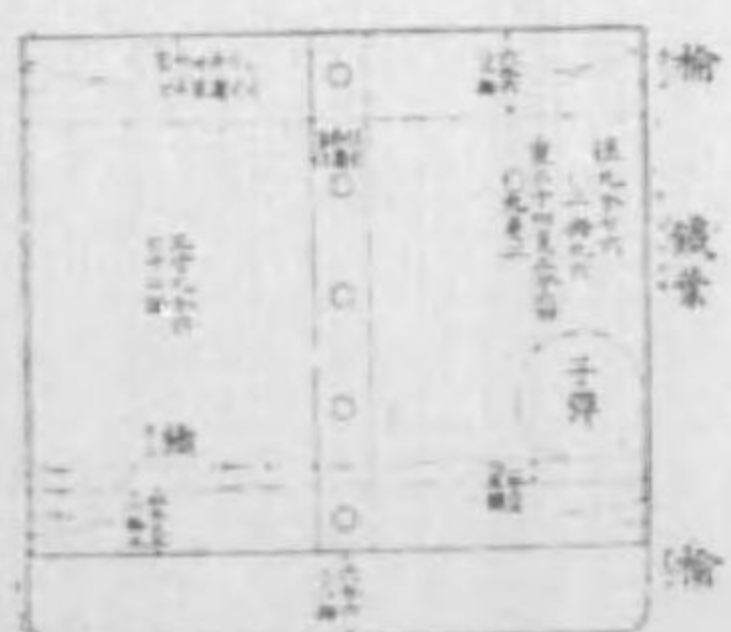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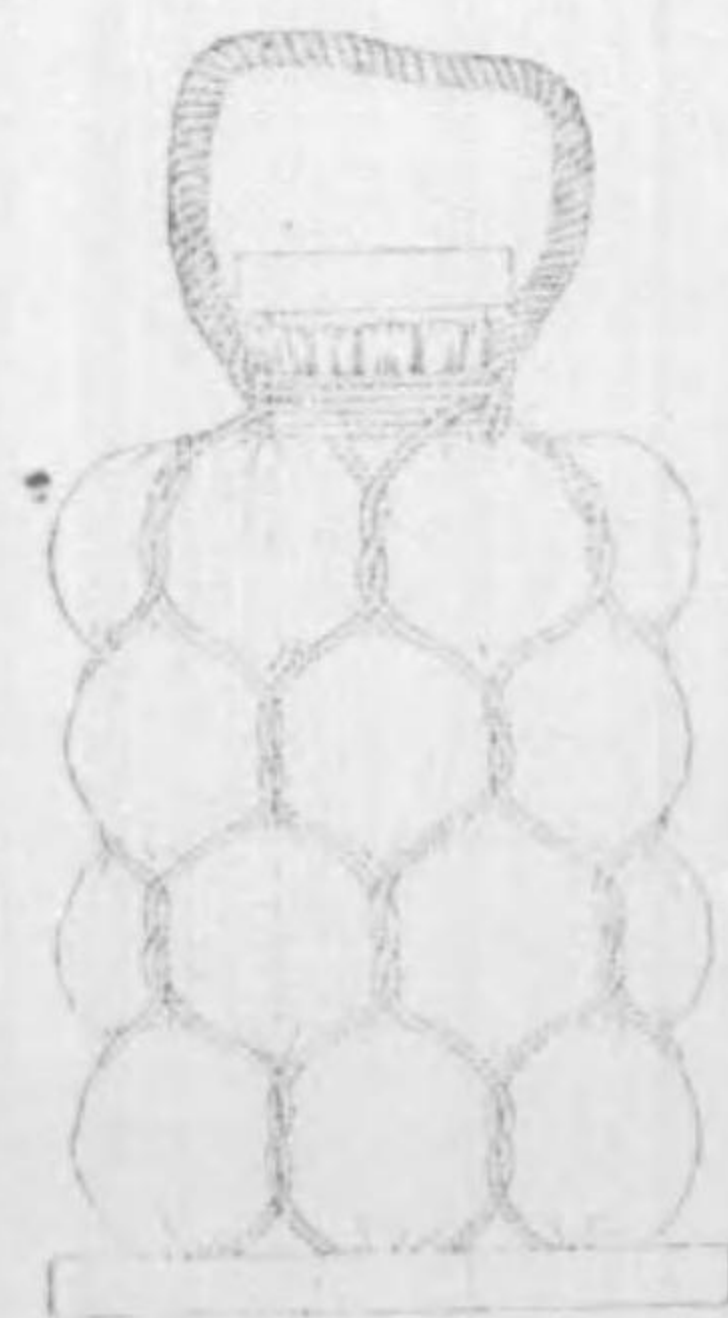
此架係用鐵製成，其構造如下：  
一、床架由四根鐵柱支撐，中間有一圓形開口。  
二、床架之長度為六尺，寬度為三尺。  
三、床架之重量為一百五十磅。



二十人鐵床架

此架係用鐵製成，其構造如下：  
一、床架由四根鐵柱支撐，中間有一圓形開口。  
二、床架之長度為八尺，寬度為三尺。  
三、床架之重量為二百磅。

二十斤地鐵床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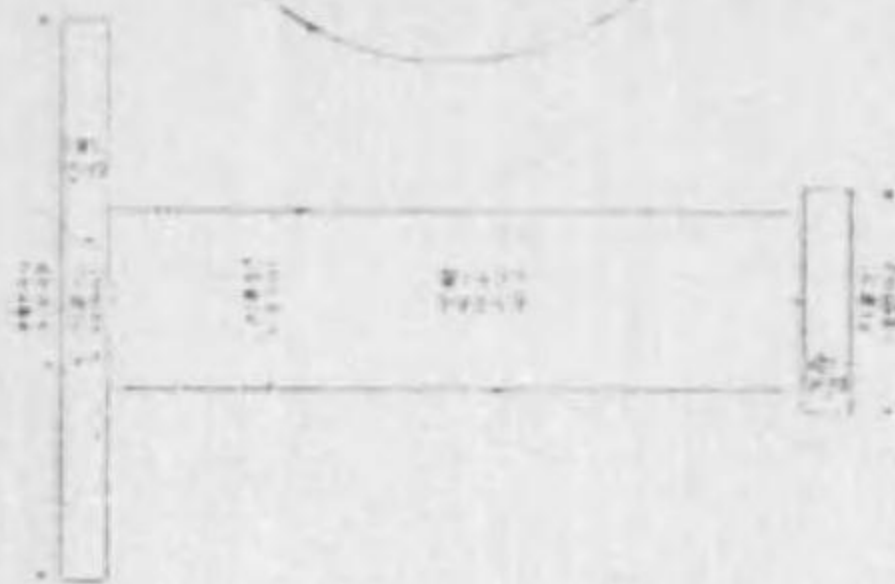


十五人長鐵床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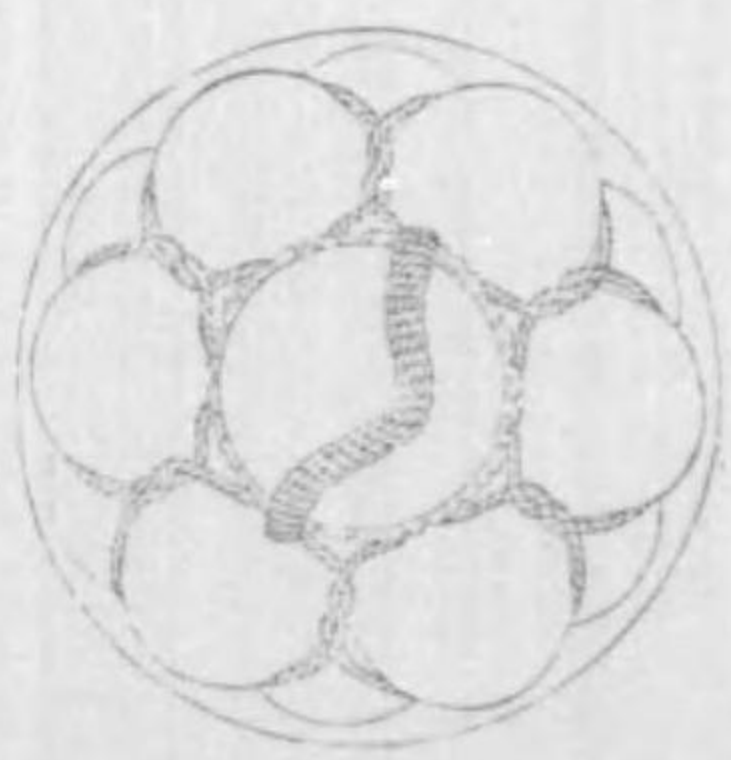
此架係用鐵製成，其構造如下：  
一、床架由四根鐵柱支撐，中間有一圓形開口。  
二、床架之長度為十尺，寬度為三尺。  
三、床架之重量為二百五十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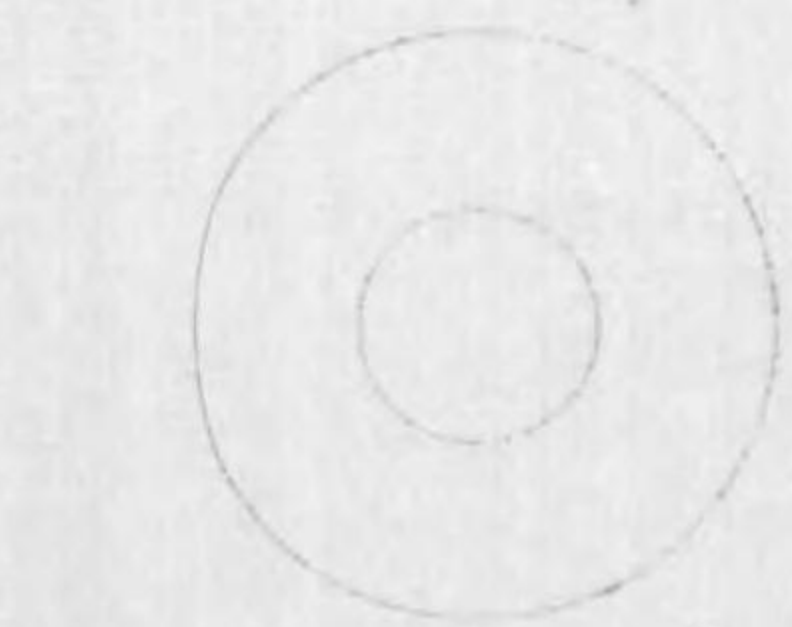
十八斤地鐵床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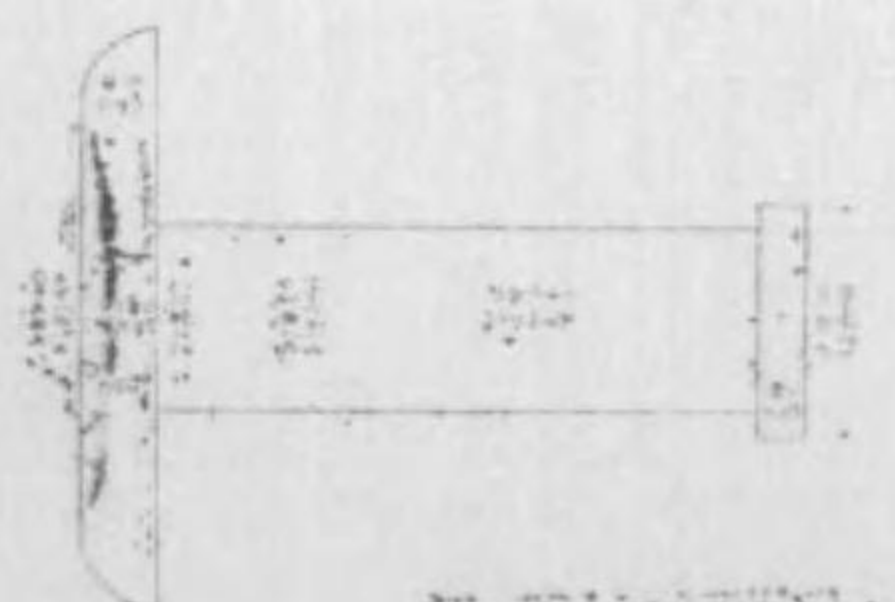
二十斤地鐵床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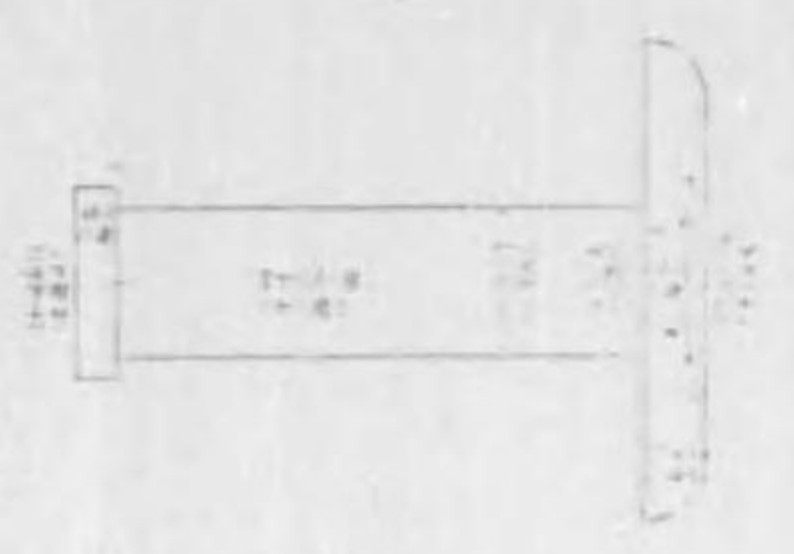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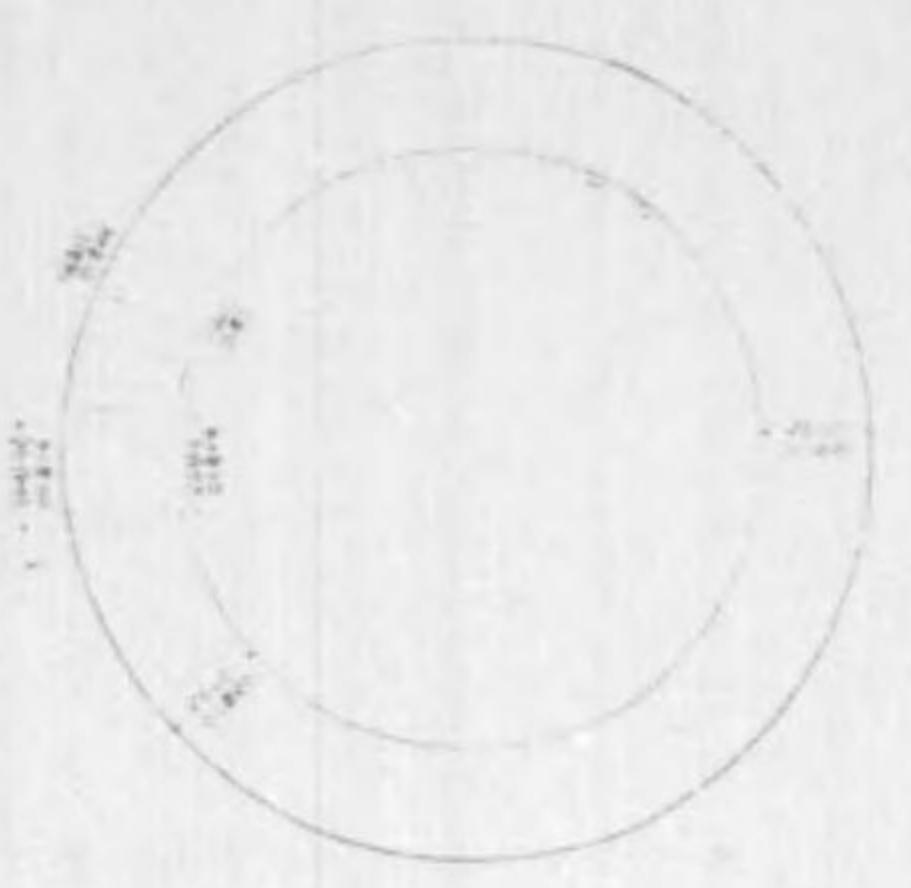
全上面



二十斤地鐵床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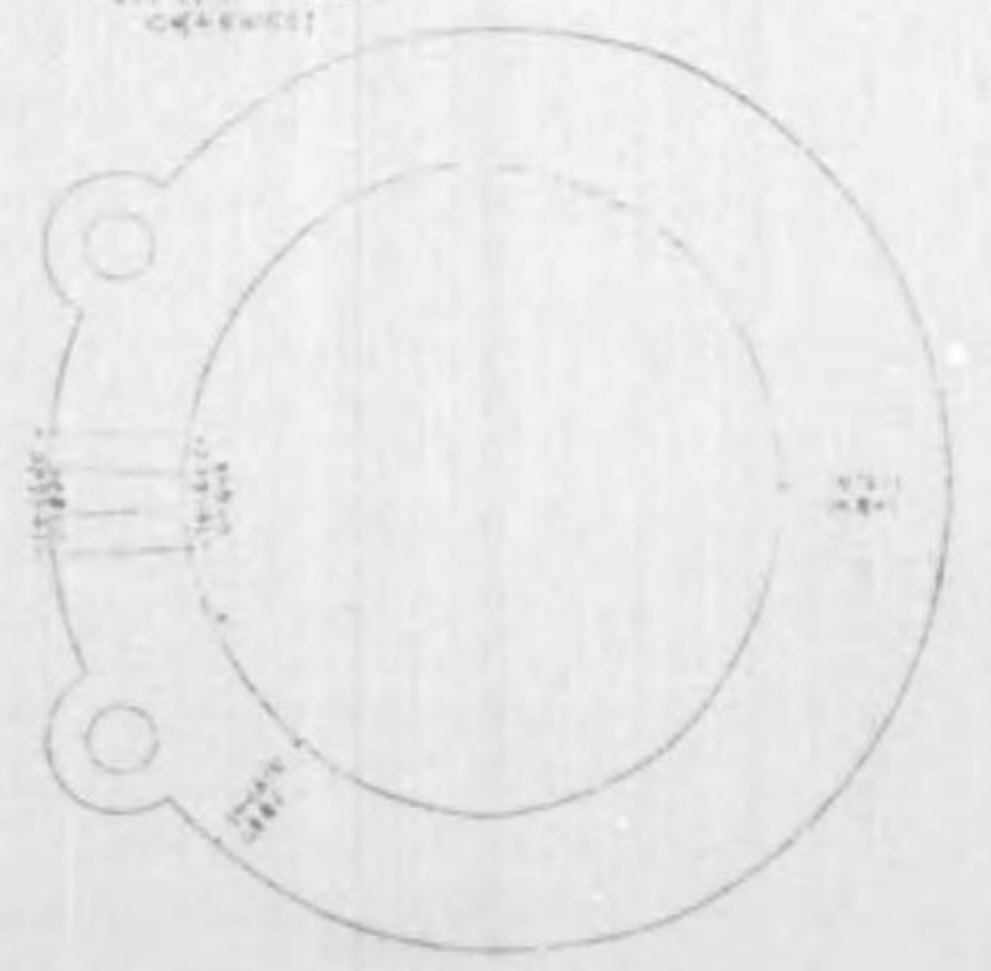
十八竹地風石相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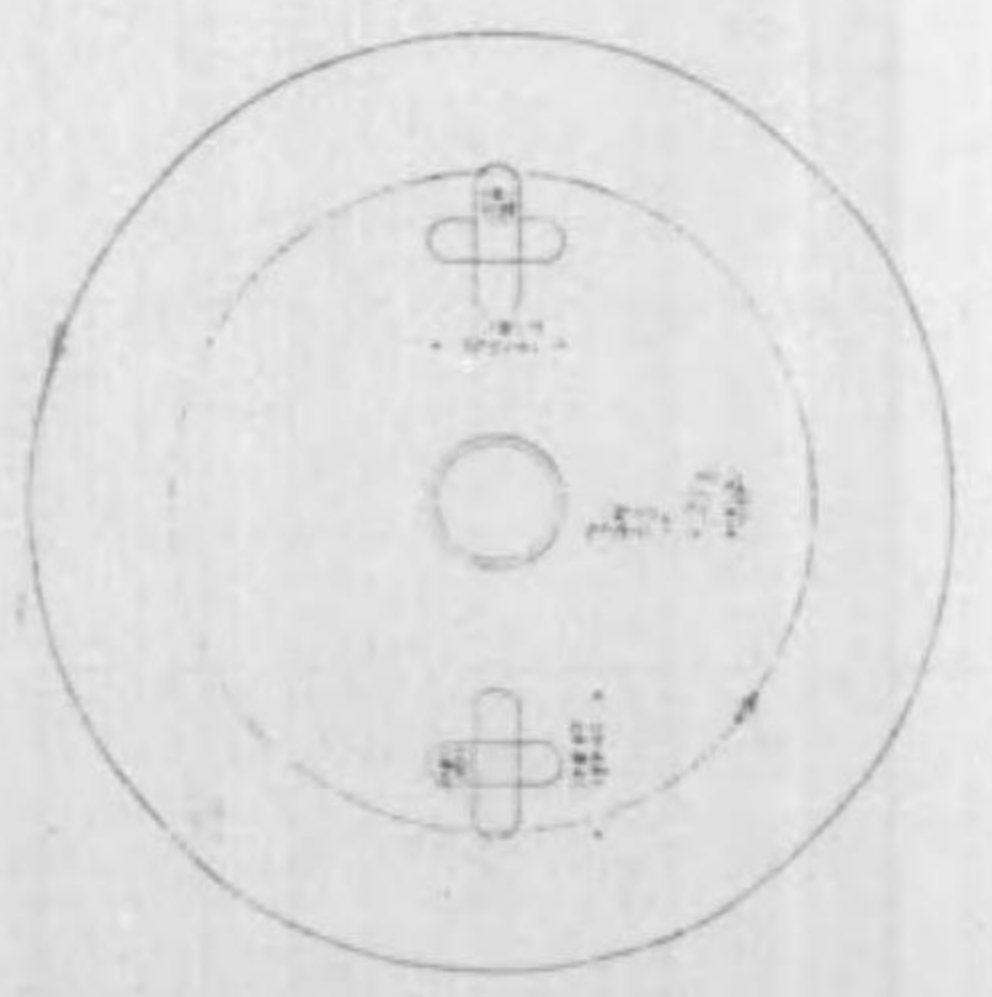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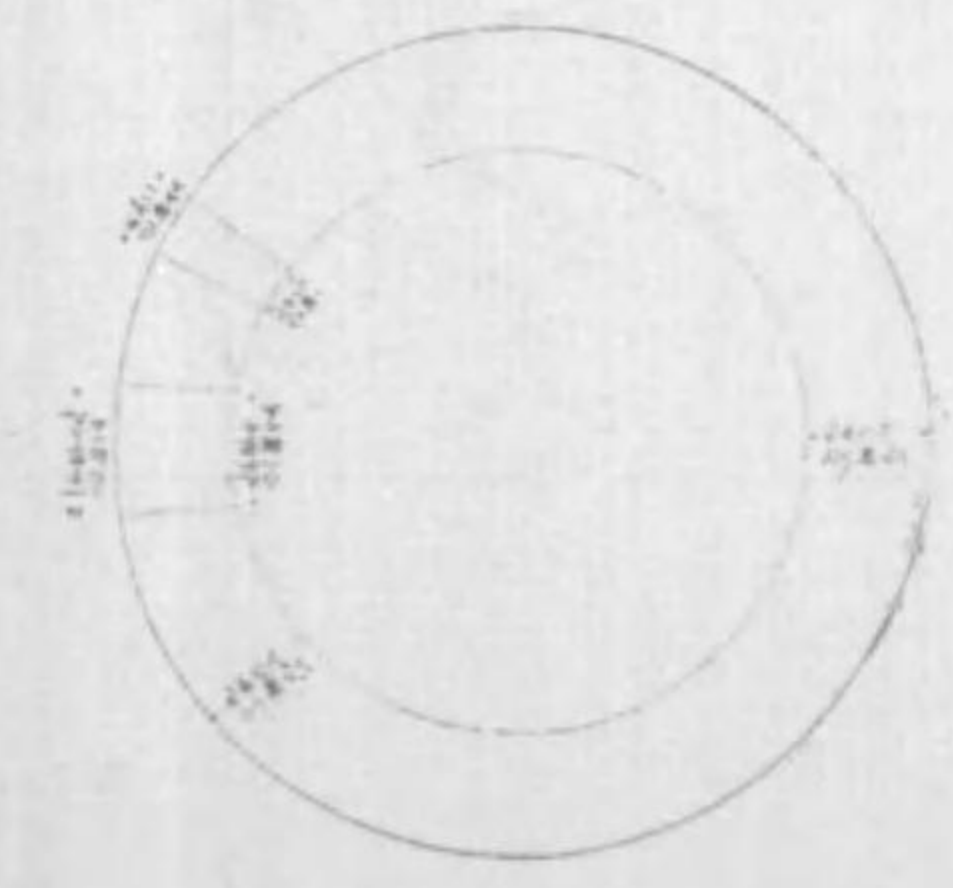
十二竹地風石相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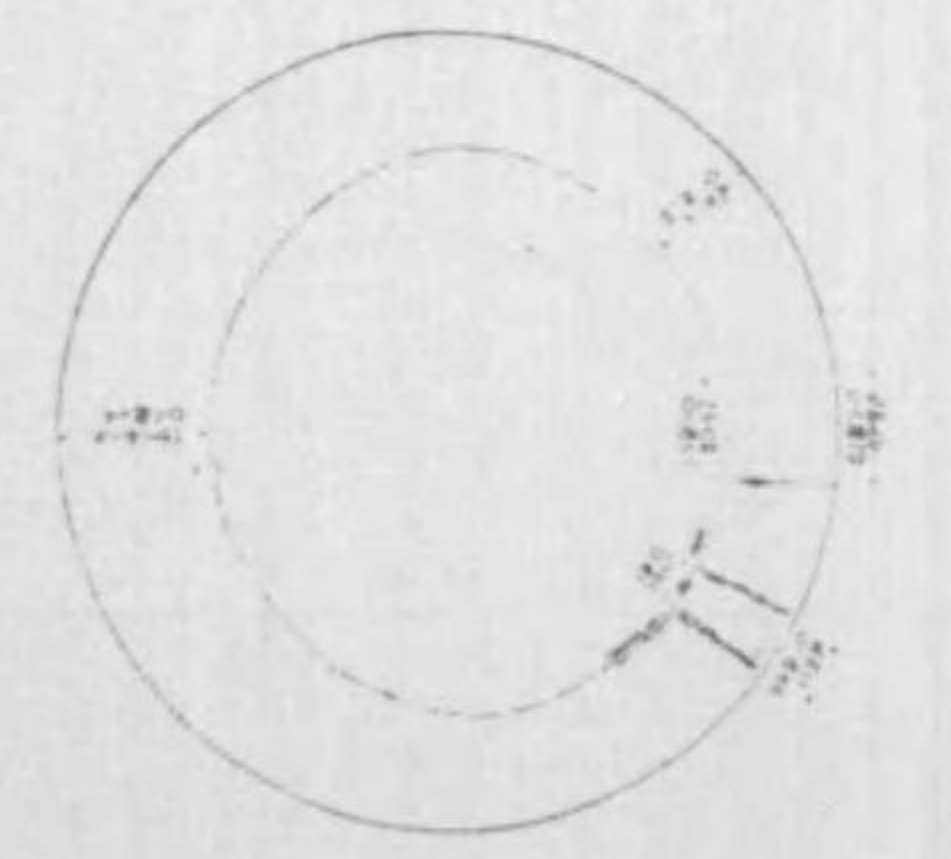
十二竹地風石相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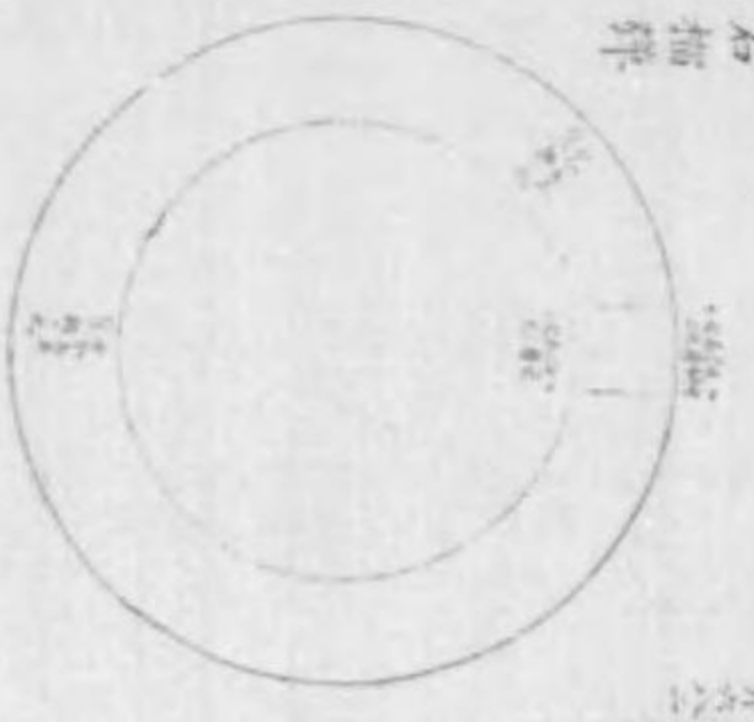
六十七竹地風石相彈



二十梅石相彈



十三號石相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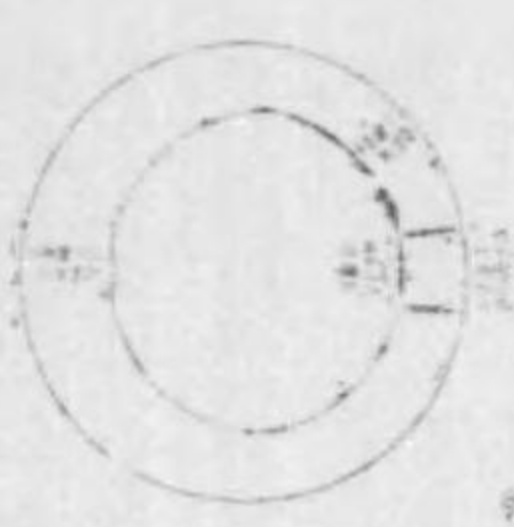
十五號石相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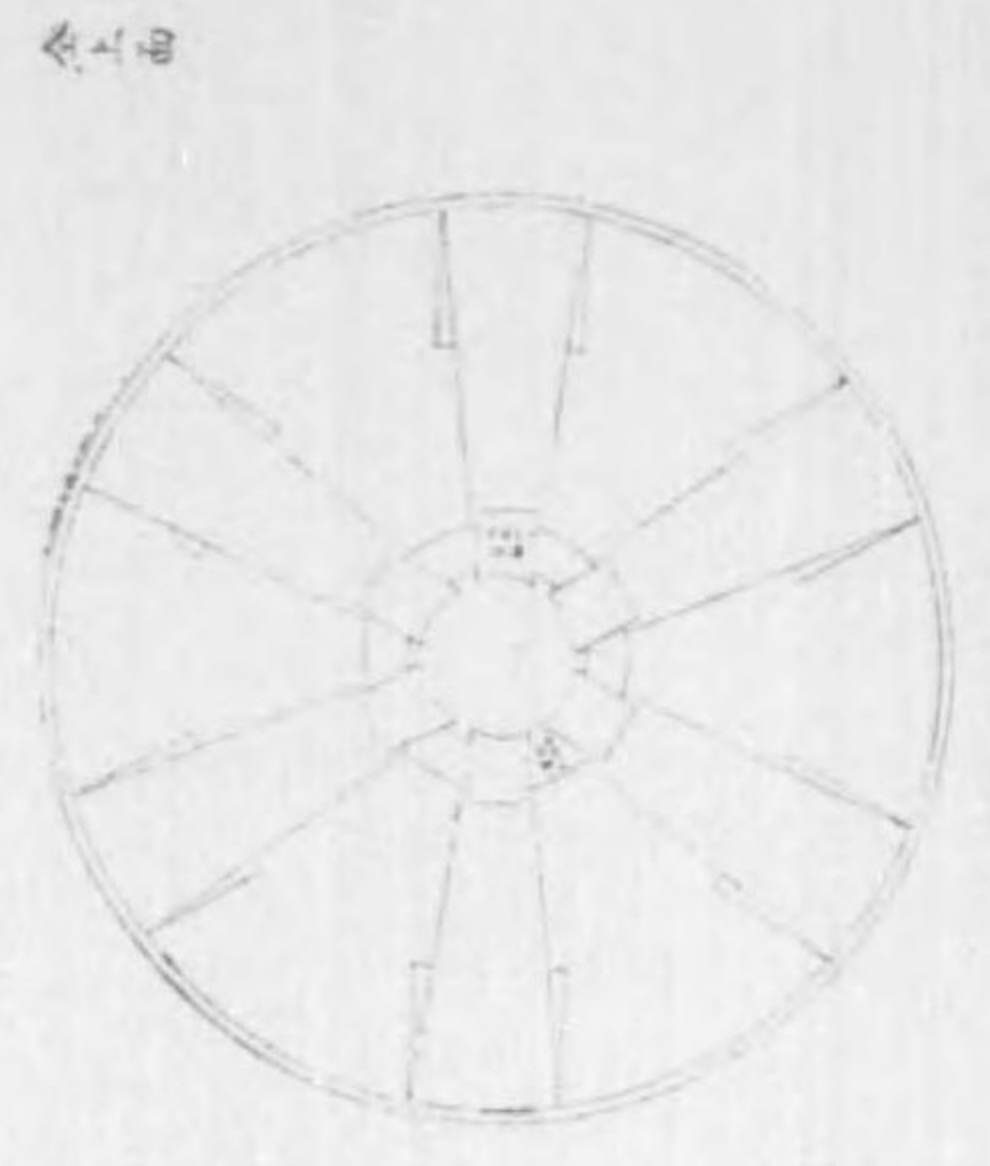


十八號石相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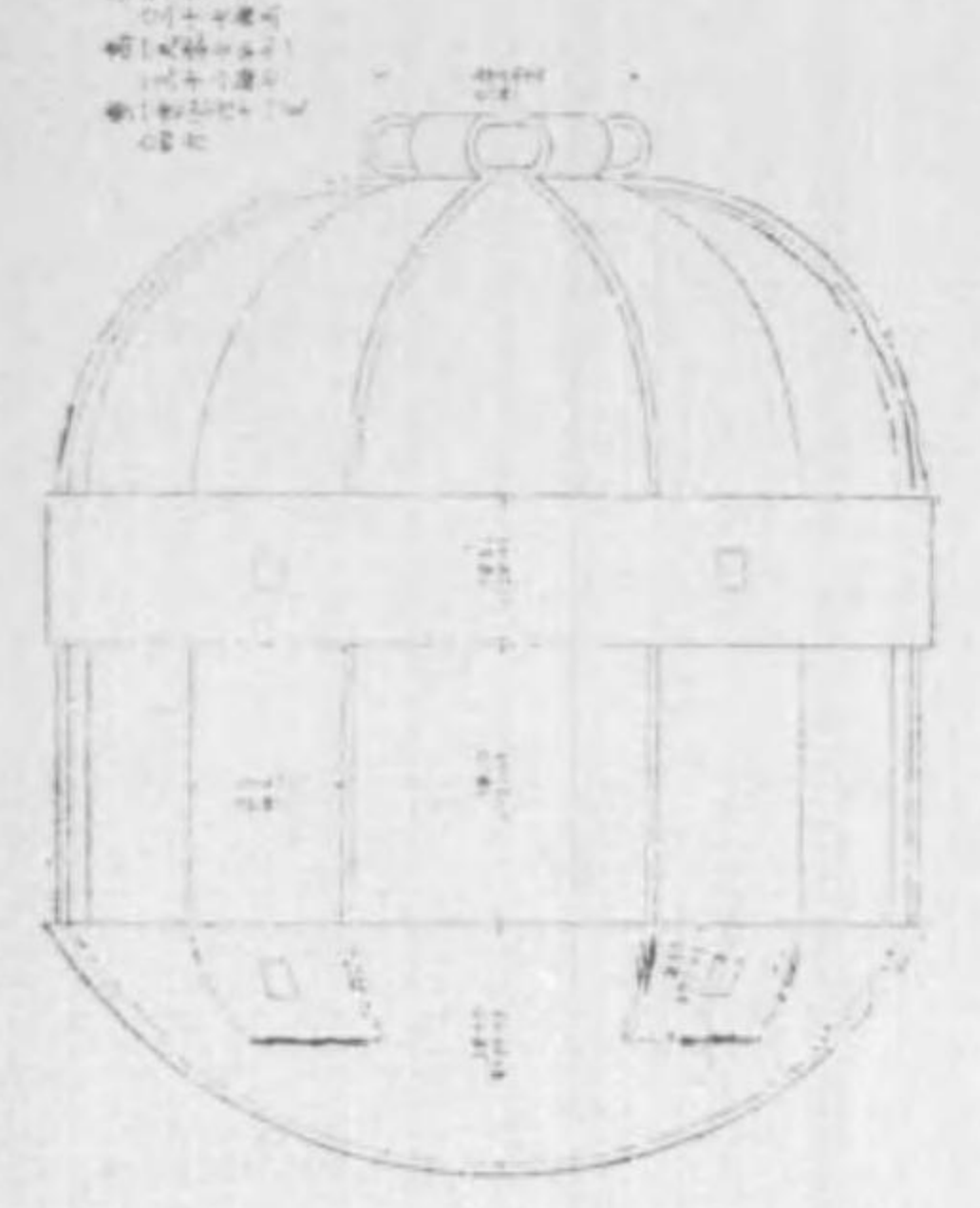


十九號石相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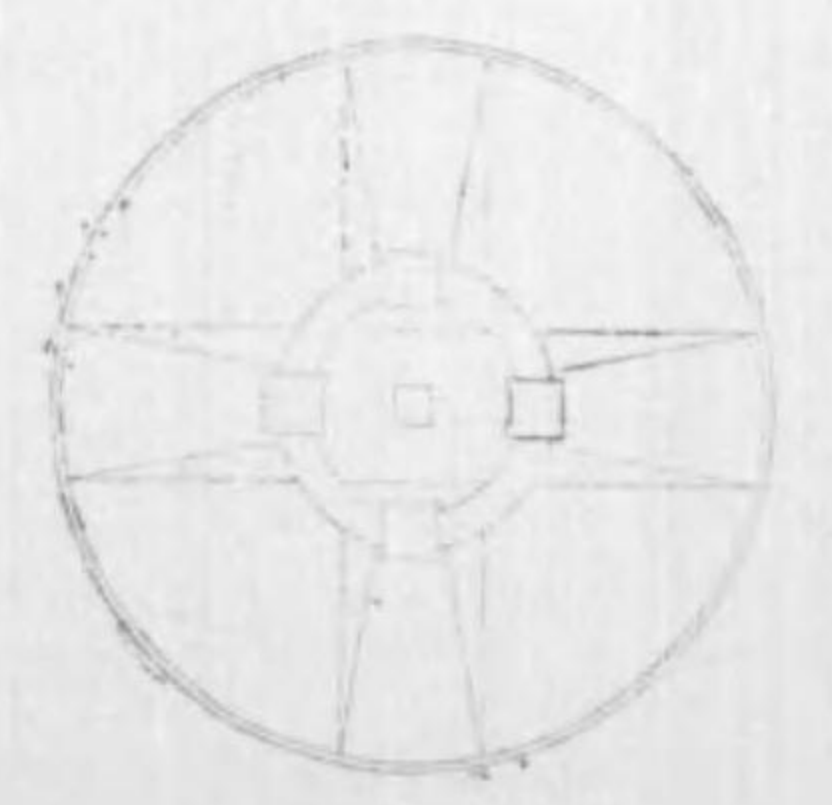




十九海鏡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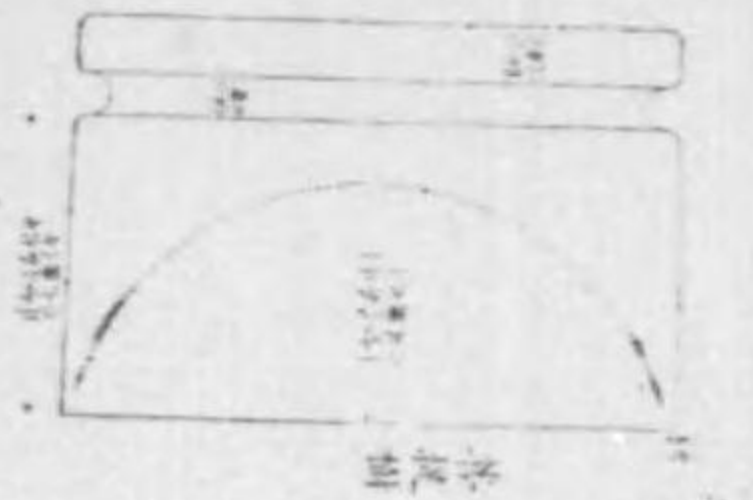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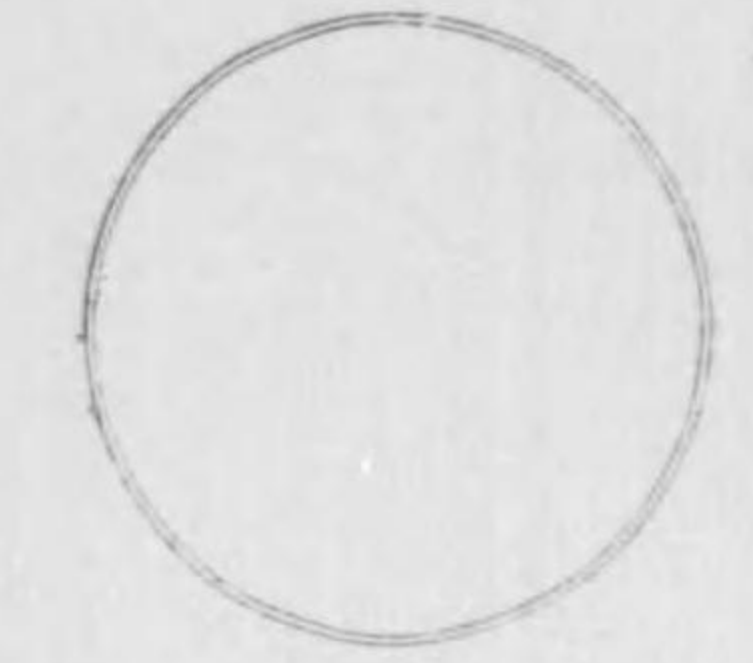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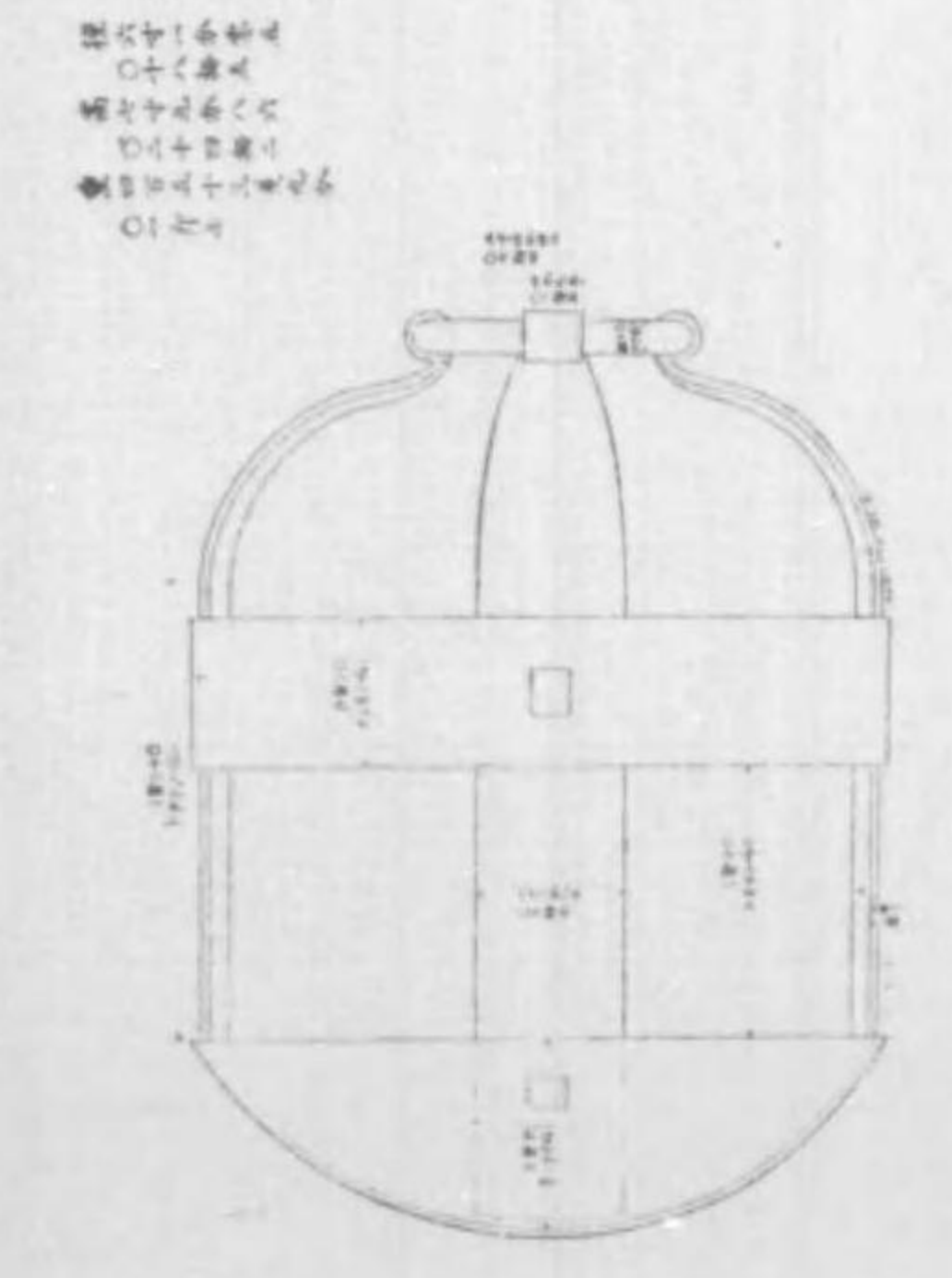


全上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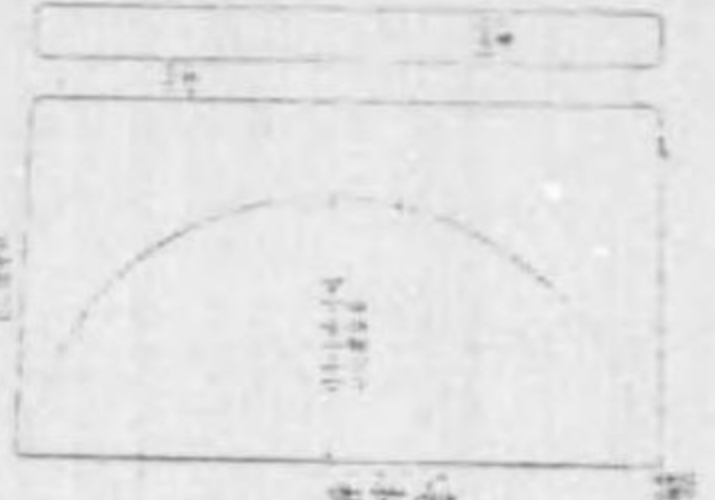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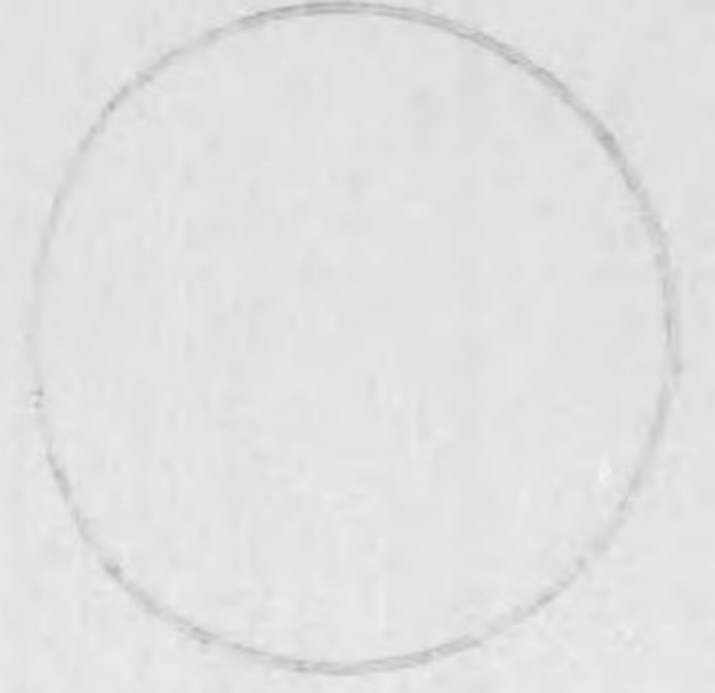


全上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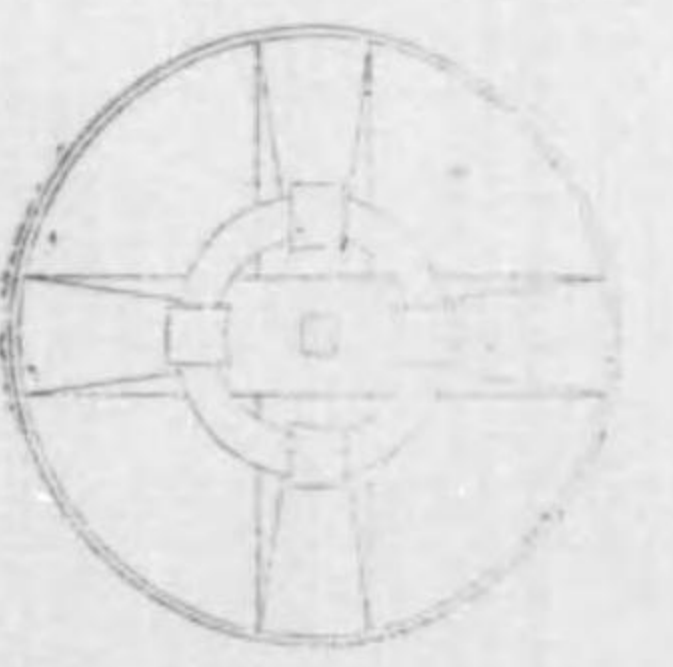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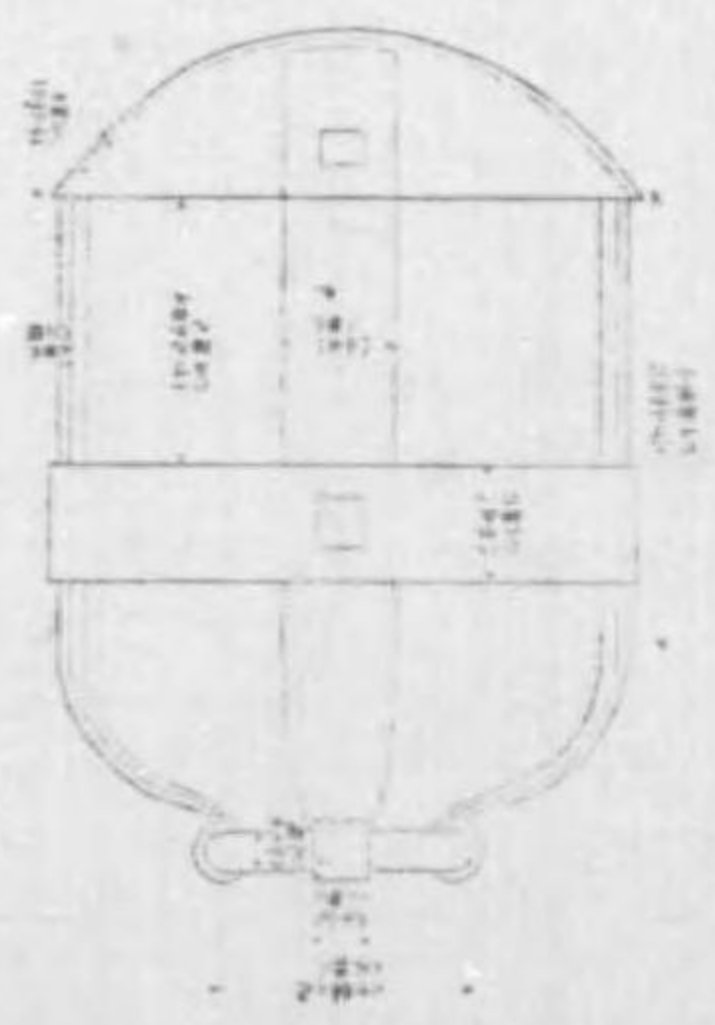
二十海鏡骨



二十四斤地銀秤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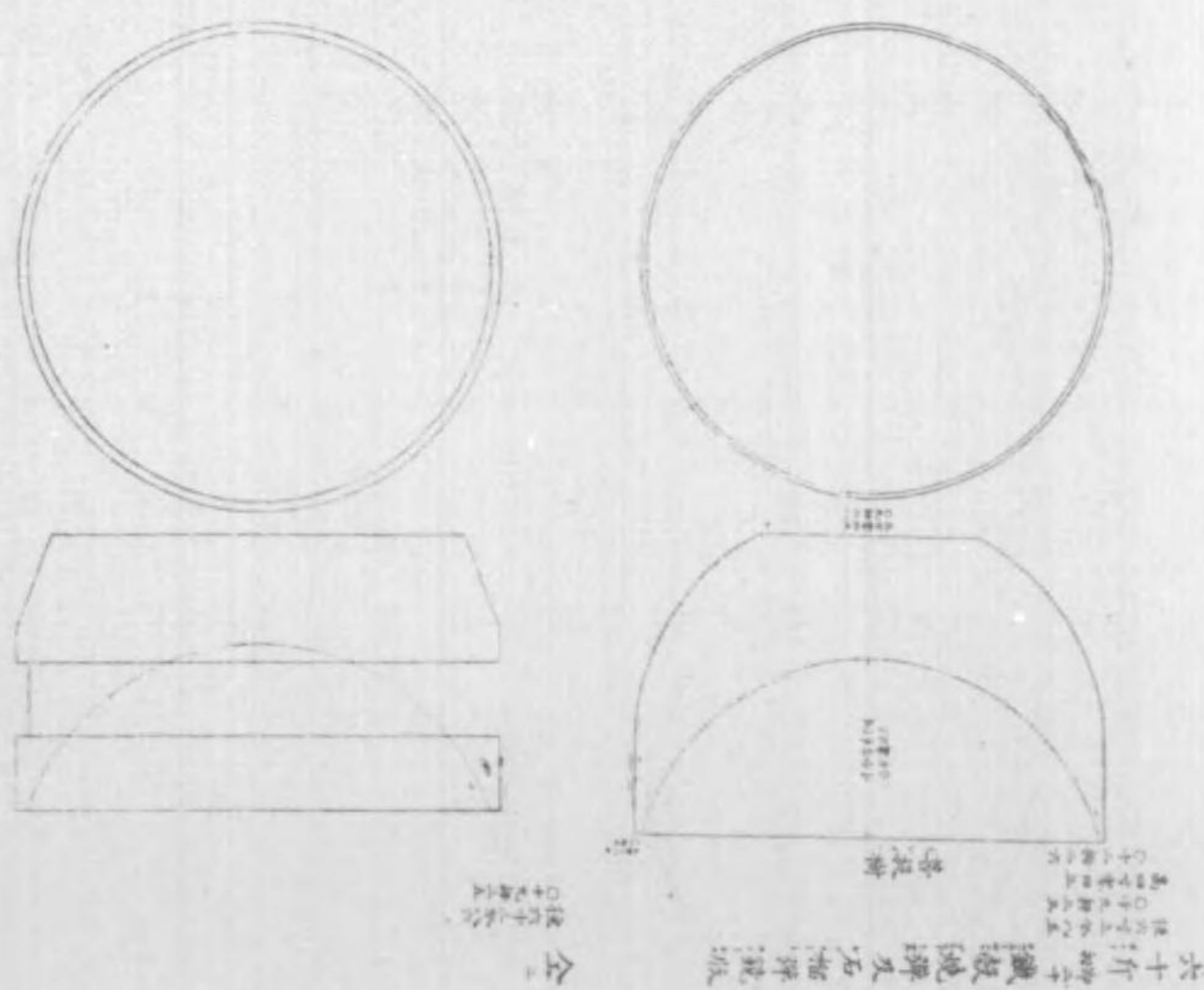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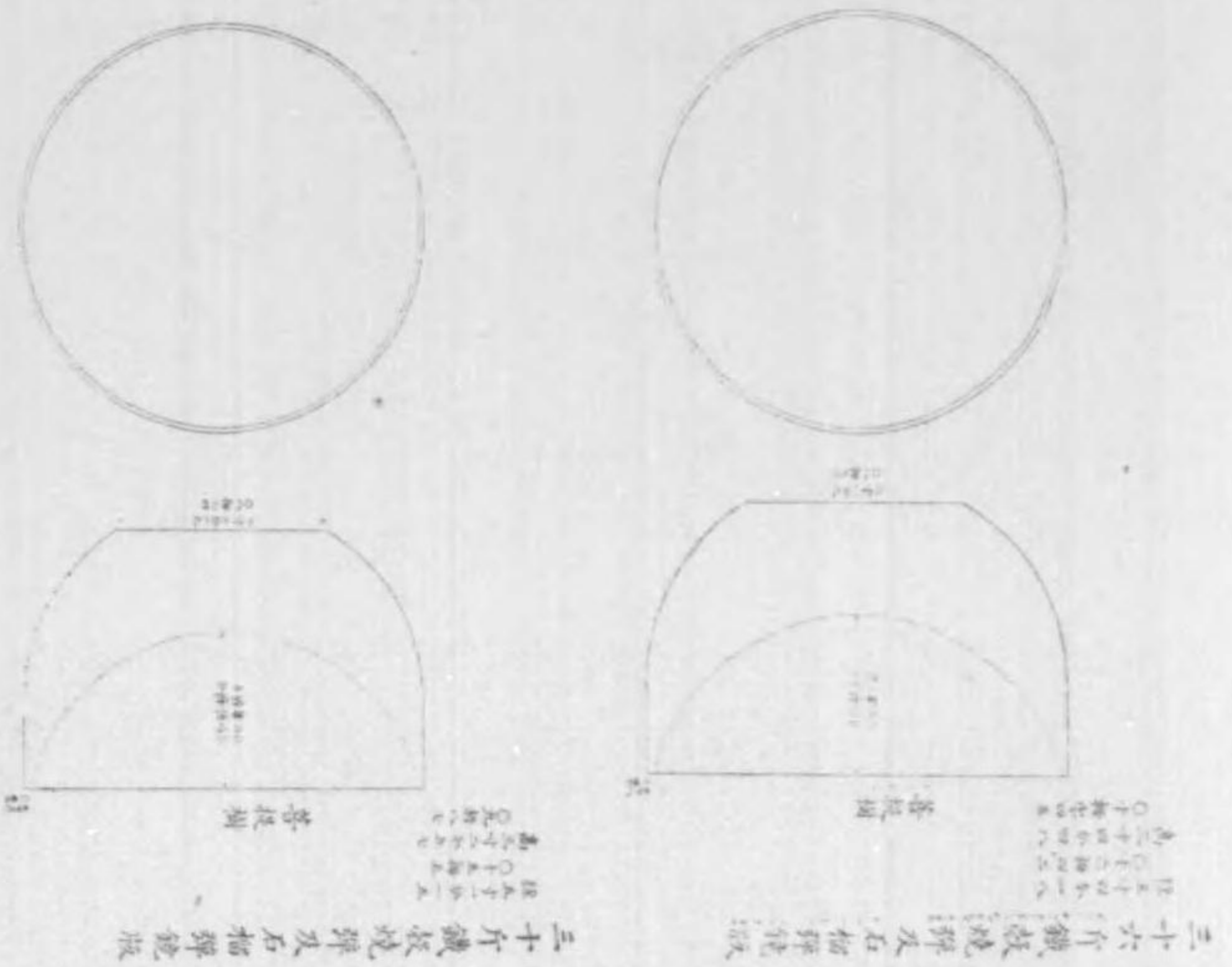


二十六斤地銀秤版



全上面

十五海鏡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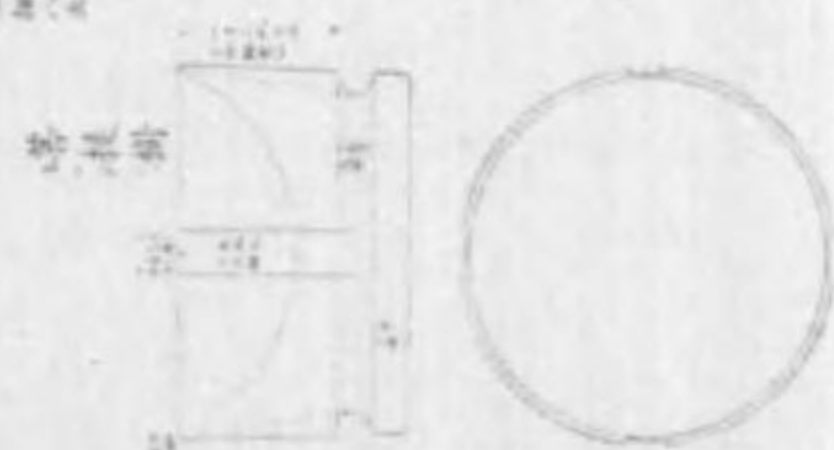
十六斤地砲彈鏡殼

上徑十二寸五分  
 下徑十一寸五分  
 高六寸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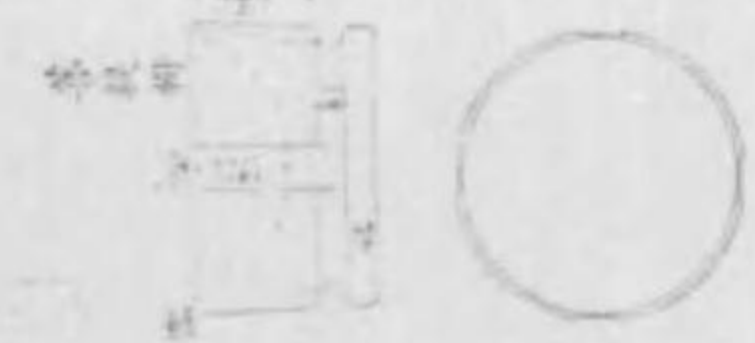
六有地砲彈鏡殼

上徑六寸五分  
 下徑六寸  
 高三寸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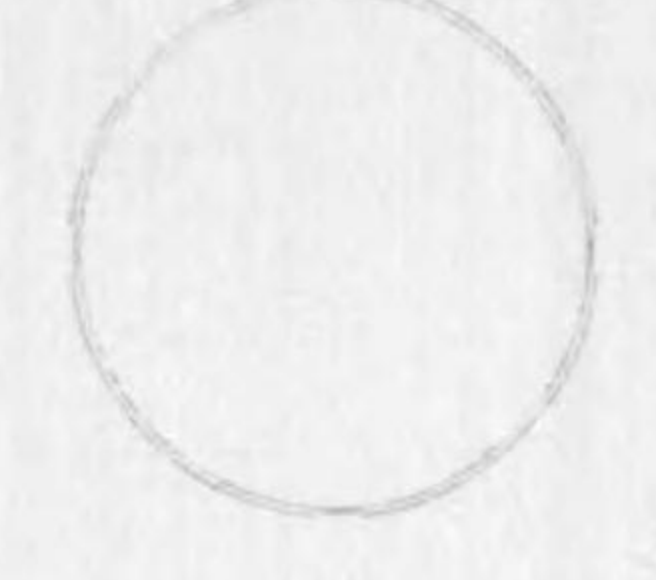
三有地砲彈鏡殼

上徑三寸五分  
 下徑三寸  
 高一寸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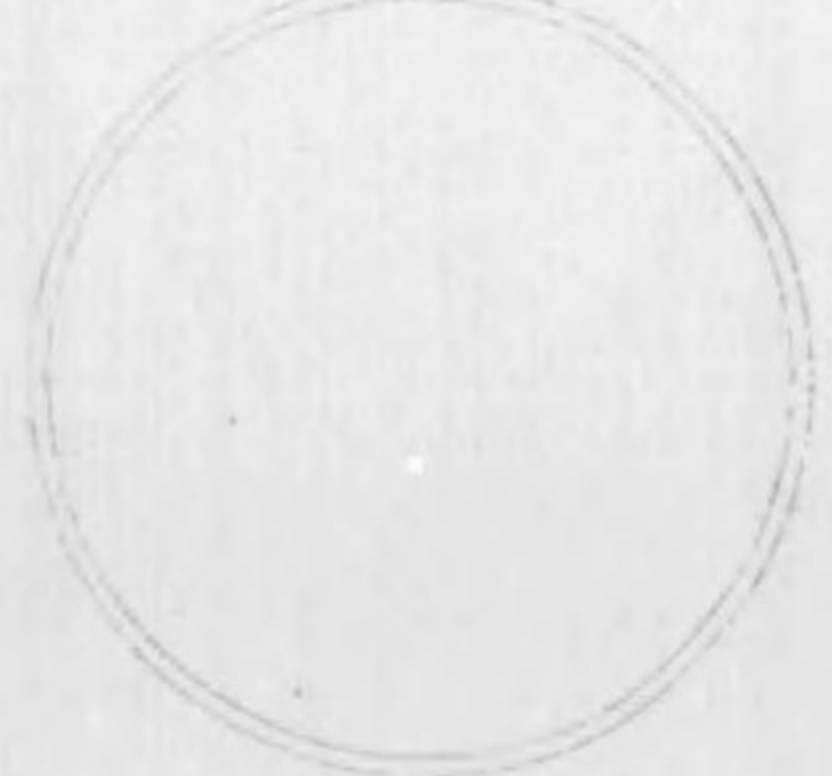
十二斤地砲彈鏡殼

上徑十寸五分  
 下徑十寸  
 高五寸五分



六有地砲彈鏡殼

上徑六寸五分  
 下徑六寸  
 高三寸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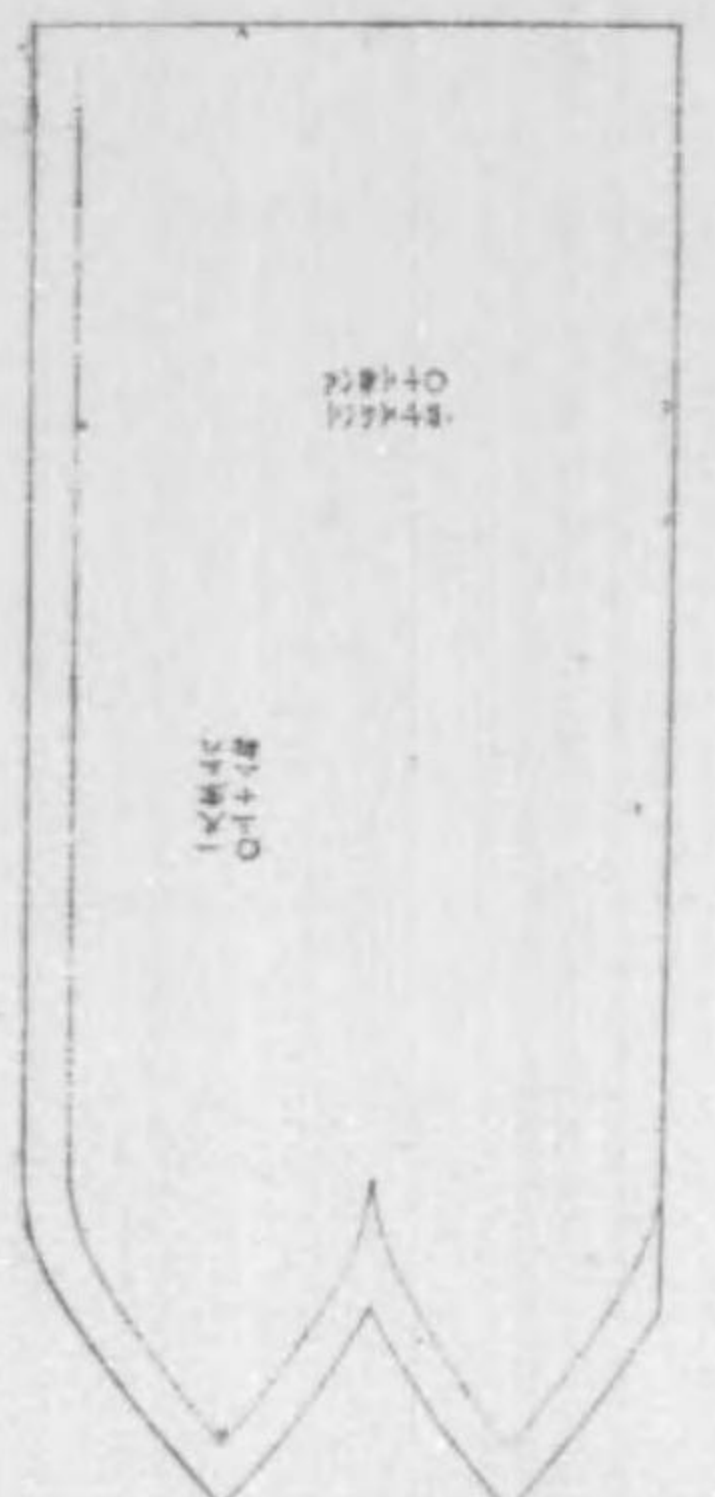
十八斤地呢毛布裤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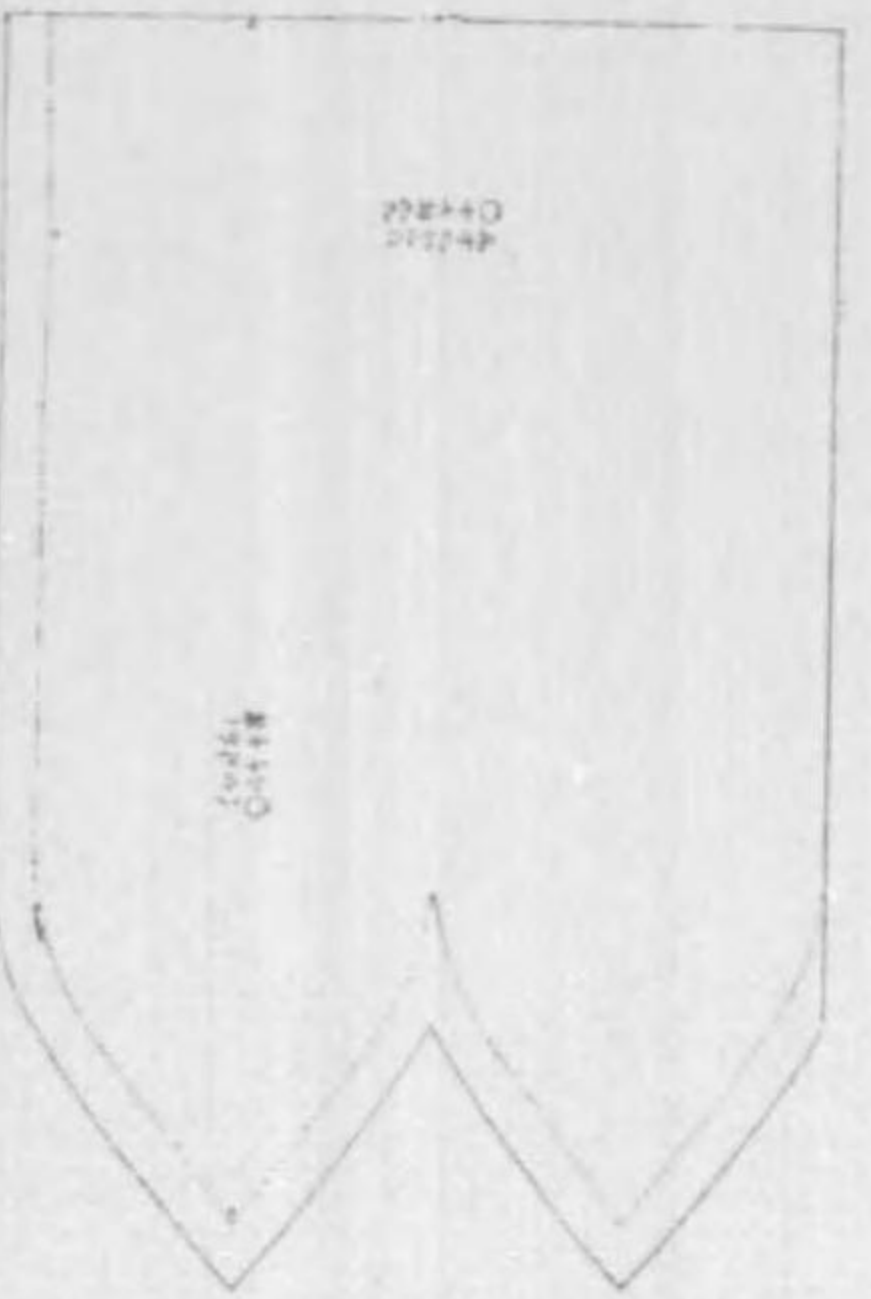
二十四斤地呢毛布裤袋式



六斤地呢毛布裤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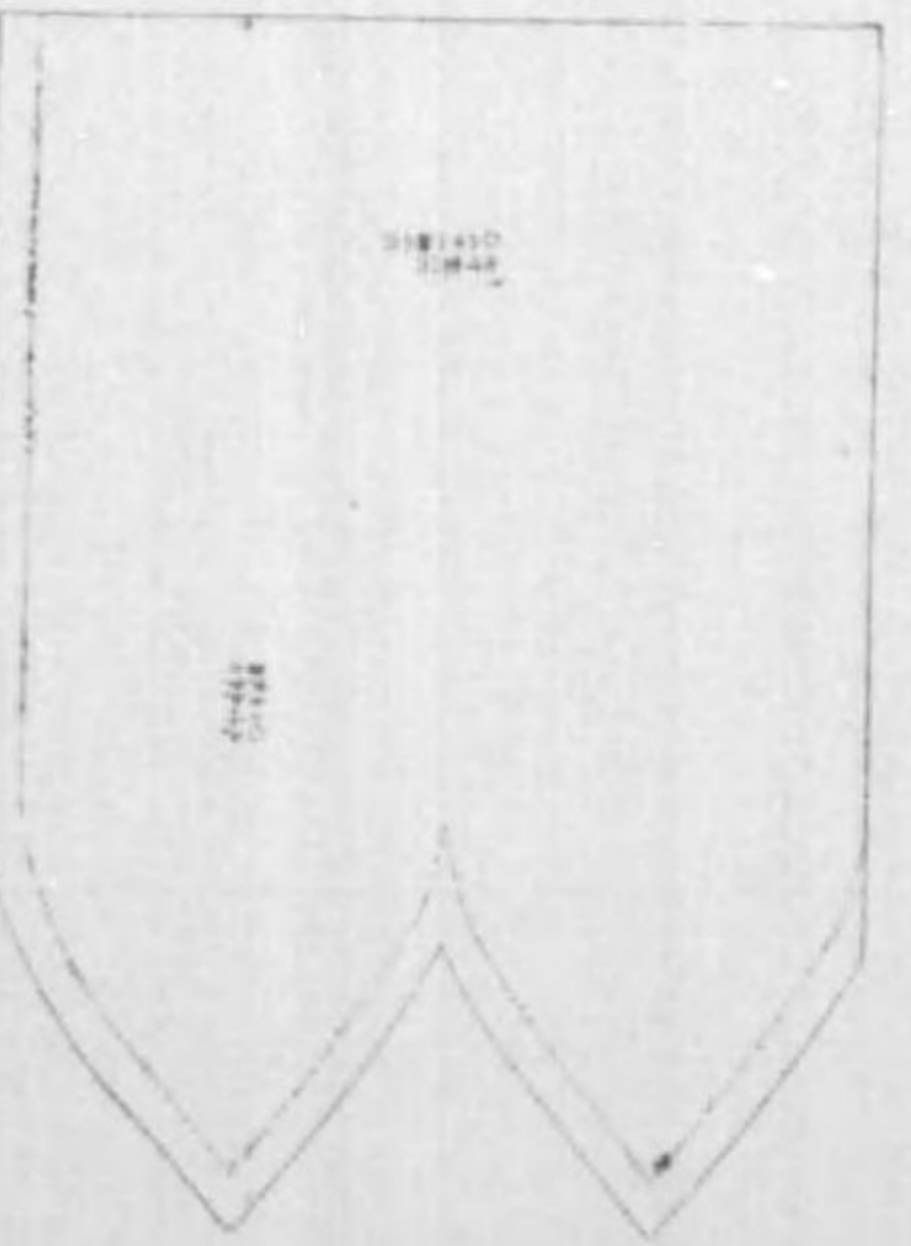
十八斤羽呢毛布裤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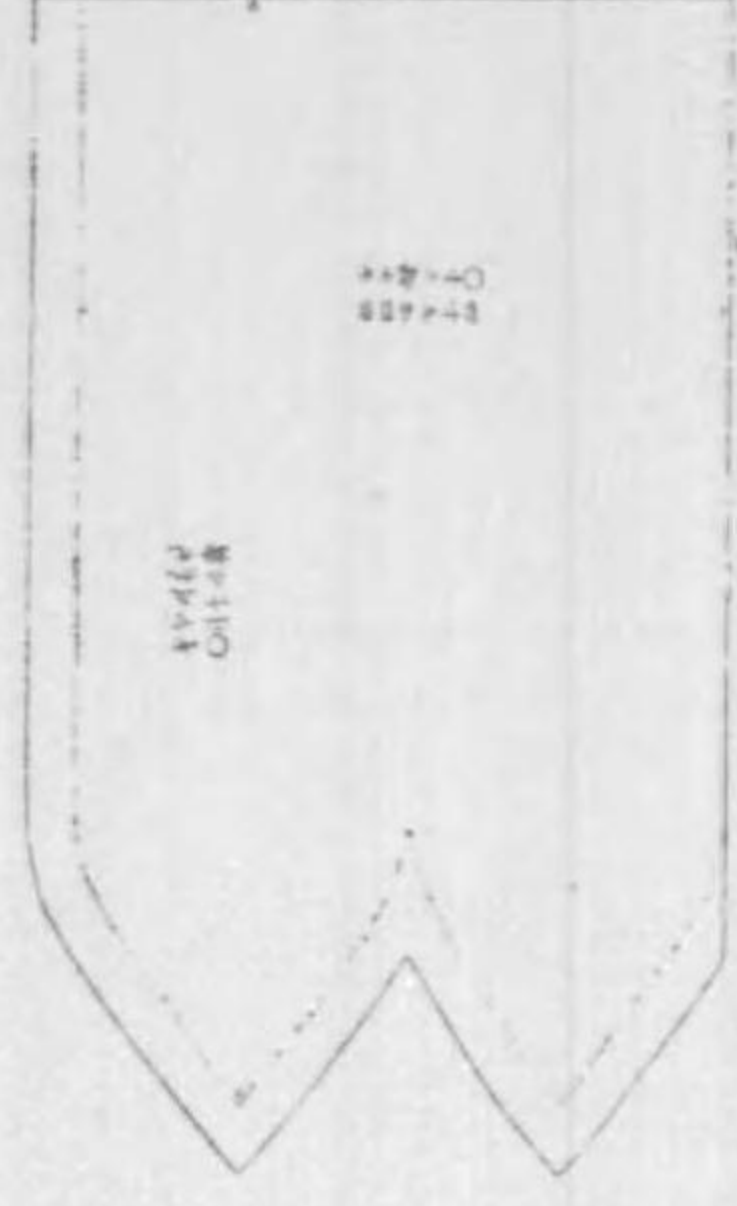


十二斤地呢毛布裤袋式



三十斤羽呢毛布裤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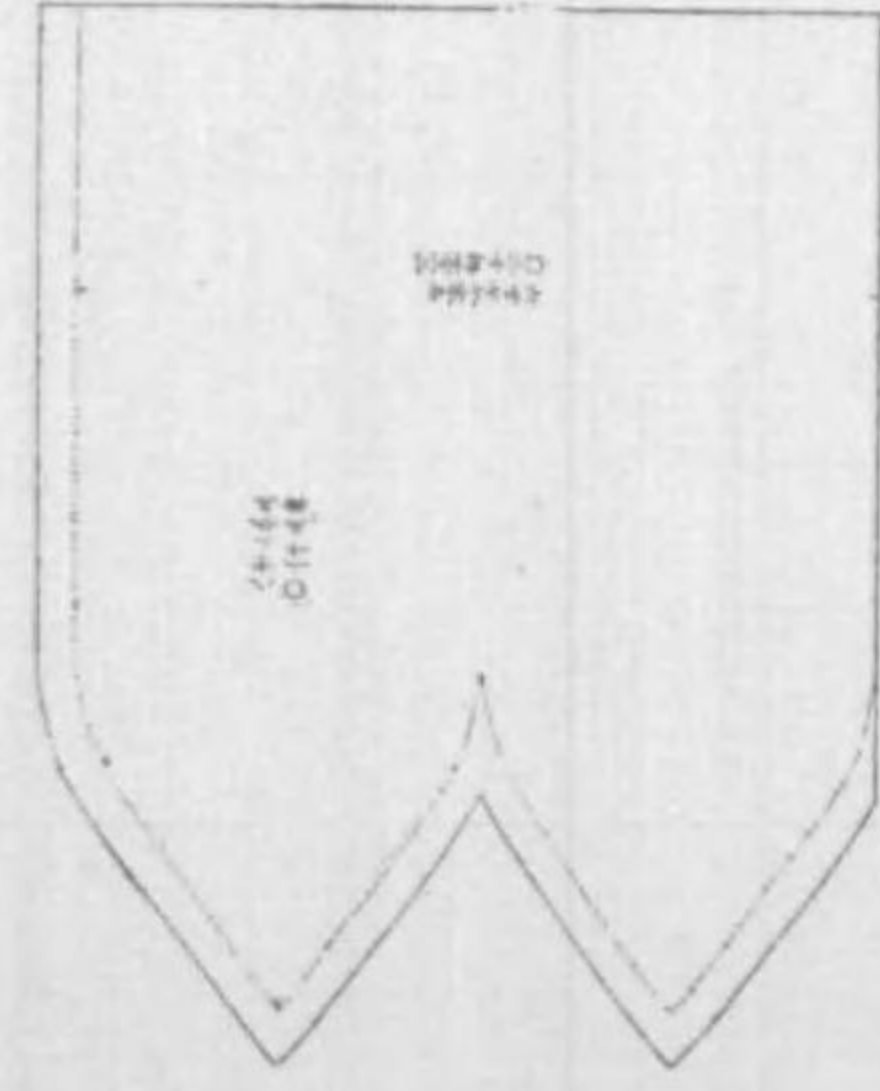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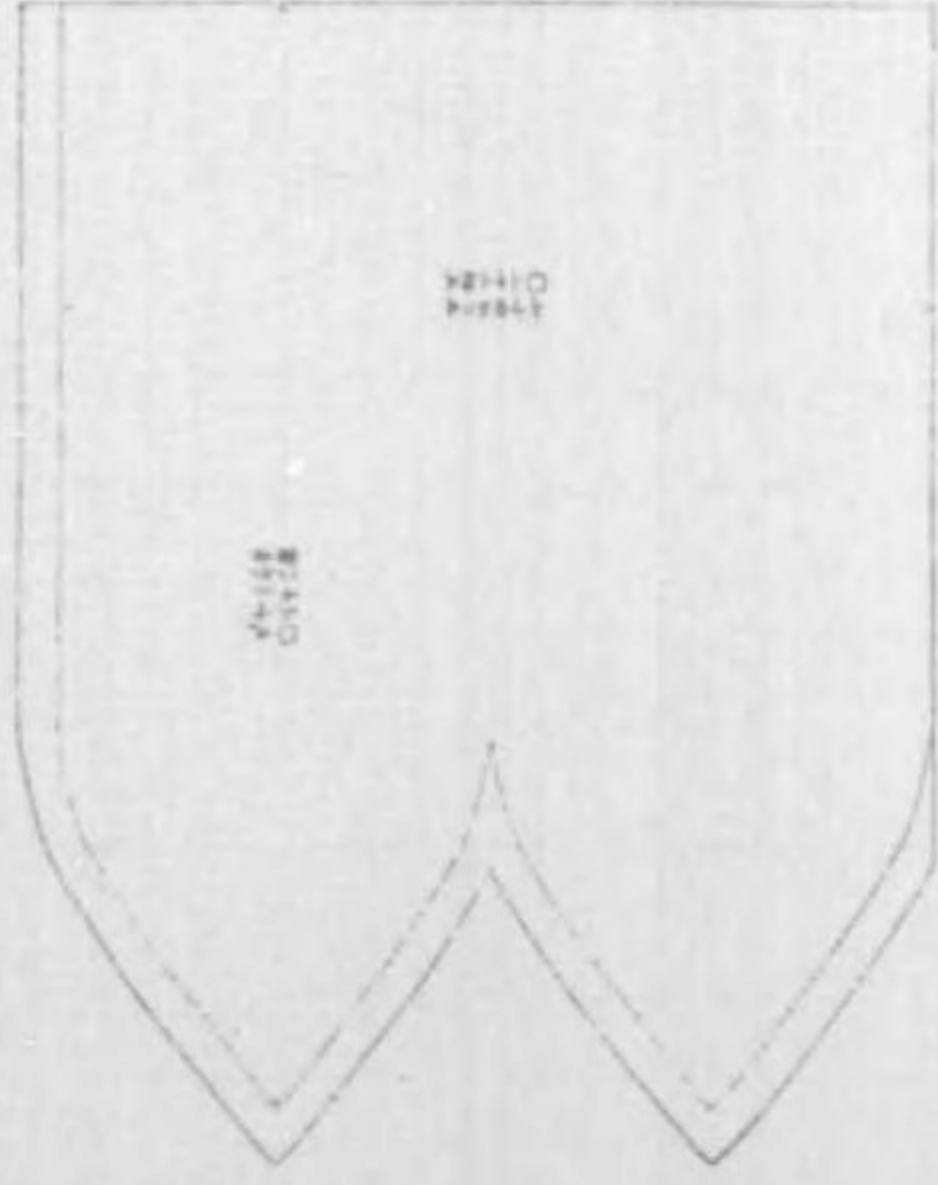
二十斤地級單針毛布藥囊式



十二斤地級單針毛布藥囊式



十八斤地級單針毛布藥囊式



十四斤地級單針毛布藥囊式

二十斤地級毛布藥囊式

十二斤地級毛布藥囊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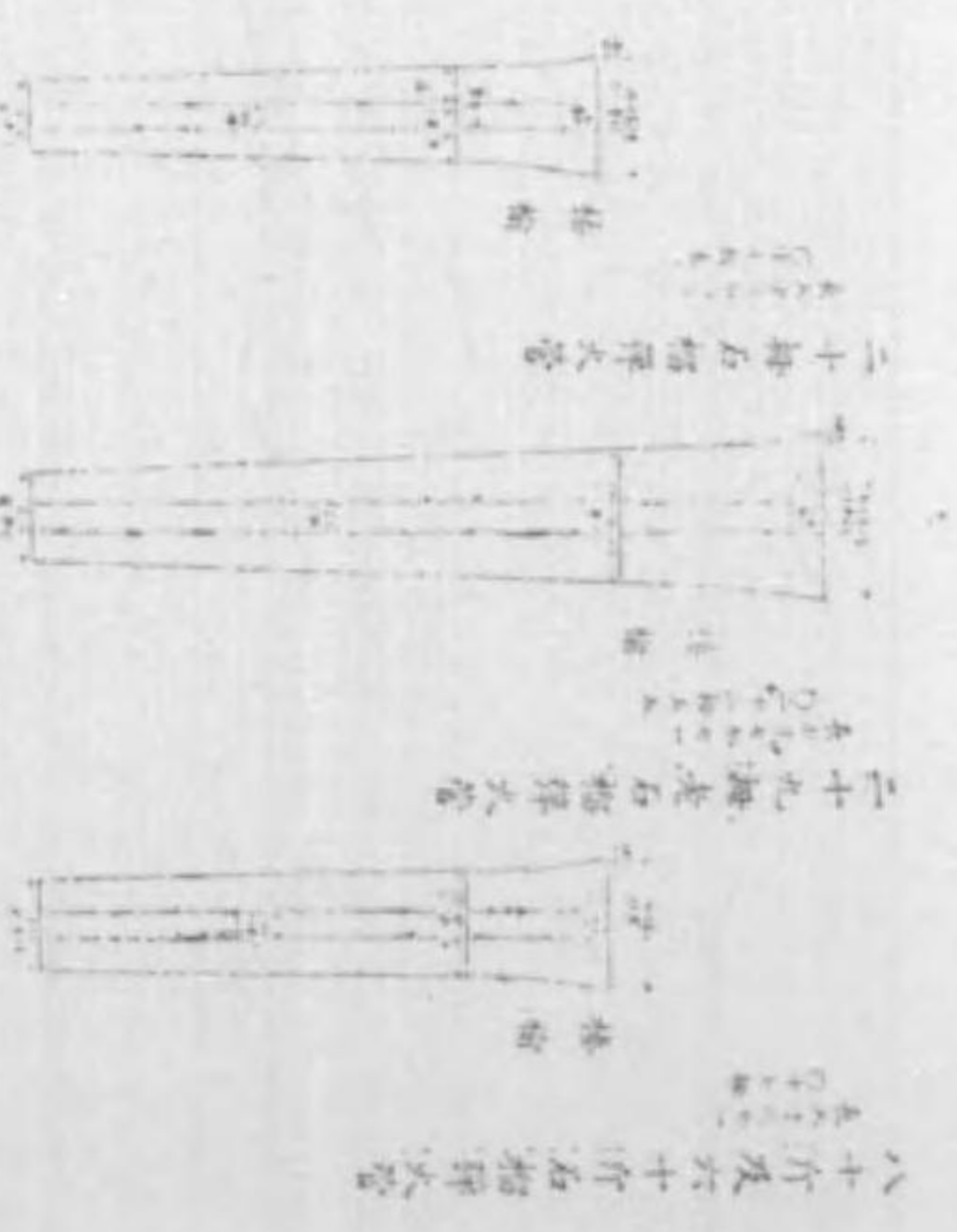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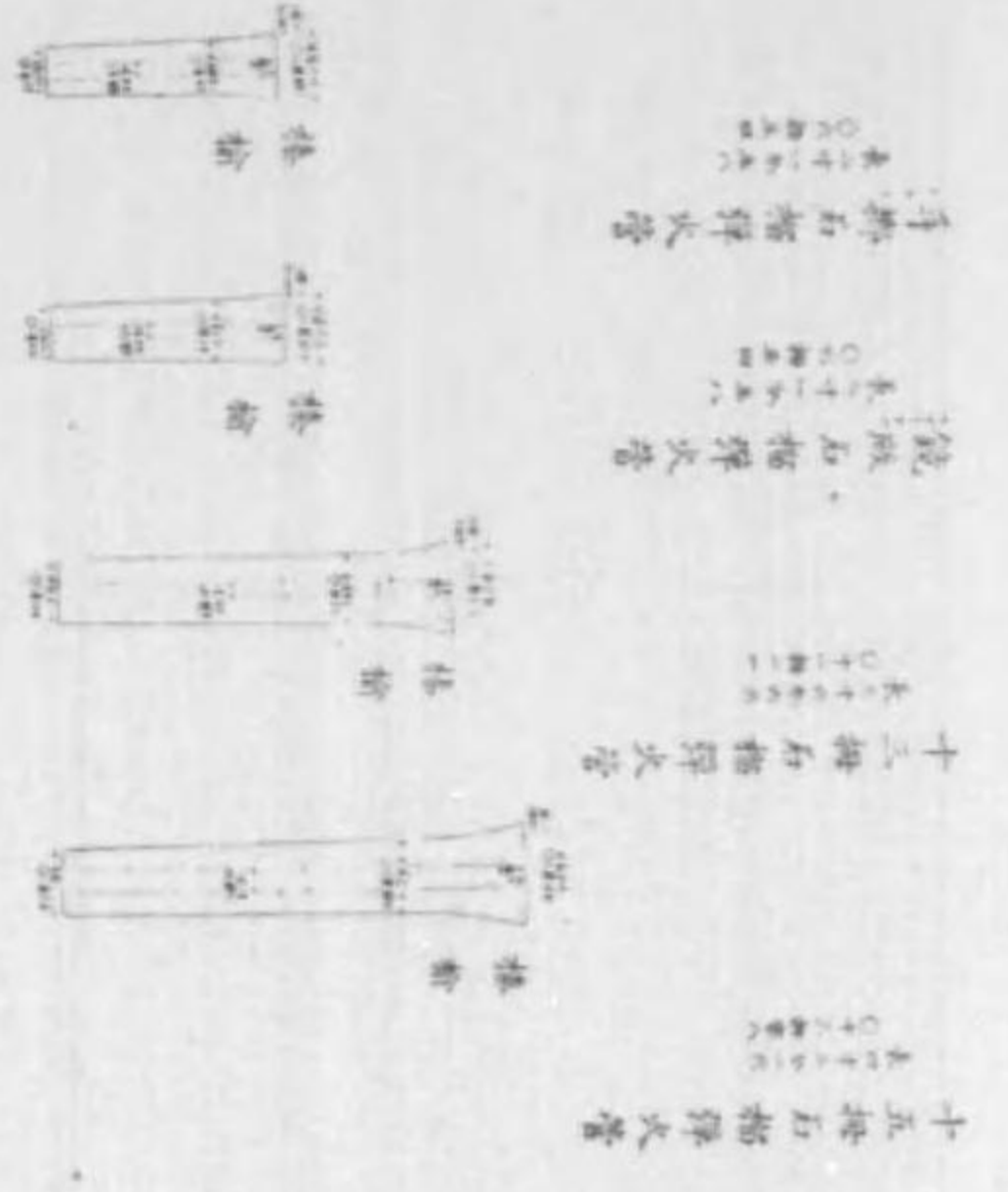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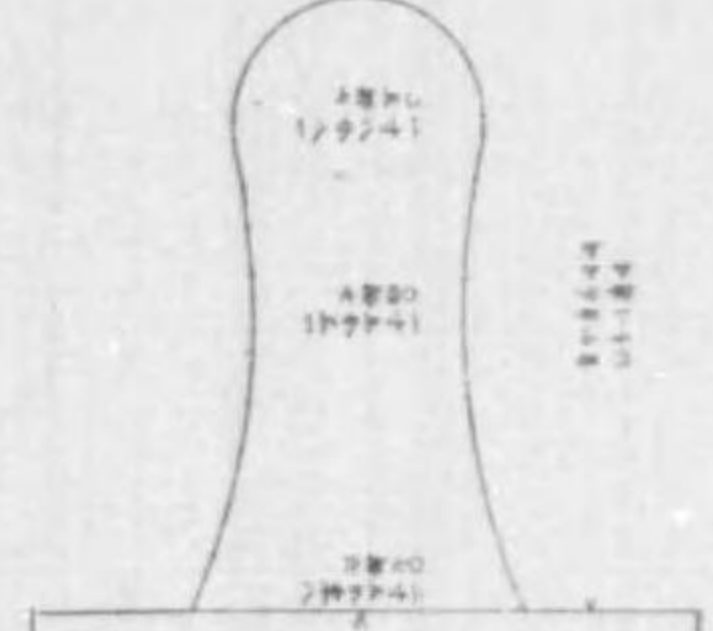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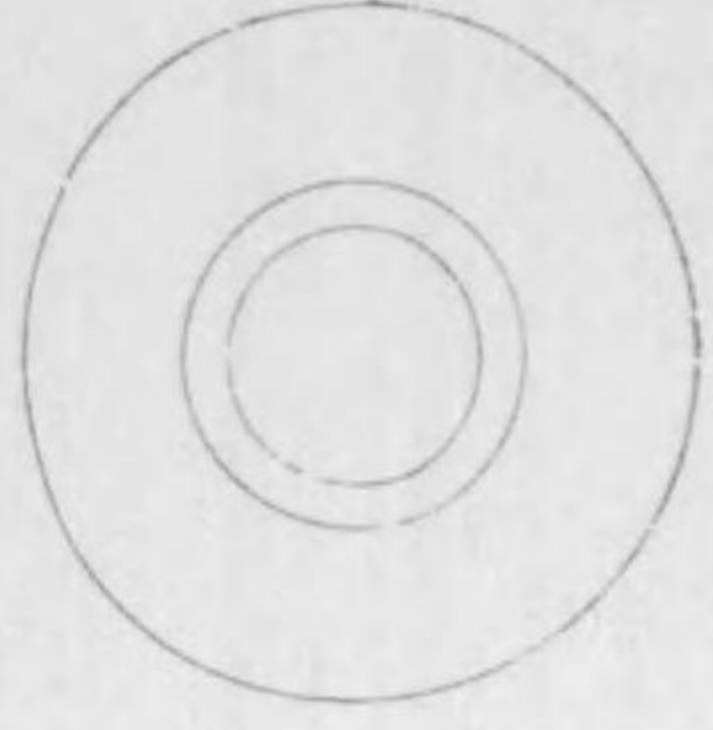


十五斤地級毛布藥囊式



十五斤地級毛布藥囊式





三十斤地...  
量...  
...

八十五斤...  
...

二十七...  
...

二十...  
...

十五...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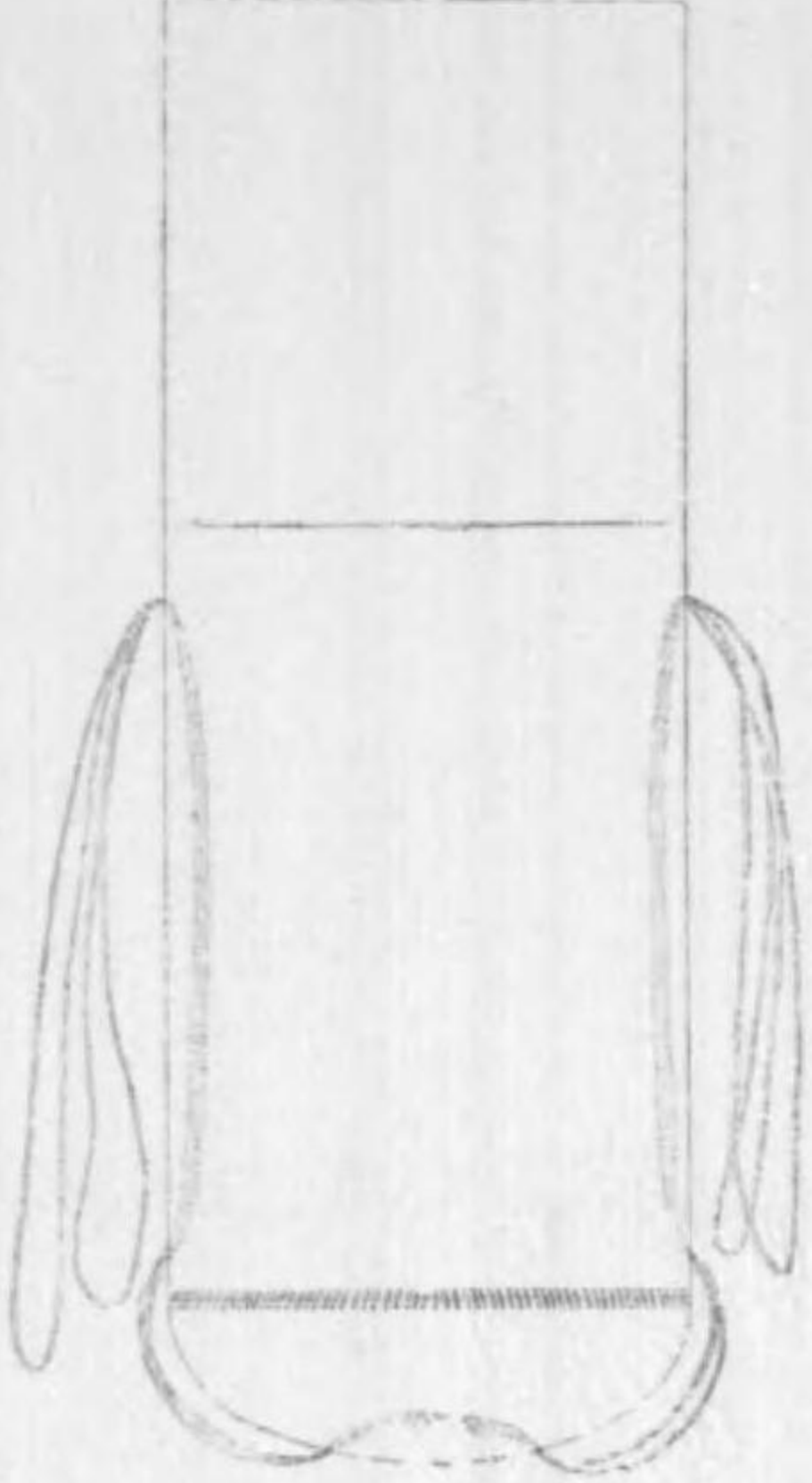
十五...  
...

十二...  
...

院...  
...

手...  
...

二十四斤...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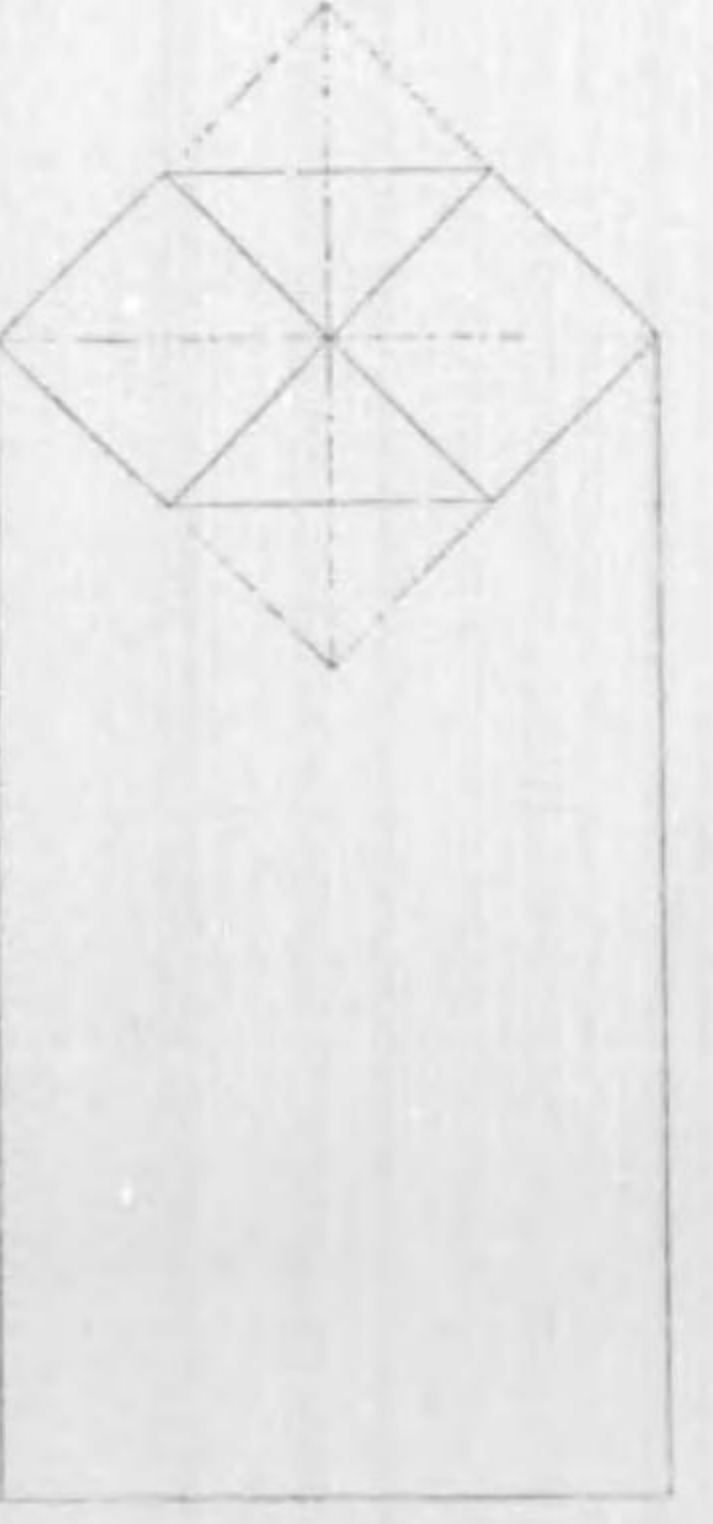


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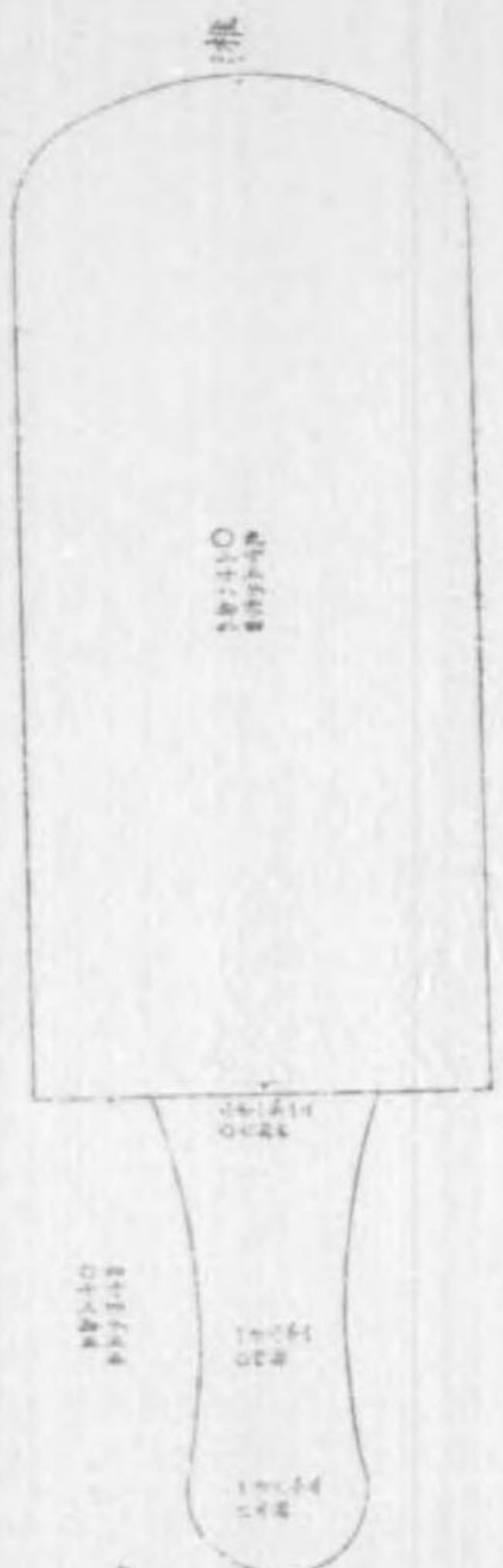
十五...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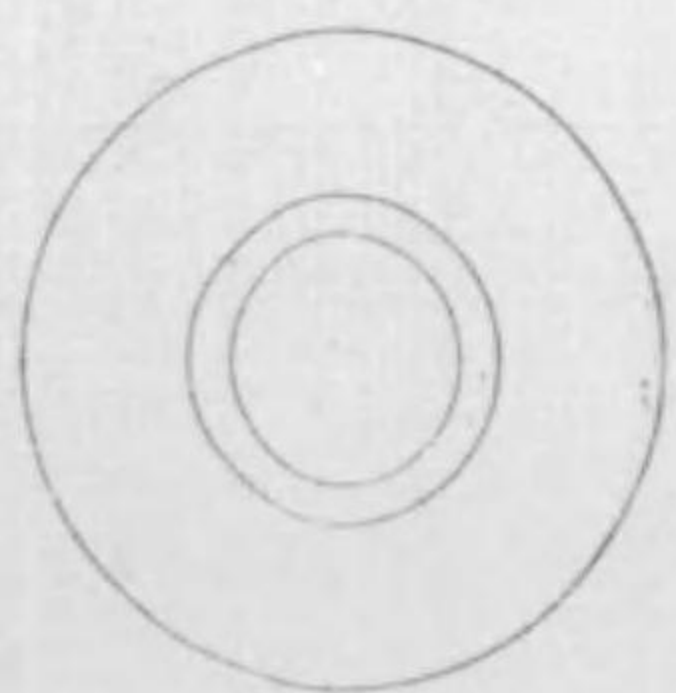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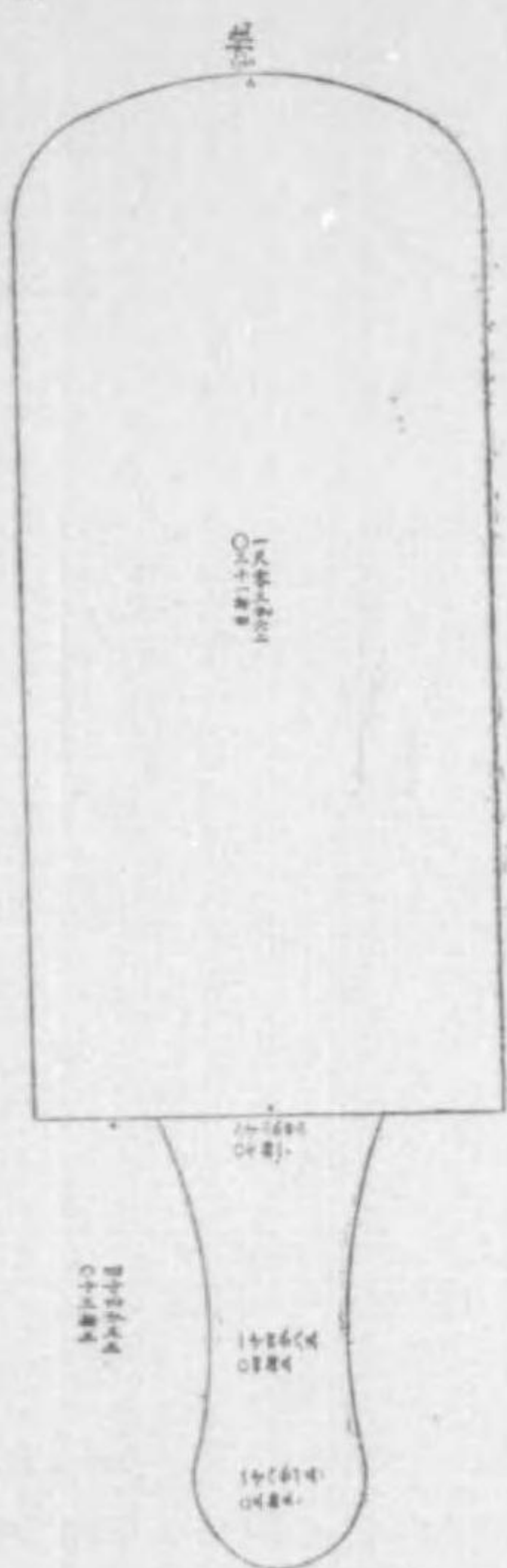
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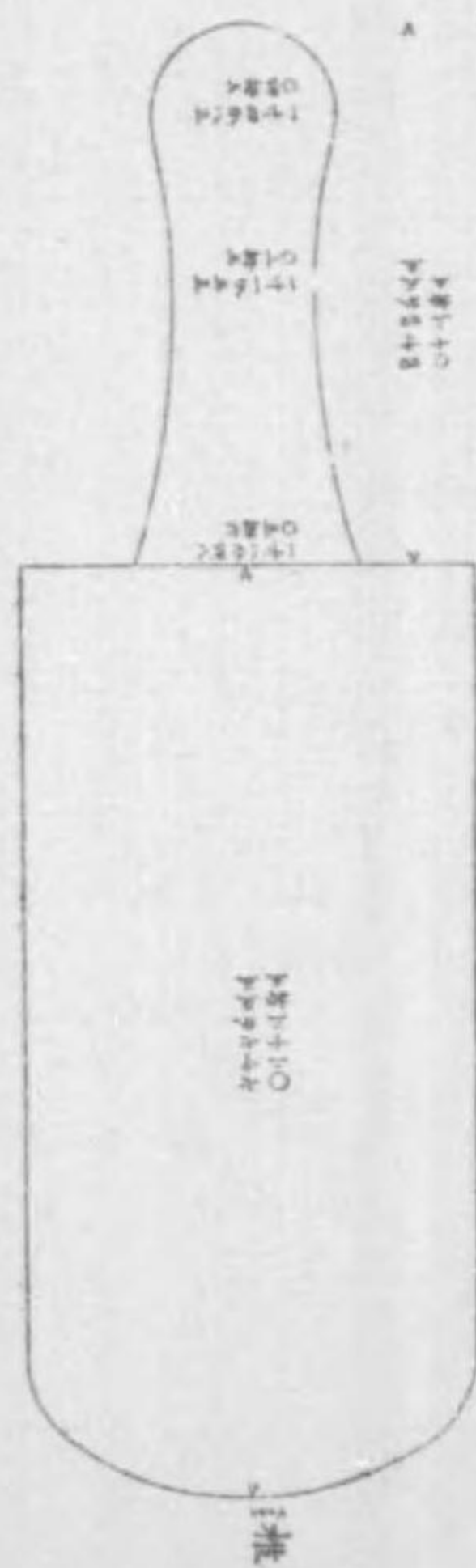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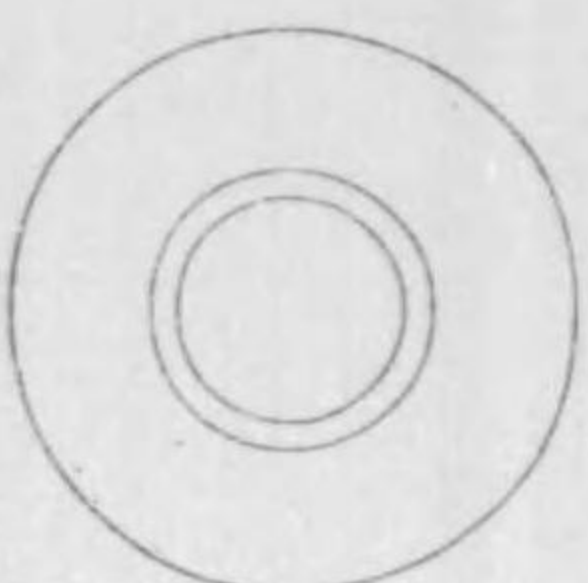
十八斤地 礫 樣 樣 樣 樣  
長 〇 寸 十 分  
寬 〇 寸 八 分  
厚 〇 寸 五 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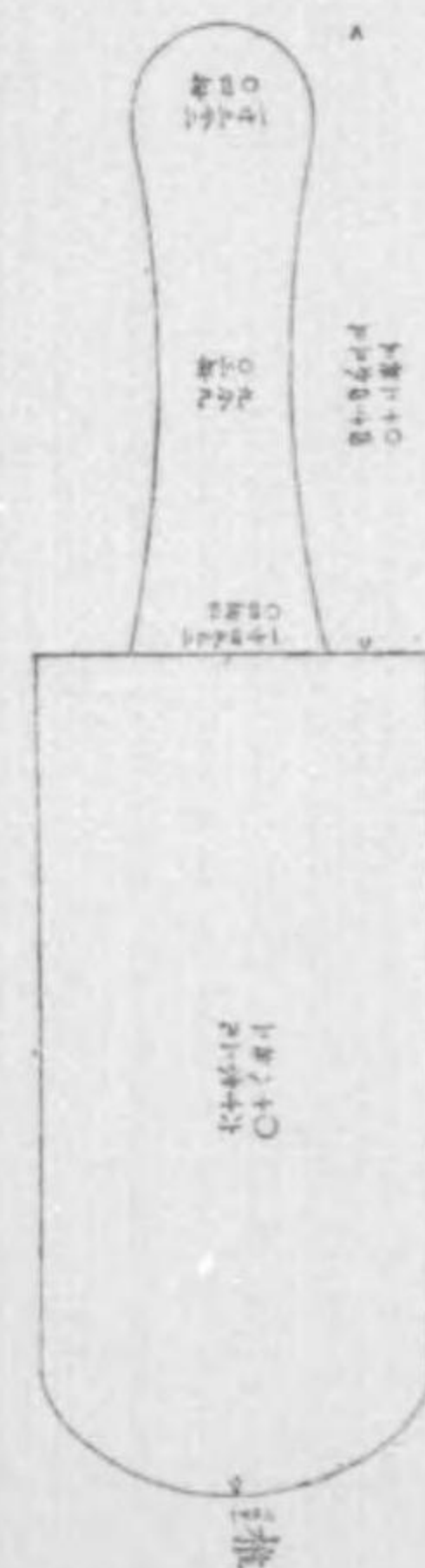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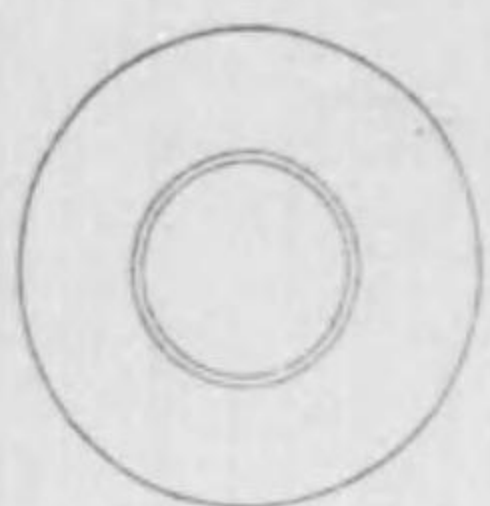
二十四斤地 礫 樣 樣 樣 樣  
長 〇 寸 十 分  
寬 〇 寸 十 分  
厚 〇 寸 五 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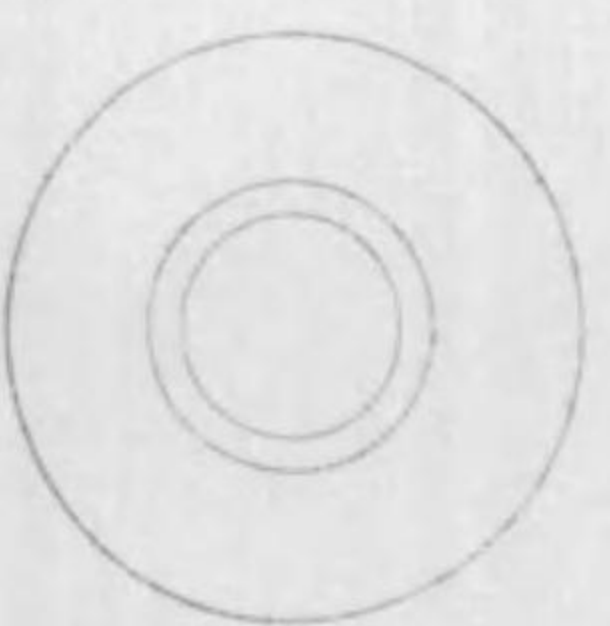
十二斤地 礫 樣 樣 樣 樣  
長 〇 寸 十 分  
寬 〇 寸 八 分  
厚 〇 寸 五 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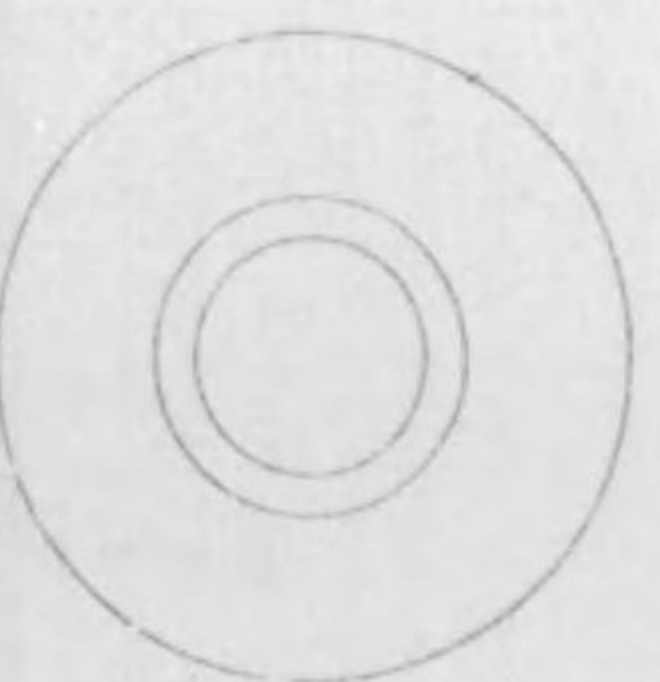
六斤地 礫 樣 樣 樣 樣  
長 〇 寸 十 分  
寬 〇 寸 六 分  
厚 〇 寸 五 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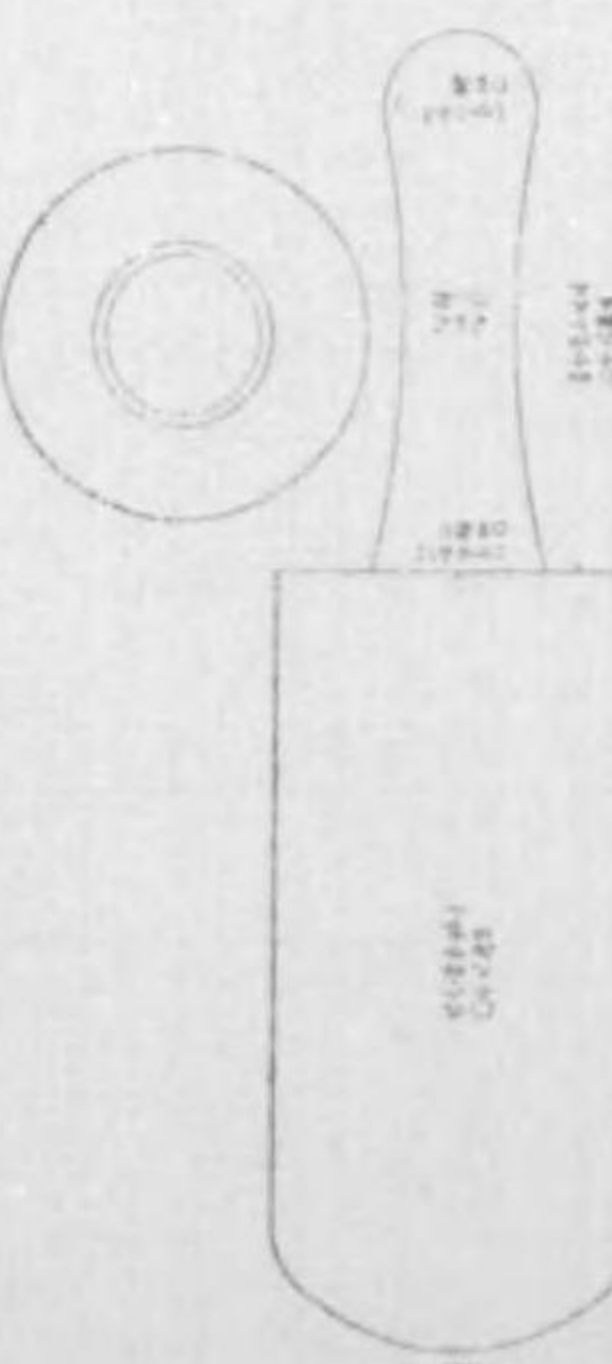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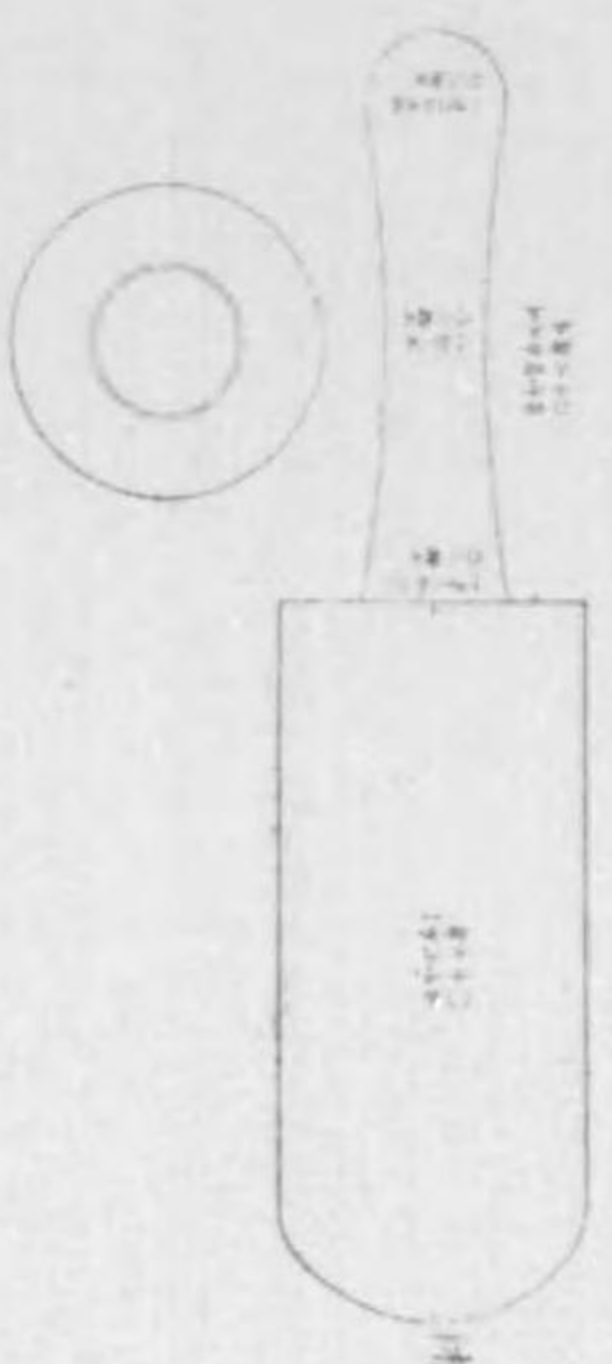
十八斤獨龍風藥膏鐵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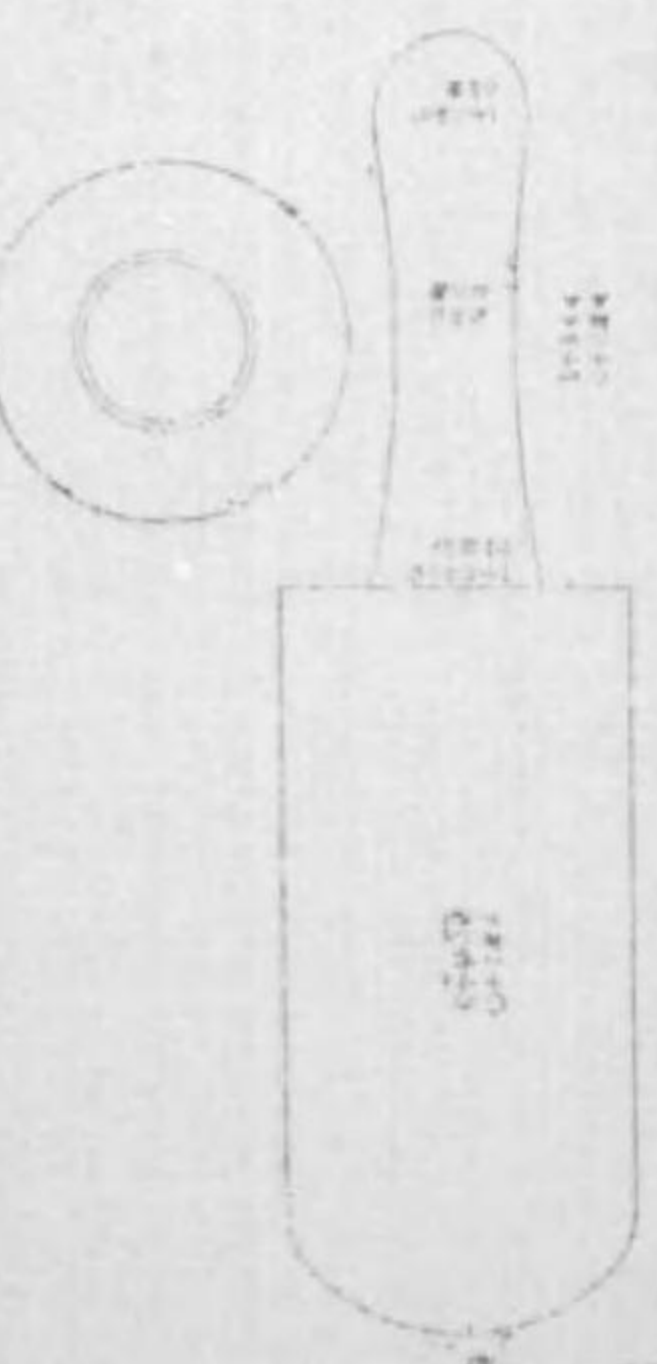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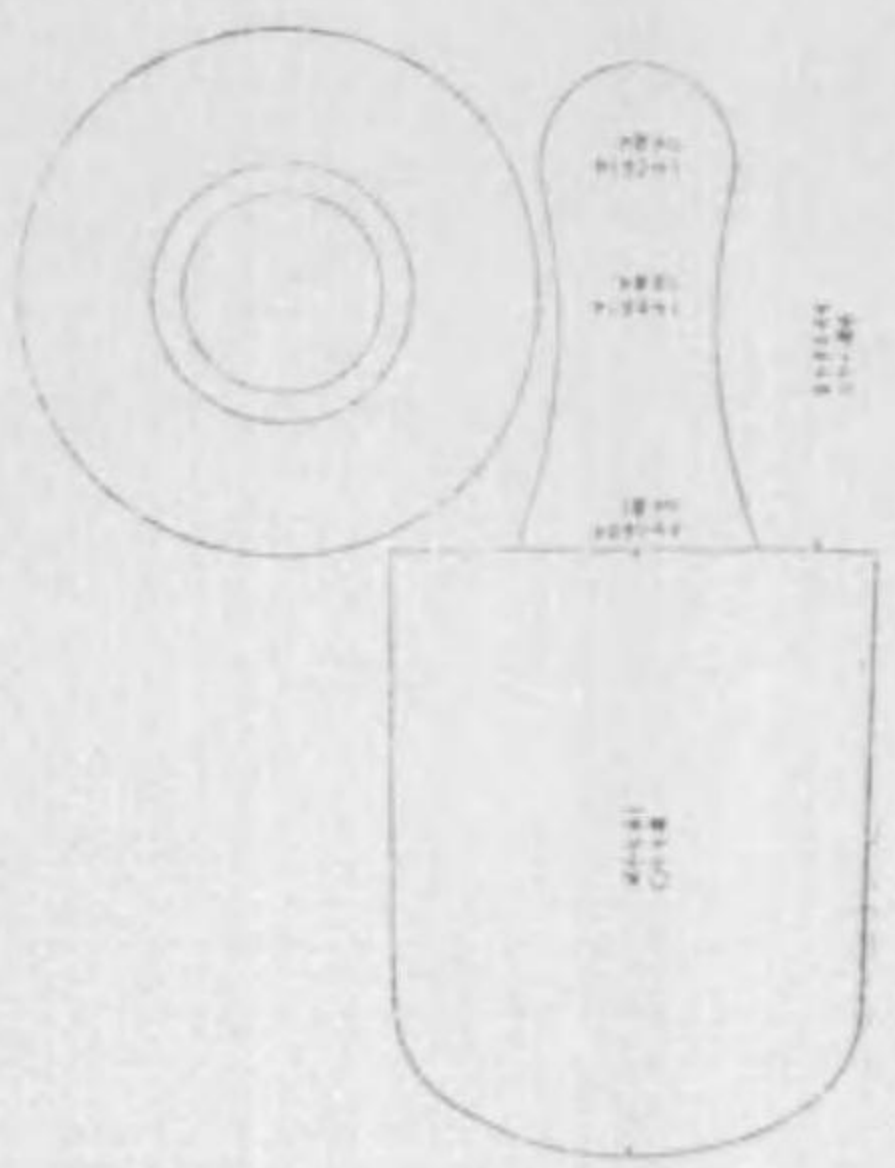
三十斤獨龍風藥膏鐵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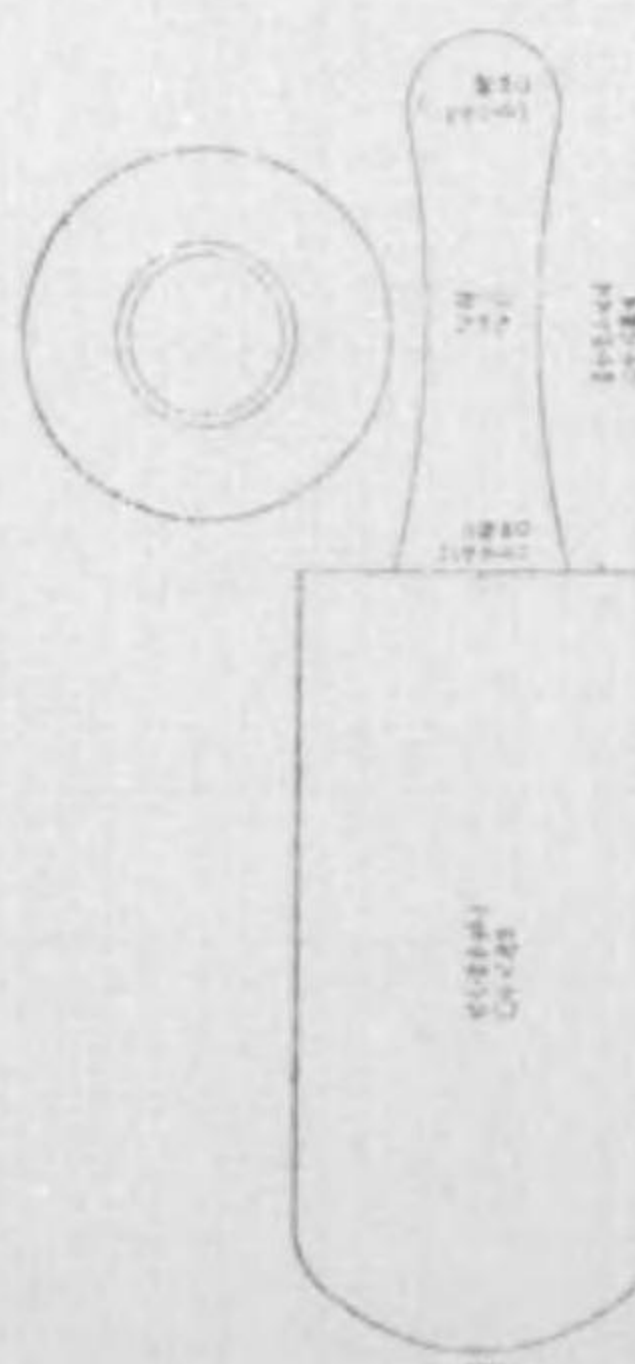
十五斤獨龍風藥膏鐵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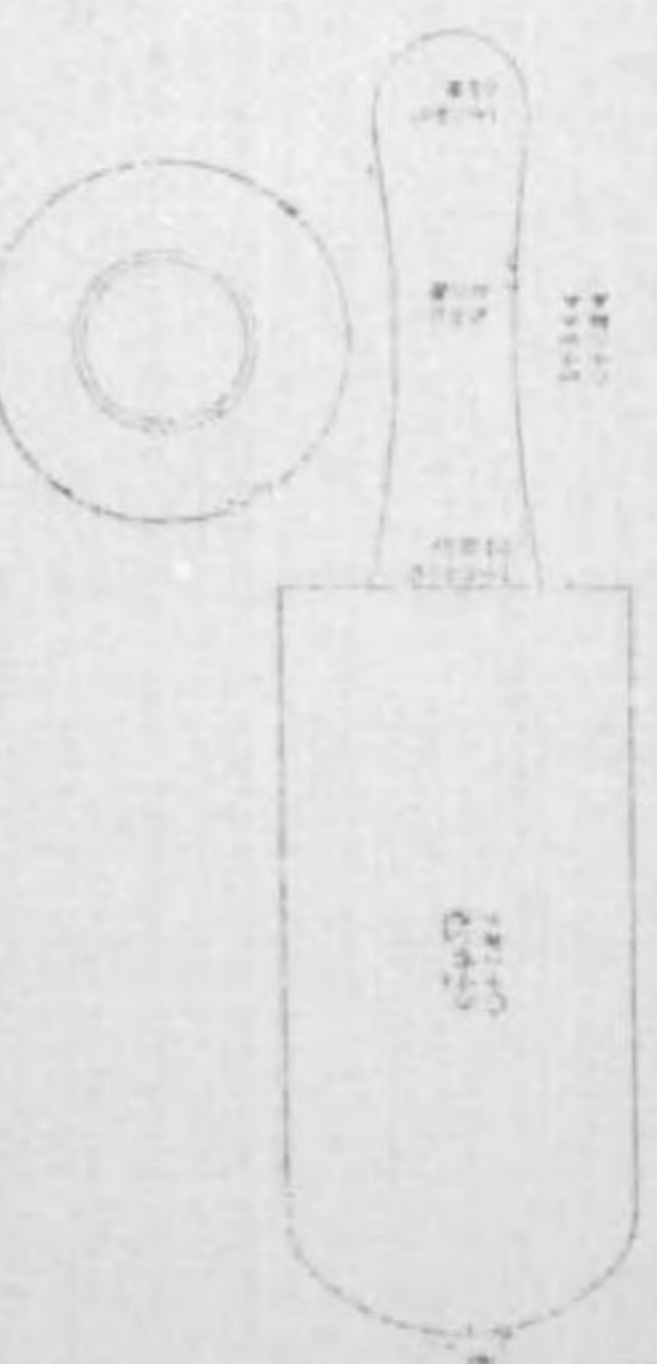
十五斤獨龍風藥膏鐵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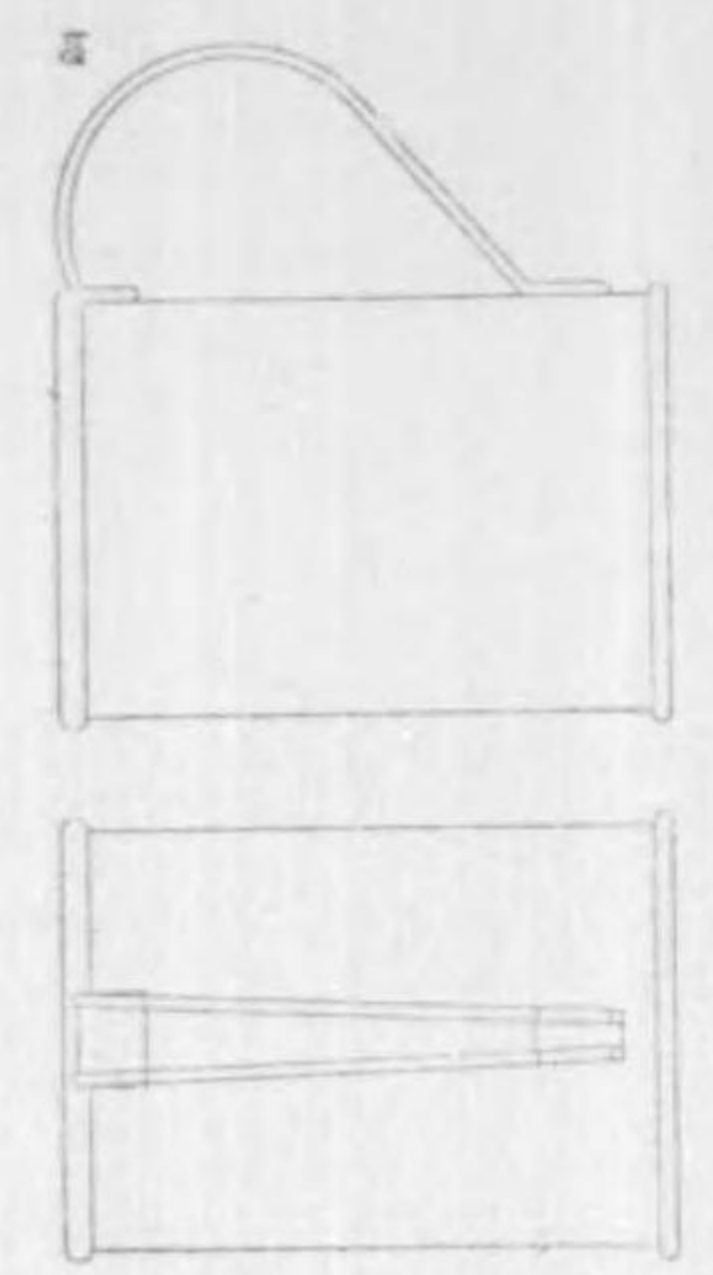


十二斤獨龍風藥膏鐵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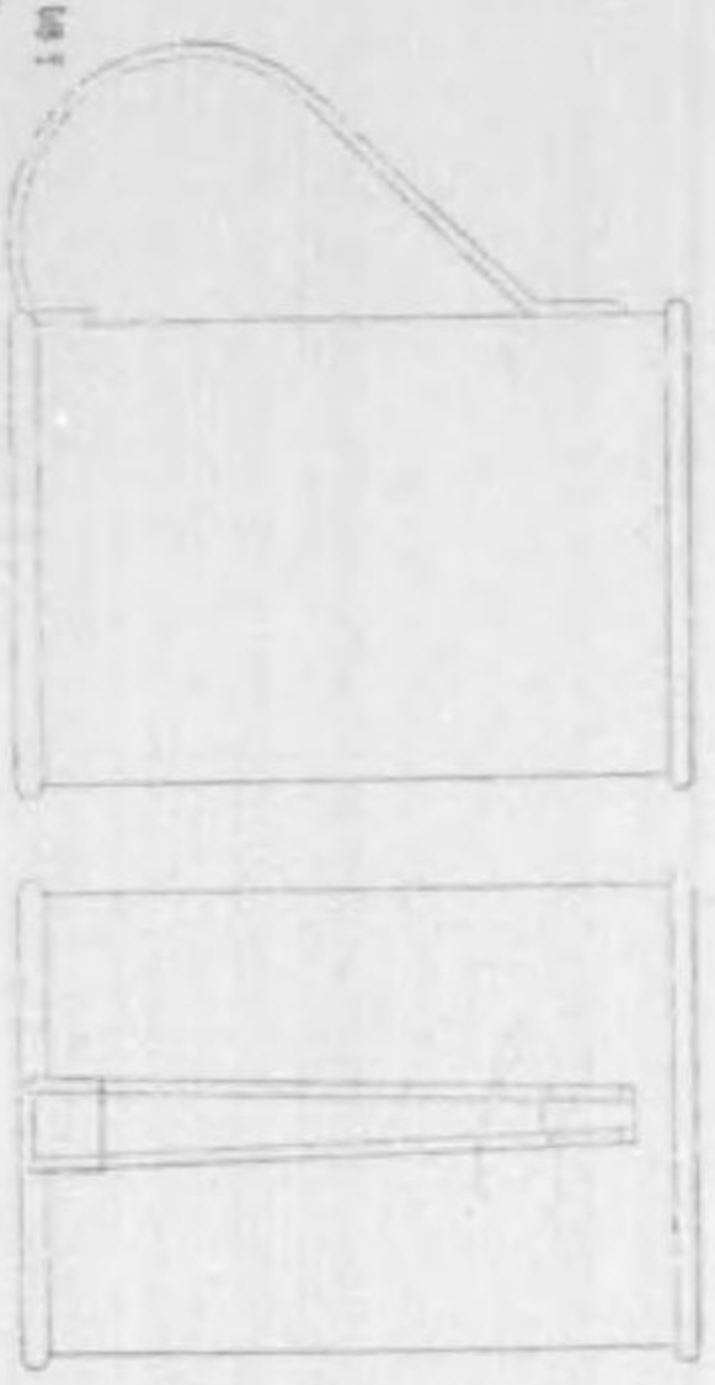


十二斤獨龍風藥膏鐵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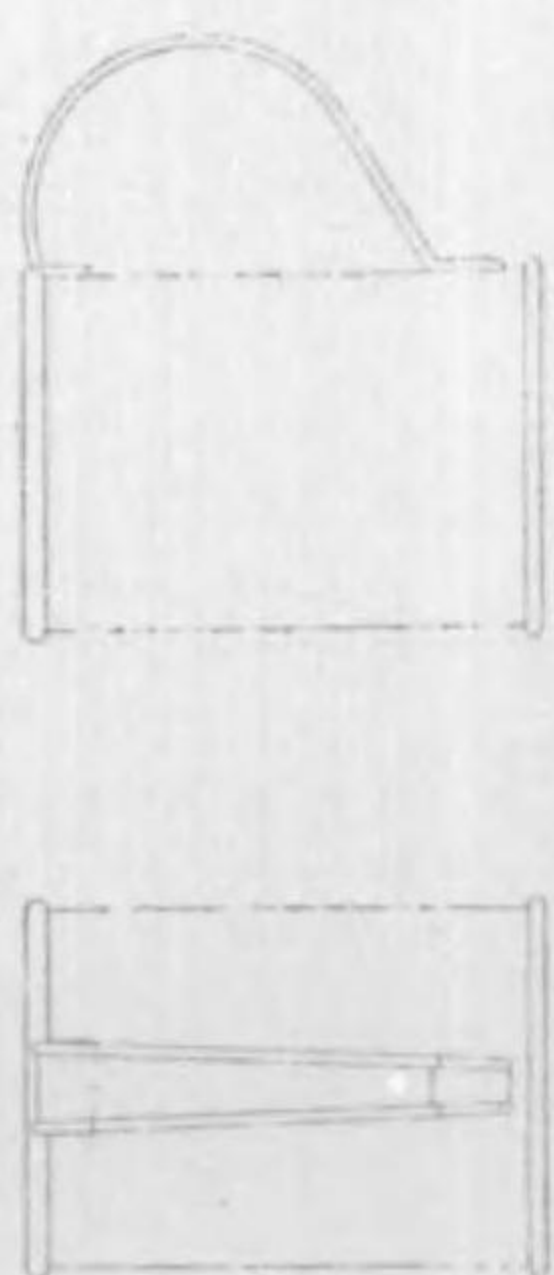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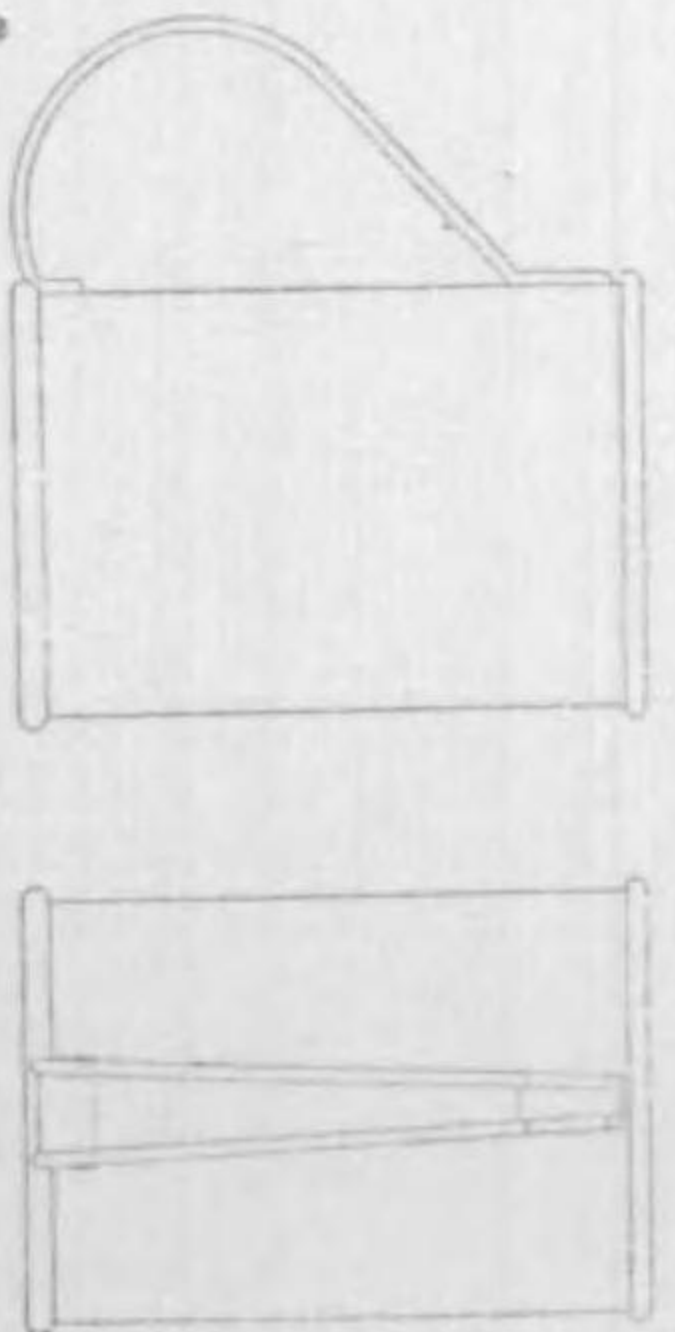
磁十 磁十



磁十一 磁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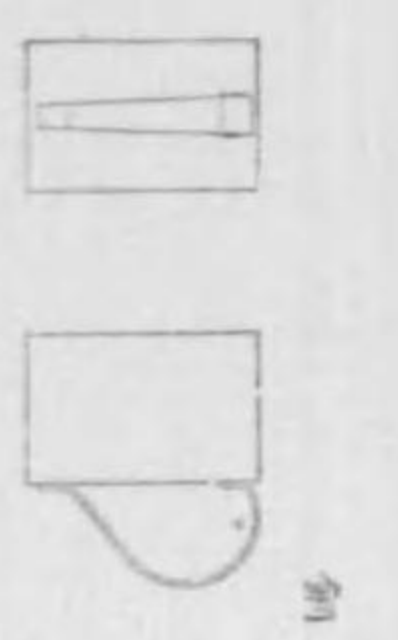


磁十四 磁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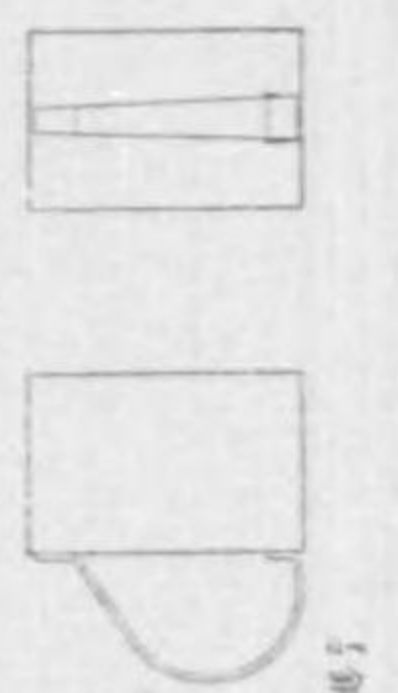
磁十五 磁十五

磁九 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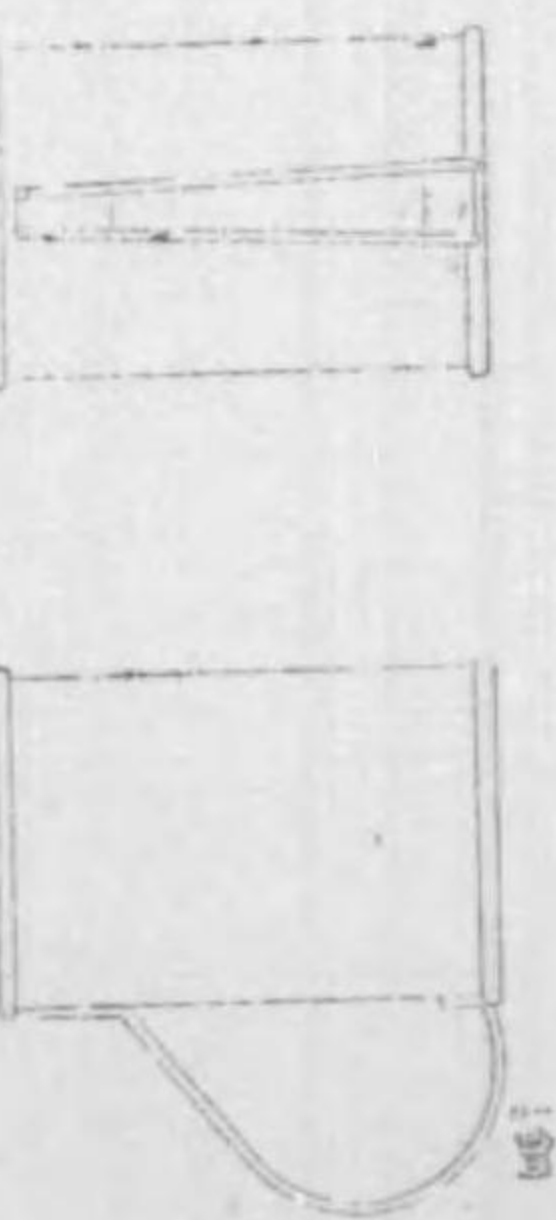
磁十一 磁十一

磁八 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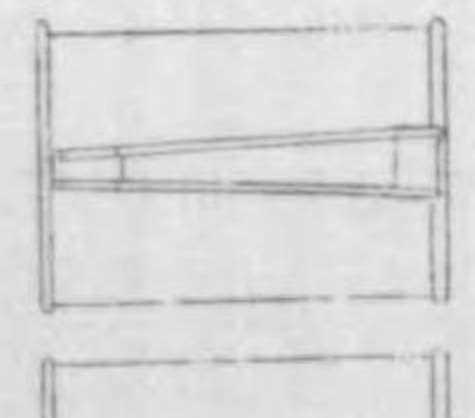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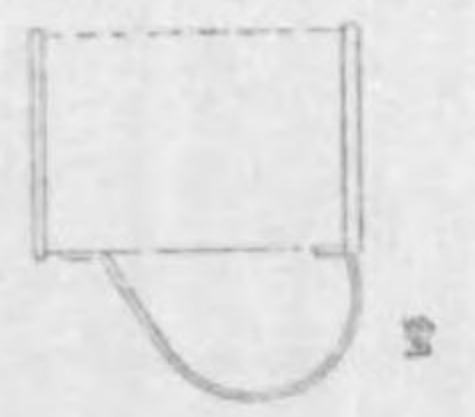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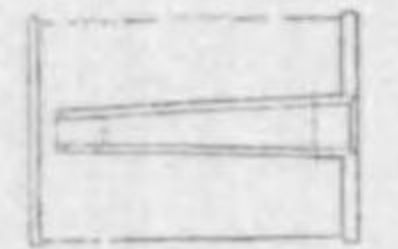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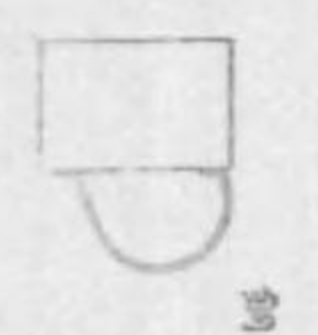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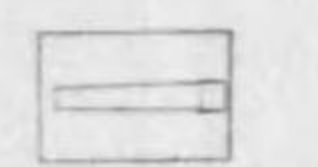
磁十 磁十

磁五 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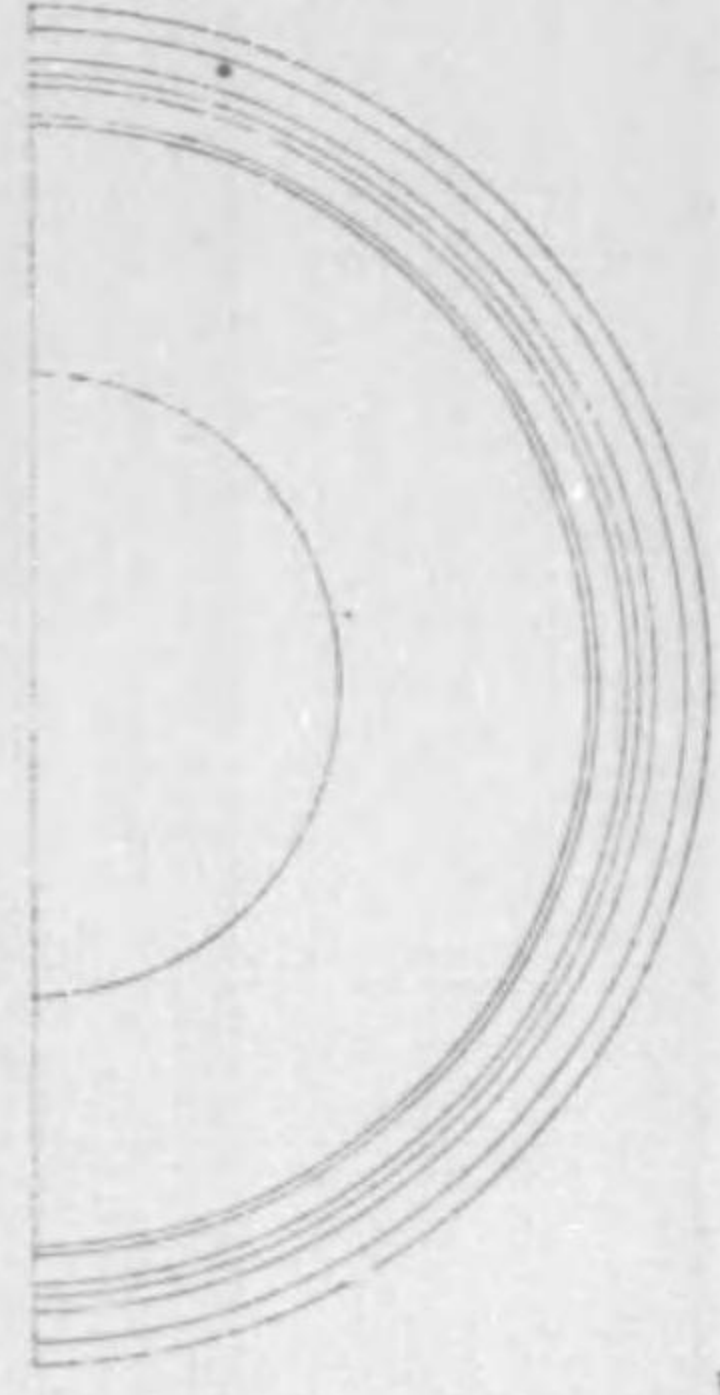
磁七 磁七

磁六 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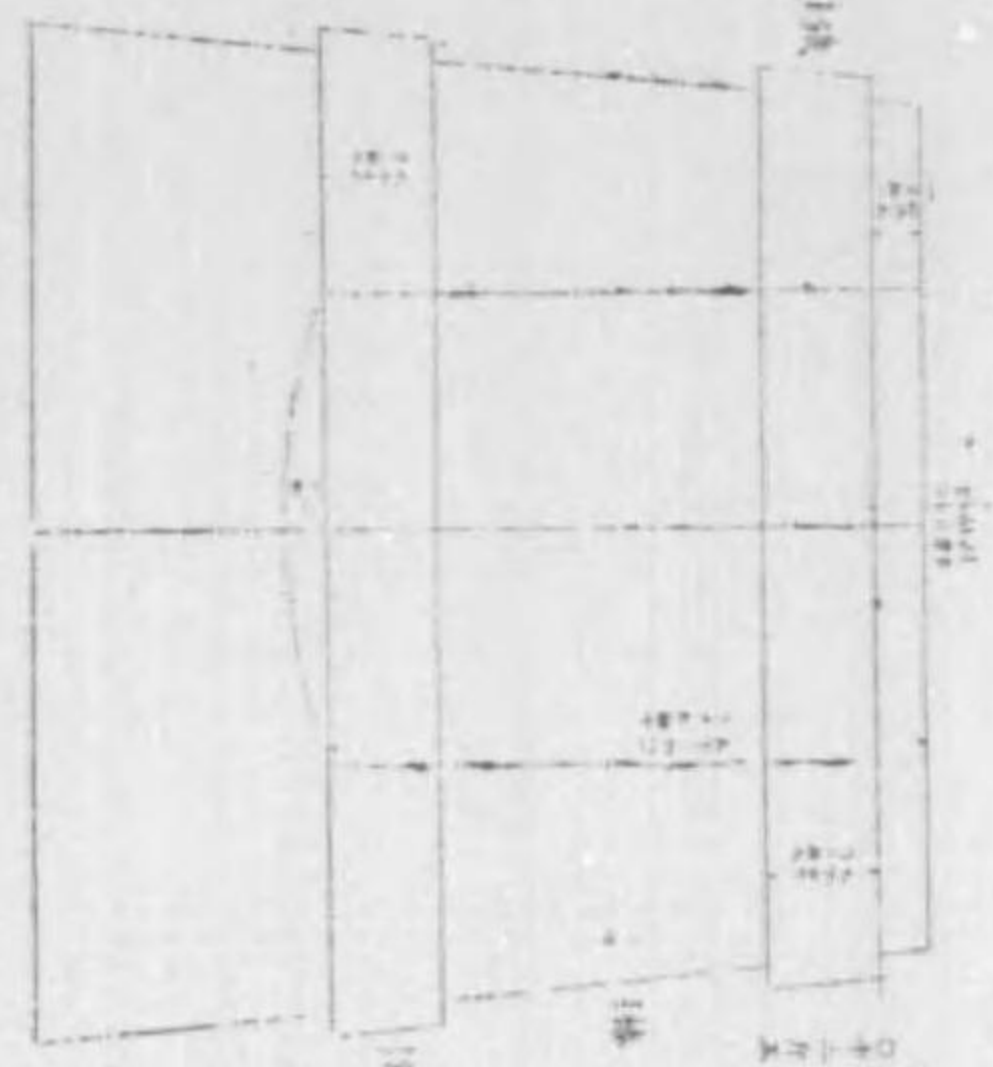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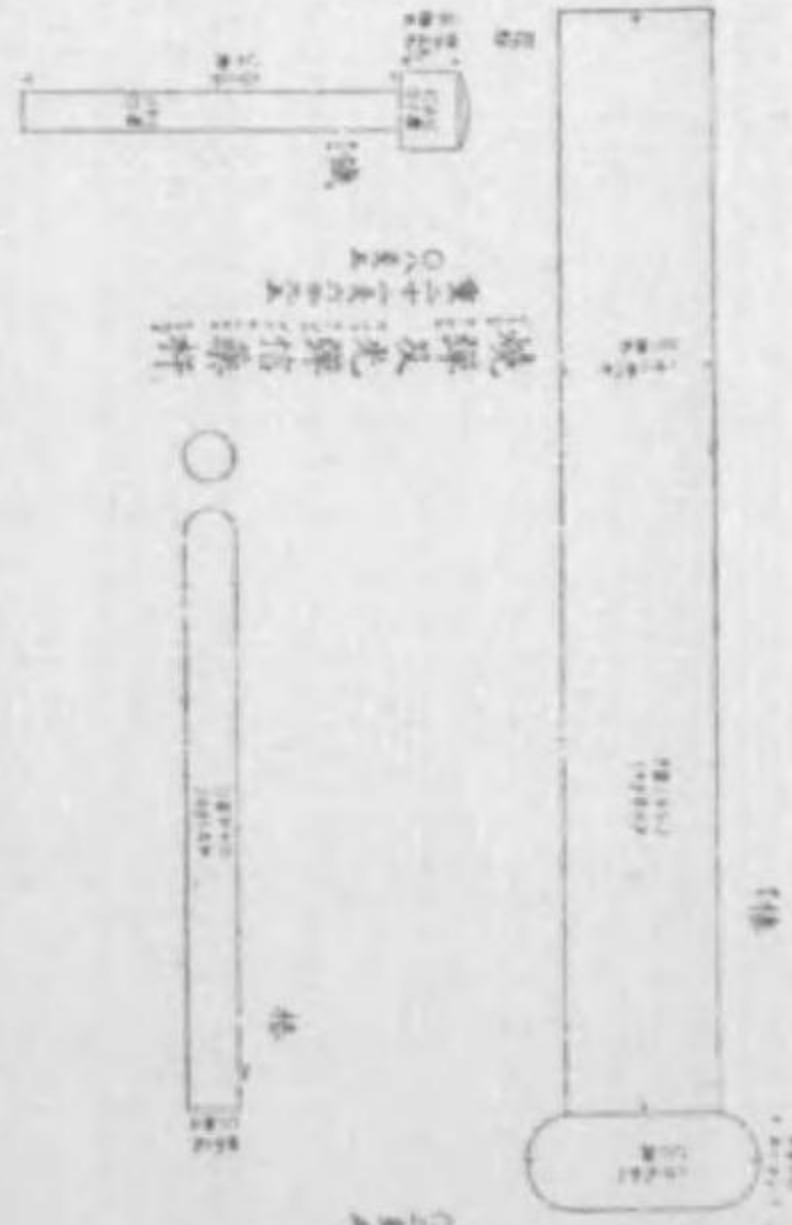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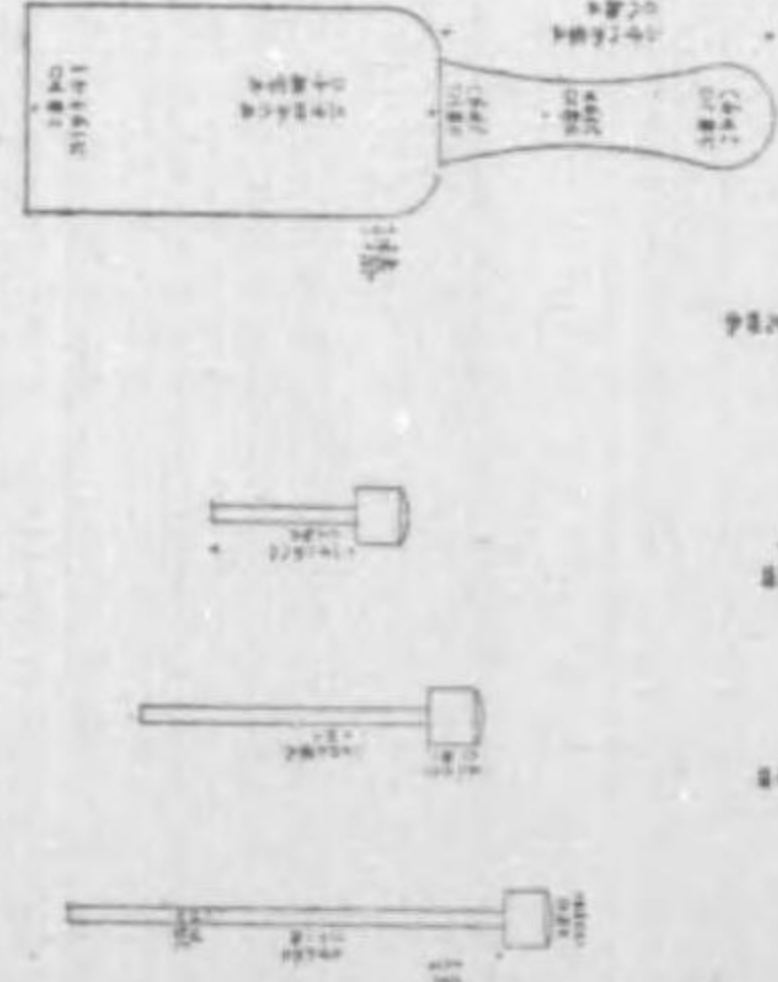
全上半面



十二海洗淨  
全上半面  
全下半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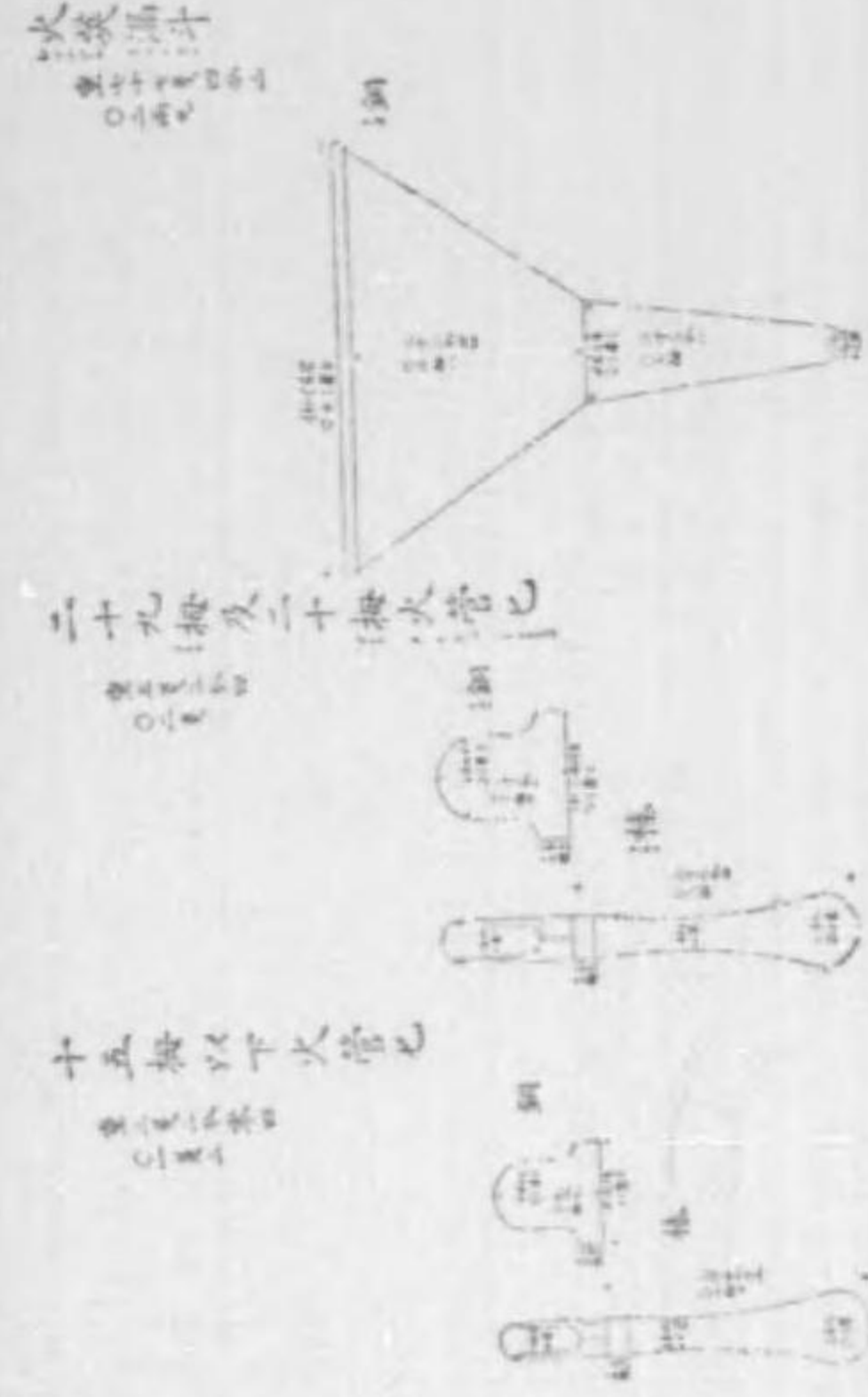


七五五



十二海以下右側淨火管  
全下半面

火管  
全下半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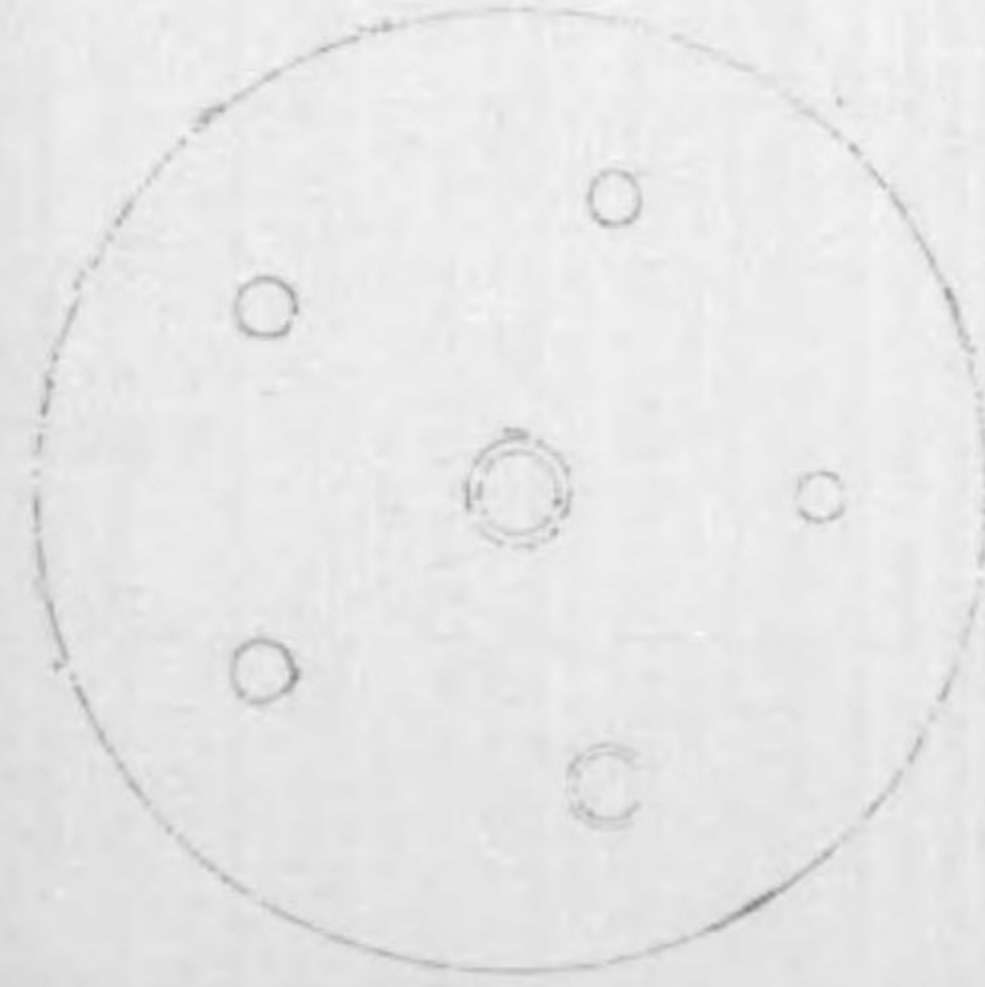


火管

二十九海及二十海火管

十五海以下火管

全上面



二十九海及右側淨火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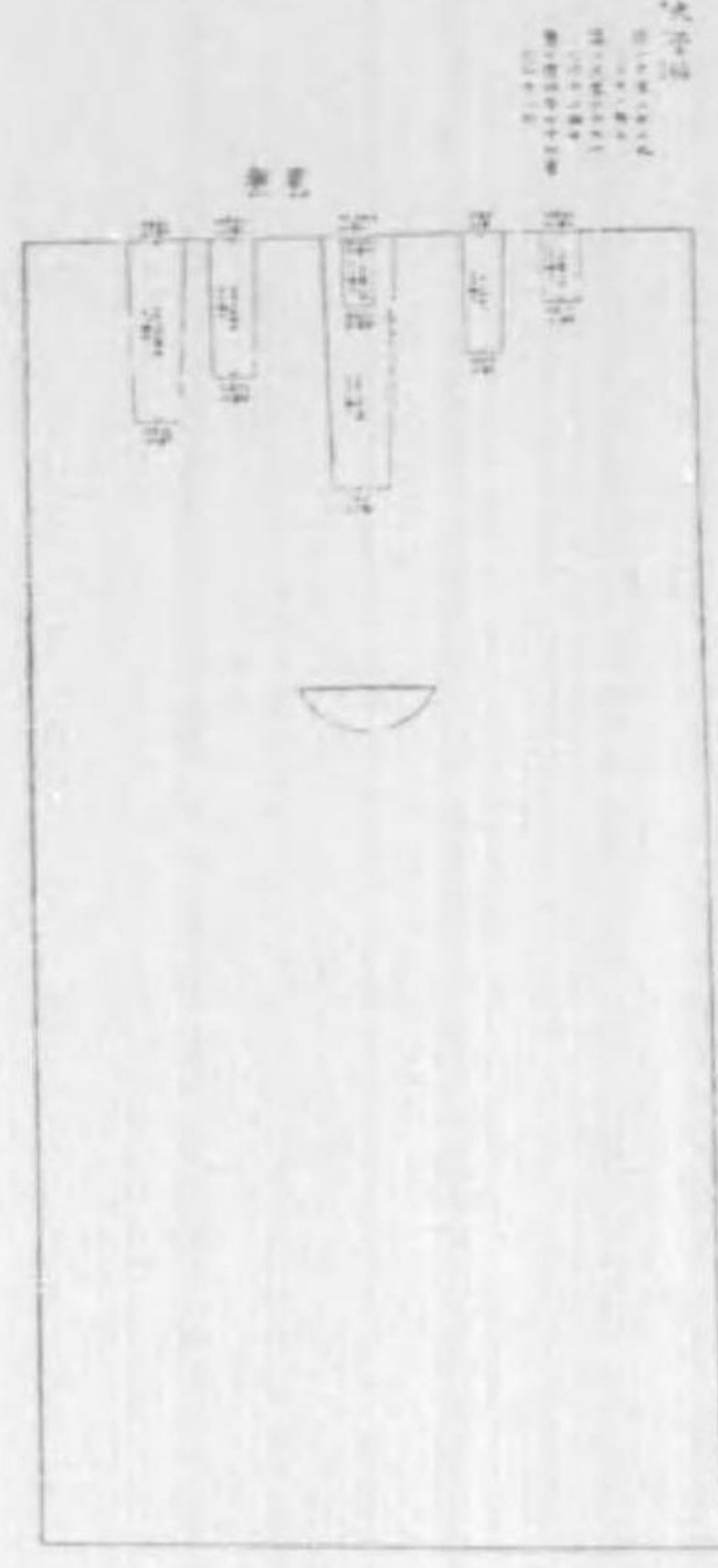
全下半面

八寸及六寸淨火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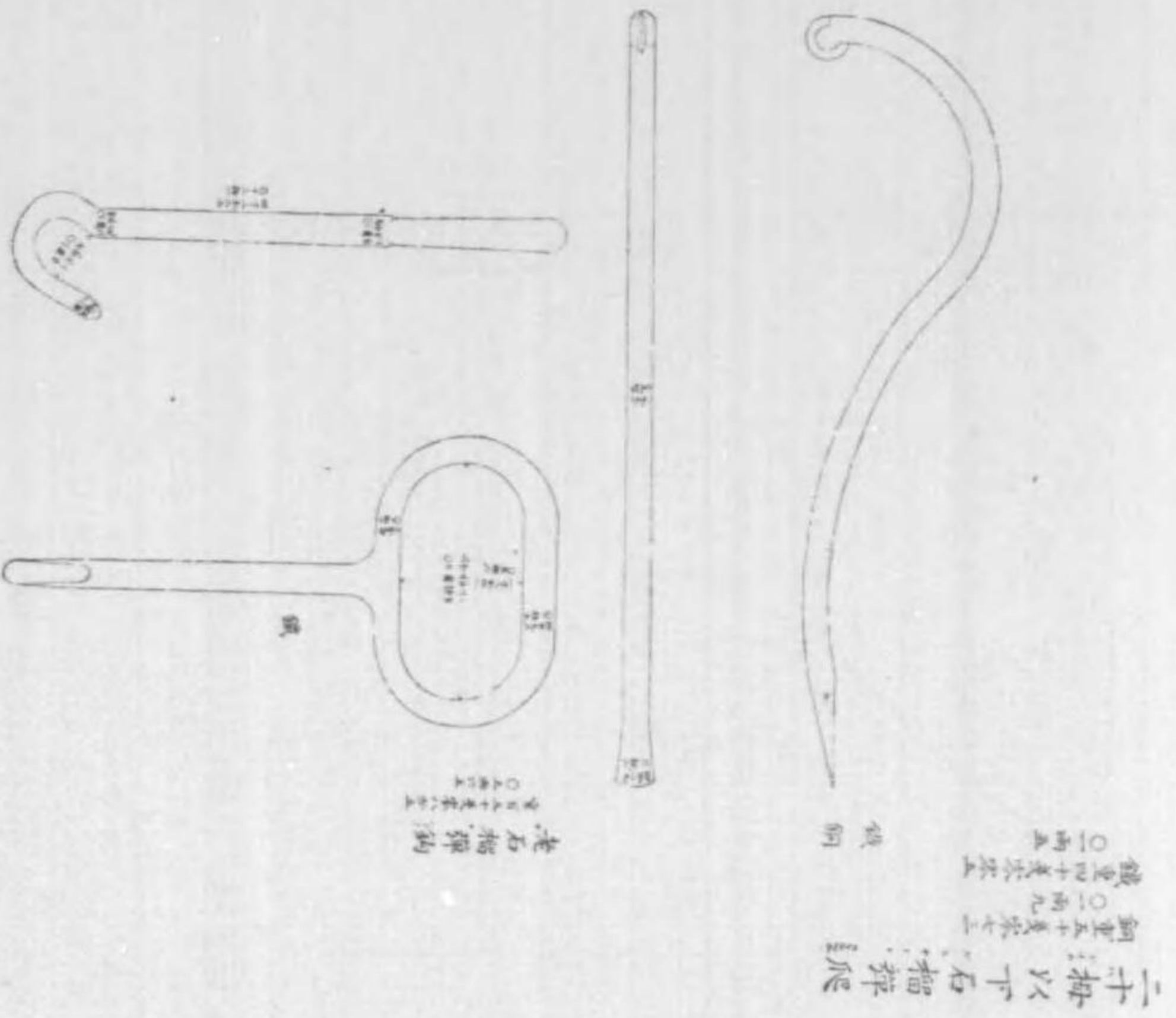
全下半面

十五海及右側淨火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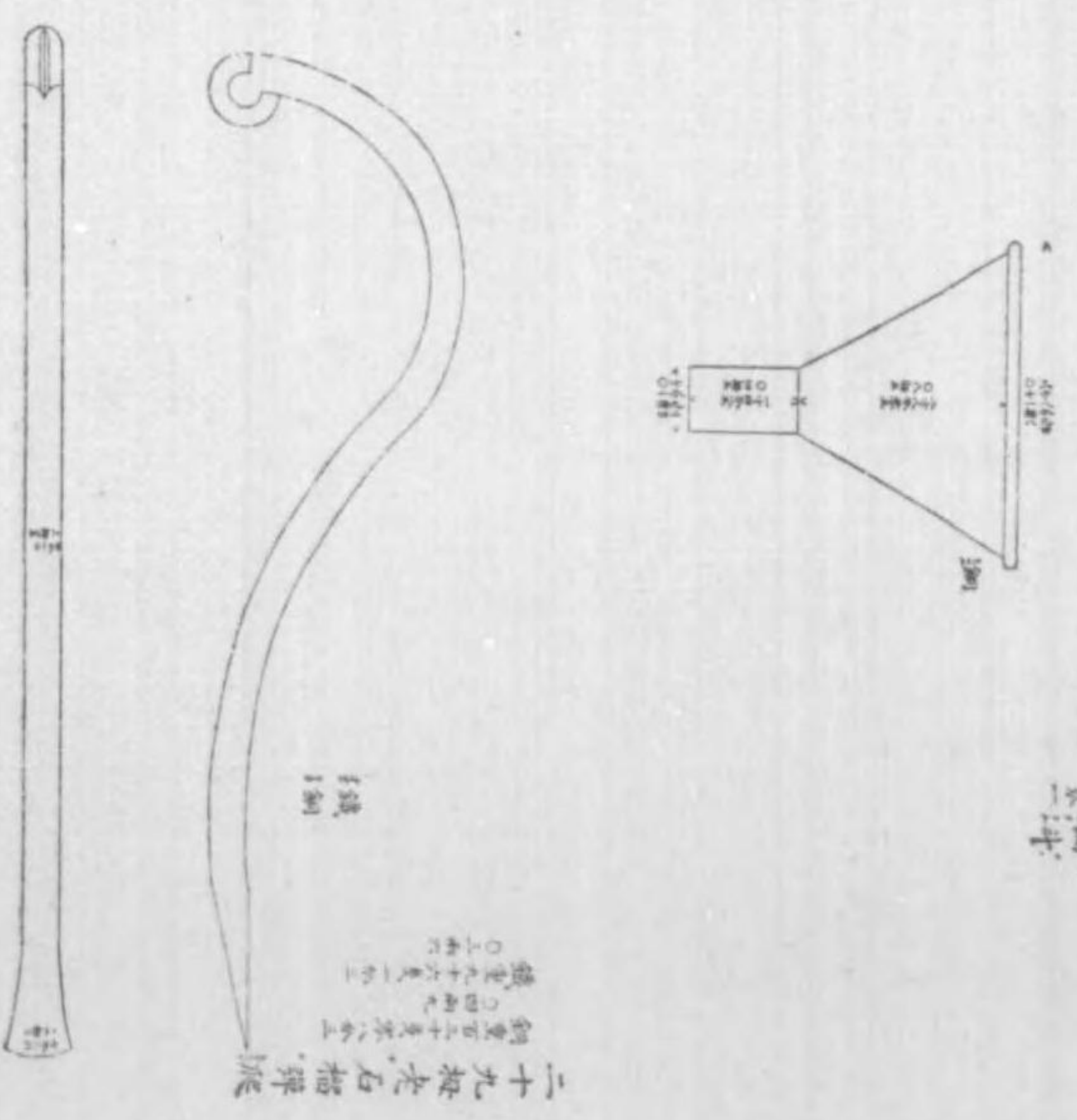
全下半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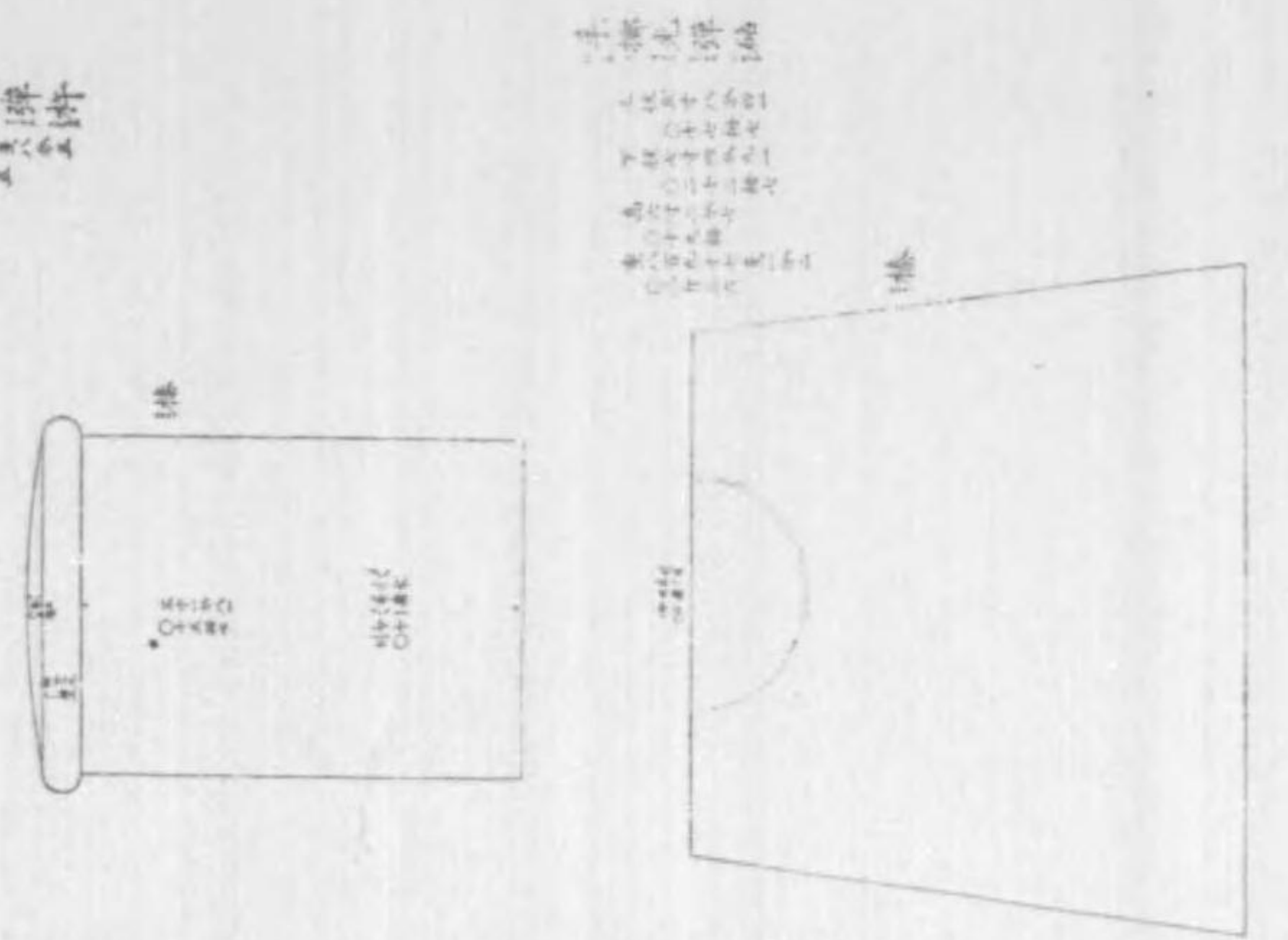
七五四



二十號以下石標彈  
鋼重五十五克  
鋼重二十克  
鋼重十克  
鋼重五克  
鋼重二克  
鋼重一克  
鋼重半克  
鋼重四分之一克



二十九號左右石標彈  
鋼重五十五克  
鋼重二十克  
鋼重十克  
鋼重五克  
鋼重二克  
鋼重一克  
鋼重半克  
鋼重四分之一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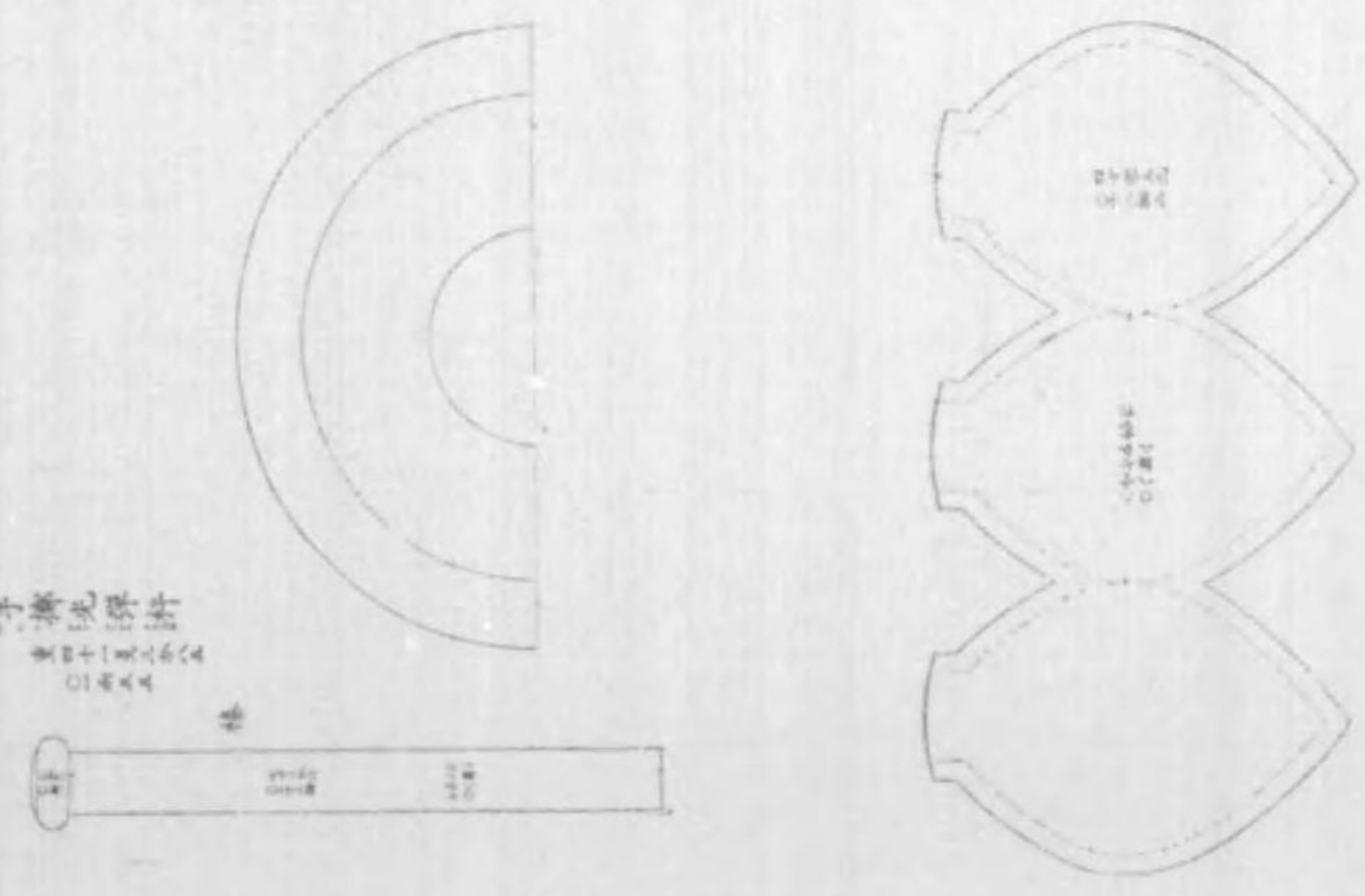


十三號洗牌  
鋼重五十五克  
鋼重二十克  
鋼重十克  
鋼重五克  
鋼重二克  
鋼重一克  
鋼重半克  
鋼重四分之一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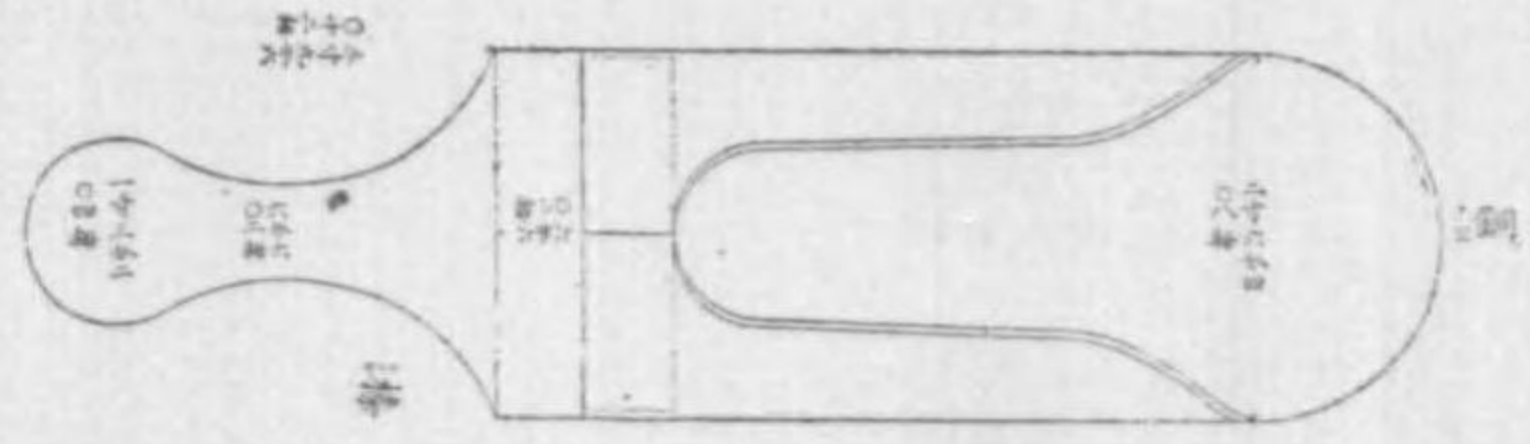
手標洗牌  
鋼重五十五克  
鋼重二十克  
鋼重十克  
鋼重五克  
鋼重二克  
鋼重一克  
鋼重半克  
鋼重四分之一克

全上平面

手標洗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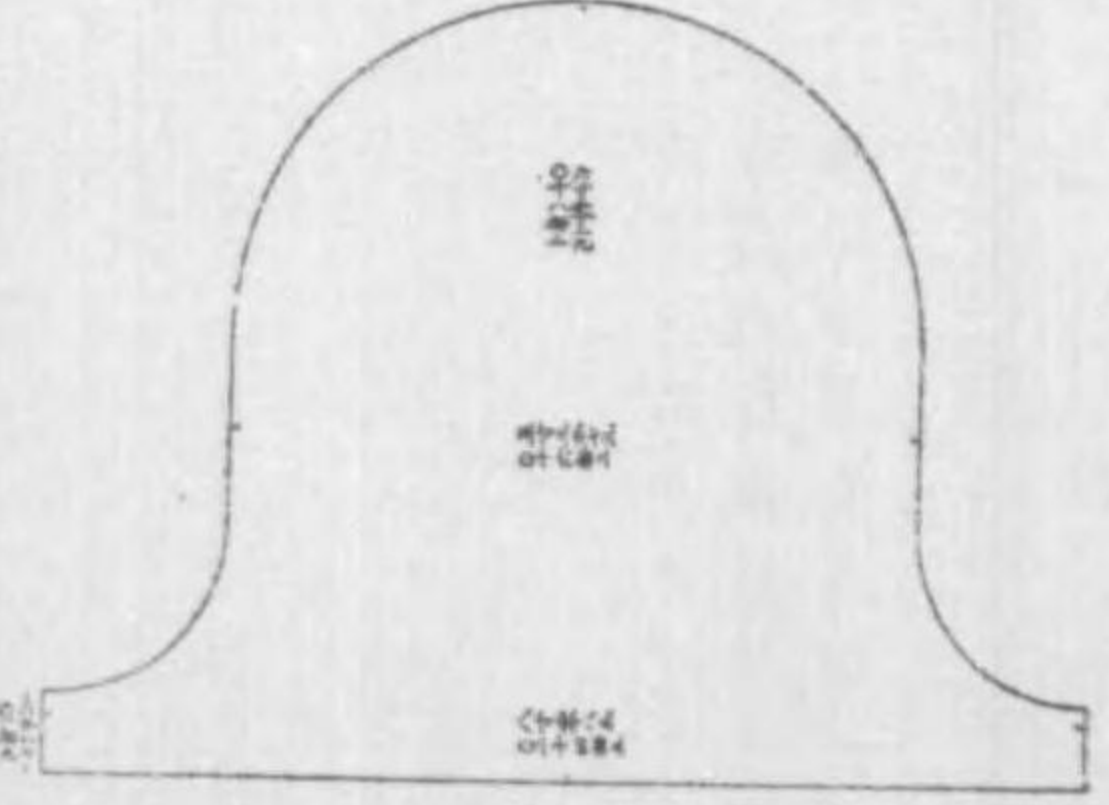


手標洗牌  
鋼重五十五克  
鋼重二十克  
鋼重十克  
鋼重五克  
鋼重二克  
鋼重一克  
鋼重半克  
鋼重四分之一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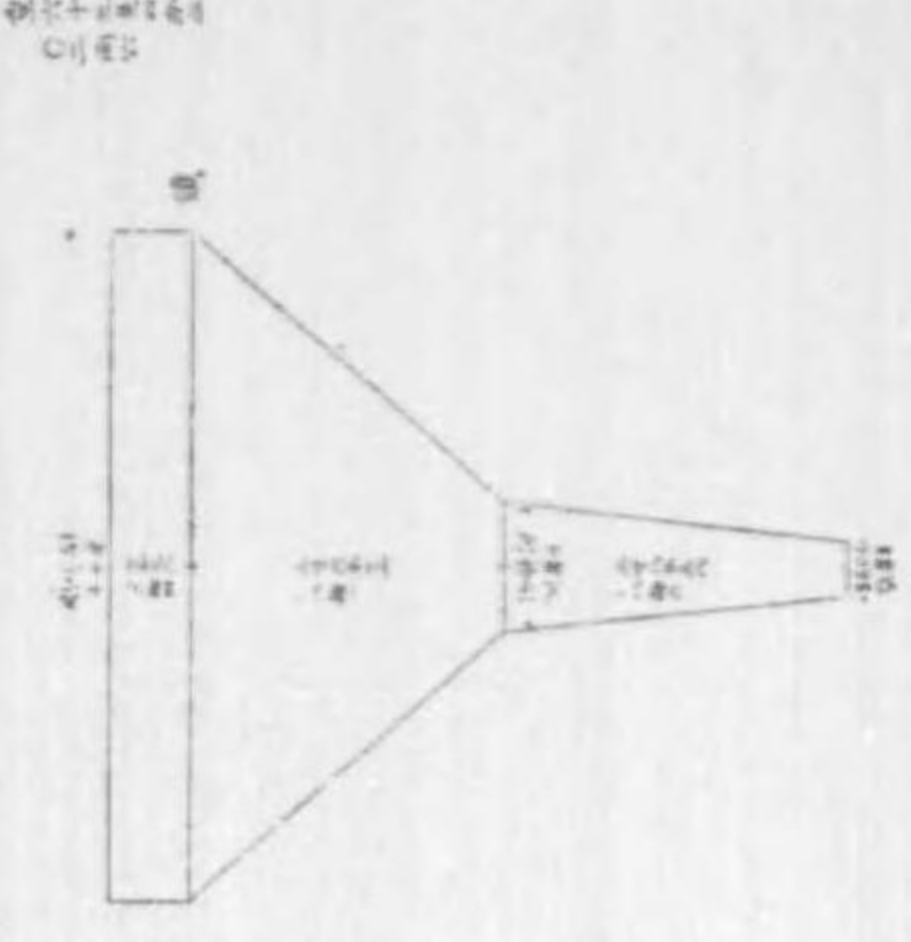


藥七  
重四兩八錢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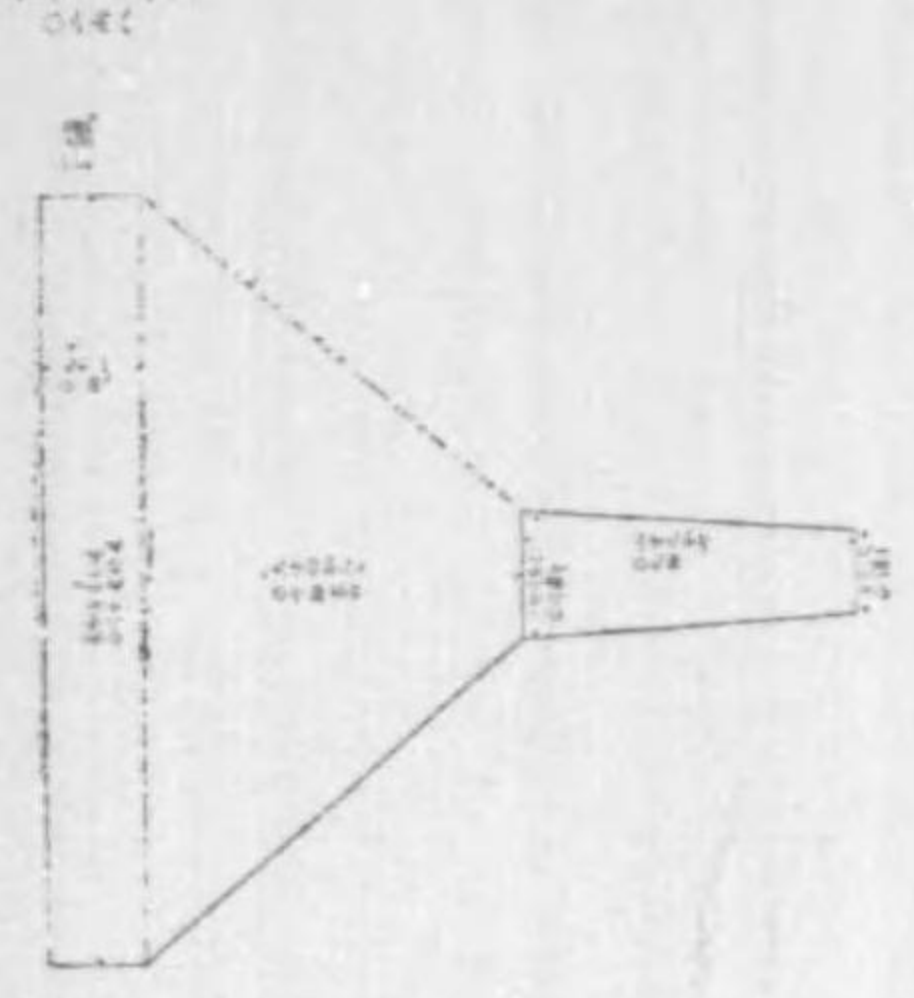
公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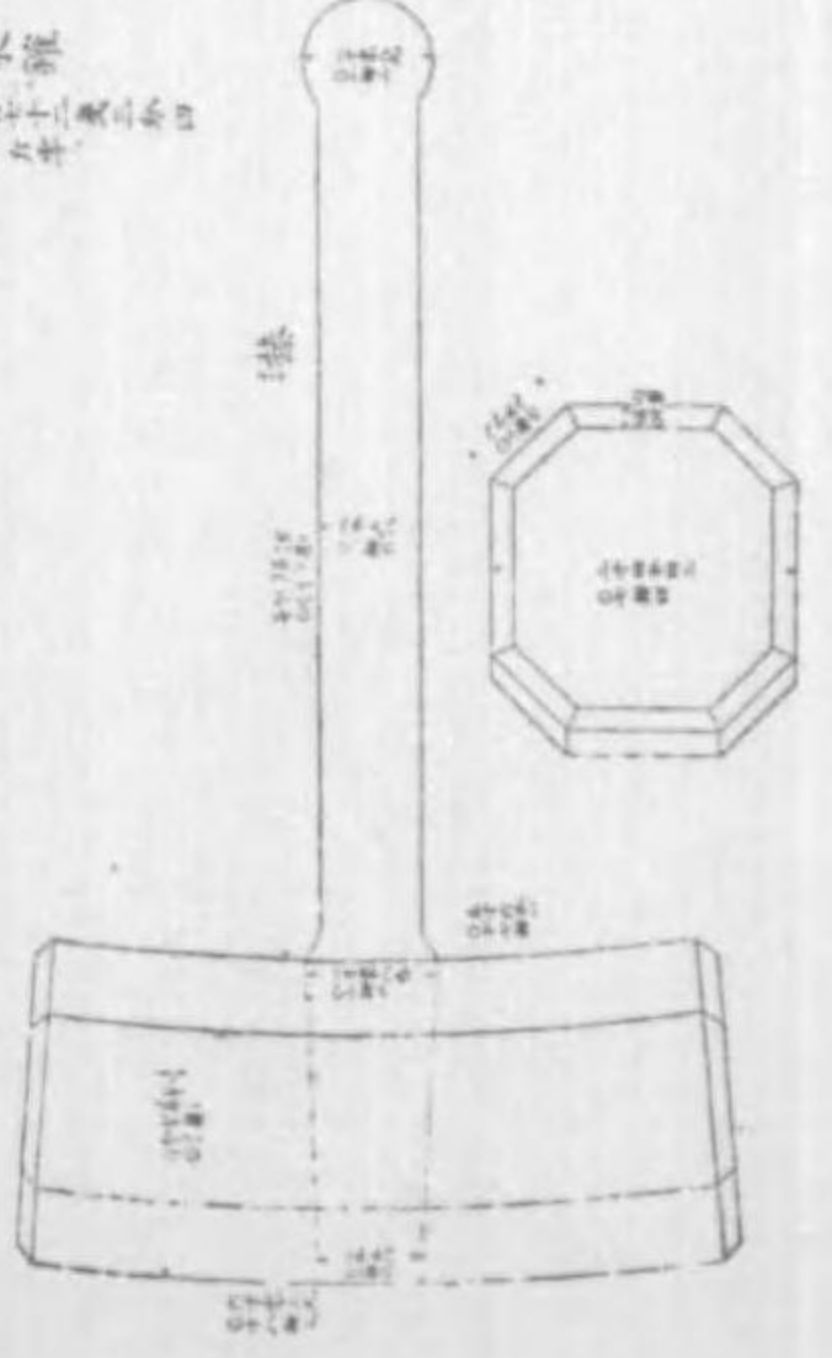
二十海以下石相保油斗



二十九海及三十海石相保油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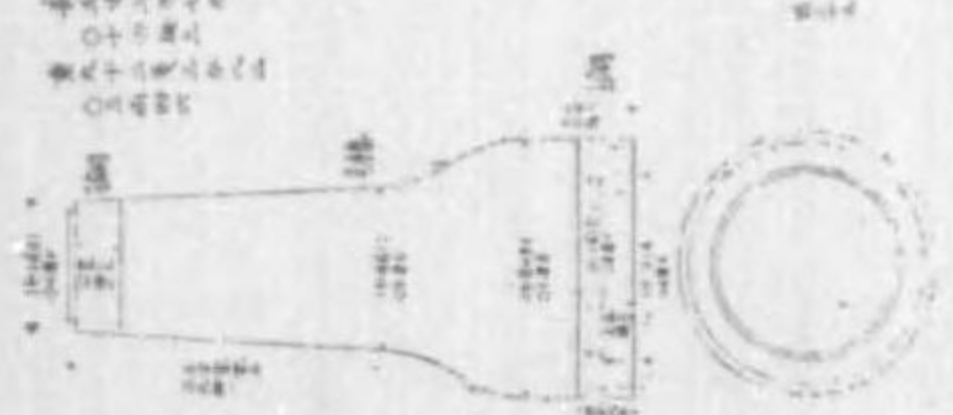


水筒本體  
重四兩八錢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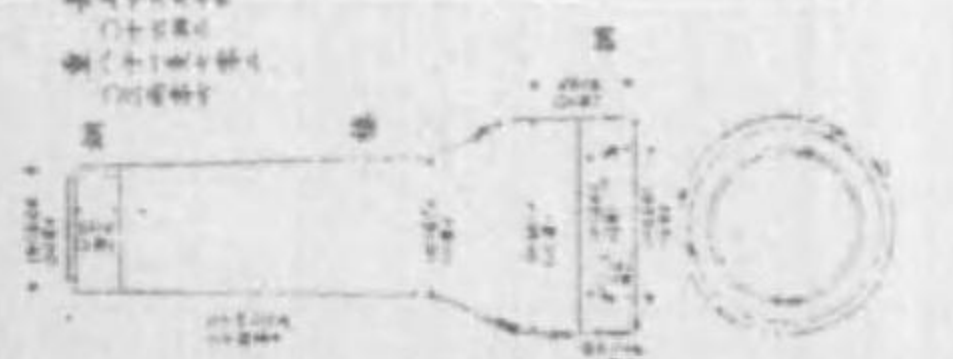


水筒本體  
重四兩八錢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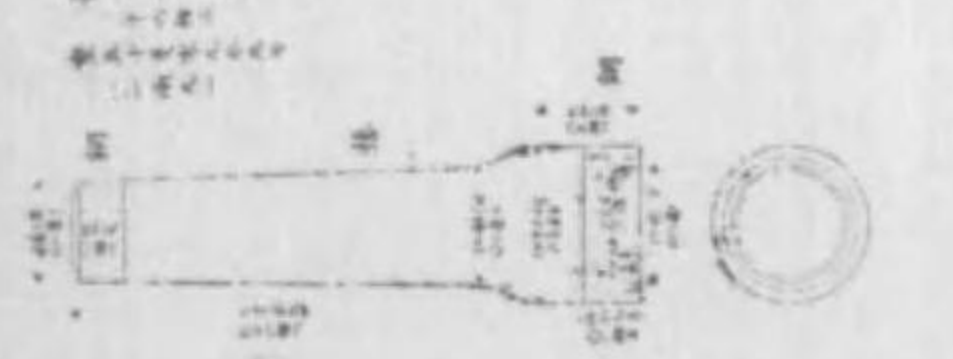
二十九海及三十海石相保油斗



二十海及十五海石相保大香



十三海以下石相保大香



# 迅發擊銃圖說

象山の工夫を加へたる  
元込銃の圖說なり安政  
五年十月成る

迅發擊銃圖說叙

予頃年觀嘯嘖製火石銃。納子銃於筒後。如佛狼機。第用撥機昂起子銃。以便換裝。是爲異耳。間數歲。彌利堅舶至浦賀。亦齎此銃。或有歎其奇者。予曰。銃之有此製尙矣。明人神器譜云。用長筒。納子銃於筒後。對壘之際。敵一舉放。我已三四發彈。是已。惟彼物此精。固爲不同。然以予見之。此亦未盡精也。其擡起子銃而裝換。則捷矣。而火池之開闔。門藥之傾注。龍頭之張起。其遲滯不快者。猶多。何足以稱奇哉。登時予已有欲損益此銃。換火石以雷汞。若鹽酸鹽。造爲一器。以快其不快之意。而公事鞅掌。未及鳩工。甲寅歲。坐事禁錮。于今五年。適覽同藩銃工片井直徹所造送門藥具。快甚。嚮予所欲損益而快其不快者。得此具尤妙。乃更加斟酌。竊口授親戚之及門者。以製一器。而令試驗焉。或於壘後。或於馬上。果皆無不如意。山區林聚。翳蒼

之下。湟澗窟穴。窄隘之地。竝可使用。而疊放之便。殆乎可亞射之捷者矣。於是私心竊喜。自謂城艦械器。務與彼侔。司馬兩支之術也。鍊士習將。利器於彼。孫武計算之說也。兩支既立。計算有優。則勝負可知矣。方今外蕃麇至。天下之事。甚可憂念。予久守罪一室。不勝慨忼。政圖報効。無路可由。苟得宣傳此式。以振揚朝家武威之萬一。可以少抒素懷爾。然是亦有命焉。非區々之所敢望也。

著雍敦泮冬十月。

松城佐久間啓書。

迅發擊銃圖說目錄

- 銃形第一
- 器用第二
- 火藥第三
- 裝法第四

銃形器用。一一按真爲圖。不差毫釐。皆亦可按圖而製器。故圖上不煩註記分寸。覽者其察焉。

迅發擊銃圖說

松城佐久間啓又名大星著

士卒臨陣。亡論進退馳逐。雖一手一足之動。非有號令。不得自恣。是器械人。西洋重兵之法固然。故隊伍宜密。銃器宜一。乃若其輕兵。則貴人人善鬪。不必要號令。故隊伍疏開。而銃器亦不必齊。或宜遠到。或宜密中。或宜迅速疊放。蓋遠到者。敵銃未及逞力。而我既能斃敵。密中者。敵丸猶參差。而我既無虛發。迅速疊放者。敵一點燃。而我已三四飛彈。皆輕兵之利也。而其遠到與密中。西洋諸國。有旋溝銃。獨至于迅速疊放之便。則似未有能及此銃者也。夫器均則尚技。技均則尚器。器可不究心乎。予故纖悉爲之圖說。以諗同仇。如左。

銃形第一

銃口徑五分三釐。銃身連側鉞。長三尺五寸七分。膛三尺二寸二分七釐。而其二寸五分七釐。在子銃內。母銃以熟鐵造之。側鉞及子銃。



必用熟鋼先打成母銃。粗鑽完。取起側飯。各用二螺釘釘在銃側。更以鎗鑽鐸著。乃插入尾砧。左右揜以螺栓。納子銃後。再用長鑽相通。掃洗。仔細查檢歪偏。務令勻圓正直。

尾砧後打圓眼。以便下螺釘。揜著銃牀。下際作鈕。以扣住攀機。

子母接際。要極緊密抱合。若少鬆寬。則煙洩而彈出無力。銃亦易壞。不可久用。戒之。戒之。

裝時。撥前攀機。則子銃便昂起。可以裝入彈藥。裝訖。用掌根重壓子銃。機則悶矣。

子銃常宜檢點展拭。頻頻澤以香油。若久置不顧。則機塞不舉。致誤大事。不可不察。

火門徑約一分。自火池座鑽透于銃底中心。與銃心爲角。四十五度。鑽透後。以螺栓堵塞剩孔。更取巨鑽。鑽開火池座。別用精鋼一條。鑿

成火池。上寬下窄。底畫一線。外刻螺旋七層。擰入座內。磋去頭尾。要令與池座一體。

火池瓦尾有圓槽。取腸竇槽內。以撥于側飯上方軸。乃緊振腸端。使瓦壓住火池。隨開隨閉。以防門藥迸炸射目。瓦上打一眼。安置活臍。活臍比火池深。差長。故門藥在池內。龍頭擊臍首。則臍下焰起而銃響。

火池瓦腸。以黃銅爲之。縮入槽內。撥在軸上。以蓋覆之。更以牝螺緊著。

照門照星。照荷蘭銃新式爲之。對準之法。宜亦倣之。如其彈到中度之詳。則當他日親驗。別著一表耳。

龍頭諸機。俱在側飯內。覆以機廂。不須牀上別挖機槽。且諸機簡約。比常銃。大率減八之三。故機關得病亦少。

機廂龍頭孔不宜寬大。恰好納縮斜齒爲度。若有罅隙。恐塵沙侵入。漸致機轉不滑。

龍頭腦不厭卑。角不厭高。非身親裝放。難識此妙。

龍頭腸。鋼鐵鍊成者佳。

龍頭軸。貫穿龍頭之縮斜齒及腸。連機廂。以螺釘釘著側板。

腸格。若無此物。腸力無所抗。龍頭雖舉。不能反擊。

攀機。用揷釘揷著尾砧鈕間。

攀機鑊。子銃敞口昂起。則龍頭低而不舉。蓋緣鑊之彈力。全然止息。此所以無誤發之害。

銃牀。用胡桃木。固宜。信州深山有木。名曰槍梓。質輕理密。柔韌難折。斲爲銃牀。似勝于胡桃。予往時所製銃牀。多用此材。

箍環諸鉸鍊。與常銃無差異。故不別作圖式。惟護機不同。因爲貌之。

子銃鑊。是銃快利之肯綮。全在此鑊。太剛則易折。太柔則易委。不剛不柔。訣在回火。主造者宜盡精思。

擲杖。桿用木。惟頭用黃銅包著。以釘揷定。是銃換裝恆在子銃。不要用擲杖。今插擲杖在牀下。何也。此非爲築藥送彈。蓋打放後。不經洗淨。藥滓生濕。鏽化壞腸。故亦須以布片穿杖端小孔。蘸淨水。擲過洗刷始得。且臨陳敵猶未近。不要迅速換裝。照手銃常規。從母銃口送下彈藥。挺擲杖築實。亦自不妨。銃手用力築實。藥彈出有力且遠。是亦不可不知。

短牀。乘馬者莫不執鞭。鞭可以代槊杖。故騎士銃牀。用此式爲便。如用此式。銃身上宜著照星。

門藥筒。外內俱以黃銅爲之。惟藥筒活底用魚鬚。爲其前却之際。不熱生火。底下小孔。量門藥二三毫爲適。筒心與銃心爲角。大略三度。

裝時。以前手小指搭箭頭。向後引擠。活蓋之檐。自然擡起。火池瓦。箭鼻方臨火池。藥函之距。遇池座格住。而擠力猶少進。至于活底滲下。門藥而始竊。再將前手挺直。則箭內二腸。一齊逞力。內箭引縮。遽然復故。箭舊方形。內外接合處。多用竹釘。予改爲上圓下平。換竹釘以螺釘。箭頭更爲彎形。以便搭指。

器用第二

彈藥袋。以木作之。外用牛革套之。中爲二室。竝以羚羊皮襯裏。以防藥包搖動。兼避墜火亂撲。彈藥包。照常法爲之。用細銅線緊括藥際。取二木片。每片排列十二眼二行。將包上銅線。一一穿眼。緊著背上。乃以木片插入于兩室左邊馬蹄槽內。用時。以右手大食二指。攝藥包銅線下際。用力一捻。括處即斷。不要更以口嚙開。非陰雨日裝放。宜先將彈藥袋外套下垂。反轉在背。以便疾速送手。

彈藥袋帶。二條。一挂左肩。一絆腹間。使袋常在臍邊爲便。

門藥盒。以鍍錫鐵葉爲之。大寸餘。長方形者。佳。鏤木爲胎。漆而用之。亦不惡。

門藥匕。用黃銅製之。所以用取門藥而寫于箭。

龍頭腸鈎。下腸格時。須先以此鈎提起腸端。不然。恐損壞其螺絲。

三叉子。螺釘擰入擰出。照其齒大小用之。中心方眼。專爲瓦腸軸設。

火藥第三

以硝七十五分。炭磺各十二分半。製者。可用也。如其粒顆。愈細愈妙。西洋火藥。舊分二種。用篩眼七釐。六毫皮篩篩過者。爲大礮藥。篩眼四釐。三毫皮篩篩過者。爲小銃藥。然是未可燃。此銃。只重一釐。而粒數一千四百二十者。即可聽用。夫銃器。譬則身也。火藥。譬則血也。其死生作用。皆係于此。可不慎乎。

門藥。雷汞八分。淨硝二分。右凍石若大理石盆上。用魚鬚篋和勻。包以膠紙。盒子盛之。納于彈藥袋空處。予作門藥數方。屢試於此銃。是方尤勝。故特出之。

裝法第四

一擡起子銃。二取彈藥。三納彈藥。四壓下敞口。五張起龍頭。六送門藥。七對準。八放。  
擡起子銃。以右手食指撥前機向後。徑探彈藥袋。攝取包子。取彈藥。紵斷包子。用大食二指堵包口。不令火藥散落。舉向子銃口。納彈藥。開指將藥倒傾。大約三分之一。便和彈裝入膛內。更以中指頭重壓彈上。  
壓下敞口。以右手掌根。用力壓子銃上。待機關緊合。急疾轉手向外。張起龍頭。右手將捉銃欄。循牀而下。先以大指撫龍角。則龍頭不用

力而昂起。

送門藥。將牀尾緊挨肩膀。銃身平衡對目。少鬆前手。用小指搭門藥。箭頂。向後引送。俟勢窮盡。再挺直前手。  
對準。中央左右。遠近高下。唯意所命。  
放。後手食指撥攀機。夫右手放箭。左手不知。射之妙訣也。  
銃亦宜然。後手撥機。前手不知。必無不中之理矣。

(以下壹百〇八圖十一枚略之)

跋

予所著礮卦。寔闡千古之秘。而有裨於銃礮之學。漢土自有周易以來。三千有餘歲。雖有此理。未有人能言及此者。泰西自有銃藥以來。五百有餘歲。雖有此器。亦未有人能言及此者。適至予而始發揮焉。而其理。則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

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故可以通天下爲礮學者之志。可以定天下爲礮學者之業。可以斷天下爲礮學者之疑矣。予歲壬子而著礮卦。今茲戊午造此擊銃。七年之前爲礮卦。固未念及此銃。七年之後構思此銃。亦未嘗汲汲於礮卦也。然迨器成而竊以尋繹其理。則明明焉。鑿鑿焉。如珠之在盤。無一出於礮卦之外者。吁亦奇矣。夫礮卦本睽也。今此銃欲類而仰之。欲揚而抑之。欲前而後之。欲往而擊之。皆睽之義。而其最可異者。睽卦離上兌下。而二四互離。與下兌亦爲睽。是全睽中又有小睽。此非納子銃於筒後之象乎。是知易象之妙。出於天地之自然。非人智力之所得爲。是知而今而後。五大洲中。異能之士出。而損益舊銃。造爲新器。雖累千百數。亦未始容有異於礮卦之理也。世之同志欲試此銃者。亦得吾礮卦。而精讀深思。必當有所發耳。因爲之圖說。遂私及此。啓記。

# 女

# 訓

天保十年の作なるが如し

女訓

女は、たかきもいやしきも、三じう従とて、人にしたがふの道三つ侍り、いとけなきときはおやにしたがひ、としさかりになりて人にゆけば、つとにしたがひ、としおいぬれば、子にしたがふ、又この三じうをつとむるに、嫁んば聴んていじう従とて、四ツのをしへあり、孫んとは、ものいひさまやさしく、ばんとは、たちふるまひしとやかに、ていとは、かりそめの事にも、専らなるふるまひなく、したがふ人にうちまかせ、じうとは、何ごとも身をこゝろにまかせず、仕る人にたがふことなきをいふなり、常に、この四つのをしへをまもりて、時のしたがふべきかたにしたがひ、みちにたがはぬやうこゝろがけらるべし、

家にあるあひだは、つね々々孝行を第一とせらるべし、ことごとくにつけて、おやおほせをそむくべからず、女は、をこの子の、後までもつきそひやしなひたてまつるとは、品かはりて、ほどもなく、人の家にゆき侍る身なれば、ちゝはゝにしたがひまゐらすことも、しばしのほどぞと心得て、一しほに力をつくしてかう々

あるべし。さて人の家にゆきたる後は、只今まで、うみの親に仕へ奉りしま心をもて、夫にも舅姑にも、わが身の勞をいとはず、よくうけたがひまゐらせて、こまかきことのすゑまでも、その思しめさるゝまゝに、たがひたてまつることなきやうにあるべし。

女男にかきらず、つゝしみのこゝろはおこたるまじきことに侍れど、わきて女は、をさなきより、としおひ身終るにいたるまで、慎といふこと、しばしもわするべからず、かりそめのことにも、人や見るらん人やきくらんと、ふかくこゝろをつくべきなり。

されば、をうな子は、七つもすぎなば、よろづものやはらかに、たを／＼しく、つねのあそびにも、女のすべきわざをのみもてあつかひ、日にてらされず、あめにぬれず、はふあしきものゝ見まねせず、をこの子をあそびのあひてにせず、をんなのなかに、も人々のほむるものゝ、ものいひつきたちふるまひに、心をつけて見ならひきゝならひ侍るべし、としのほど十にもすぎなば、内にのみありて、漫に人に見ゆ可らず、をさなきより、ふみよみものかく事をおこたるべからず、このふたつのわ

ざ、人におくれぬれば、おろかにしてものゝわきまへもすくなく、よろづのようにかくることおほし、本<sup>冊</sup>さうし<sup>子</sup>などひらきても、めしひの牆にむかひたらんやうにて、うたてきものなり、あるひは、ものゝけいこなどする上にも、そのすべをはやくしることあたはず、あるひは、うたなどよみてんにも、ふつゝかにしていやし、たとひみめよくうまれたりとも、たまにひかりなきたぐひなるべし、いやしきもの子どもさへこそ、心あるものは、このふたつのわざには、おもひをもこらすなれ、ましてさむらひのむすめなんどの、ふみよみものかくことにうときは、あるべきことにもあらずかし。

うたなども、をさなきよりこゝろにかけざれば、にはかにはなりがたし、かやうのすぢも人なみならず、ふつゝかにむのうなるは、いひがひなきものぞ、ことに女はよそへ出ることまれにて、いへにのみあるものなれば、つれづれなるときもおほかめり、かゝるをりにも、うたよめる人は、おのづからなぐさむすぢもすくなく、なからず、花に向ひ月をながめても、人しれぬ興おほし、しかのみならず、なながらにして、國々の名どころをもしり、くさ木のなをも覚え、はる秋のうつりかはるありさま

をもわきまへ、古のひとをともし侍る心地するは、うたなりけり、されど、おのが才にほこりて、よみうた又は手迹などみだりに人に傳ふるは、あるまじきことにて、こゝろあるひとは、むかしよりふかくいましめられたり、こゝろせらるべきなり。

をんなのちからわざすれば、ほねもこはく、ゆびもふとく、すがたいやしくなるものなれば、ちからわざせぬかたよろしとも申しならはせど、のち／＼もの／＼のつまともならん身の、太刀長刀のあつかひ、一とほり心得ざるもいかゞなれば、とせぬあひだに、師をえらびて、よきほどにこゝろ得侍るべきなり。

算 さんは、いまの世には、いやしきわざのやうにのみ、おもふ人もあれど、いにしへの、りくげいのひとつにも侍れば、いさゝか、いやしむべき事にあらず、のちに家をもち、内のまかなひをもする身なれば、さんも、わりかけじゆうにして、ようだつほどに、こゝろえたるよろし。

ことひくあそびは、おのづから人のこゝろをやはらげ、つれ／＼なぐさむるたつきもあれば、わかきより習ひはべるべし、たゞ三味は、そのさまいやしければ、ひくまじきなり、殊にうたふ詞もたはれて、人のこゝろをあしきかたにみちびくこと、これよりはなはだしきはなし、よりに、たゞしきかたに心ざす人はもてあそぶまじきものとすることなり。

女の見るべきふみも、よにおほく侍れど、つねにをしへぐさしるせしもの、見るにますことなし、もの語ぶみも、むかしいまのならばしをもわきまへ、人のよしあしをもしり、ものごと、のそなへにもなりて、よきこともおほけれど、みだりがはしき源氏物語のたぐひは、人の心をもうごかしやすく、かへつて見る人のあたとなることも侍るべし、かゝるたぐひは、しんしやくあるべきことなり。

からのふみも、力ある人は、四書、小學、女孝經、女論語、女戒、閨範、烈女傳の類、必ずよみて、ゑきおほし、ちかきころは、かなもて譯したる本もあれば、夫にて見るもよろしきなり。

たゞ、女のいかにことひろくわきまへたりとも、物しりがほにさしいて、もじことはなどいひ侍るは、見ぐるしくけなり、すべてよそ人にむかひては、内ばにして、むざとしたることを、いはぬものとするべし、女のこゝろあら／＼しく、はら



たつまじきことにもはらをたて、をかしてからぬ事にもけしからずわらひさはめき、わが心にあはぬときは人をそしり、よきことあしきことにつけて、人のうへのみいひさたし、いはれまじきことをも、くちがましくいひのゝしるは、いともいともげすゝし、かゝるふるまひのはれば、いかにすがた形うるはしく、才能ならびなくとも、心ある人はうとましくおもふなり、つゝしむべきのきはみとしるべし。

みめ形はうまれつきなれば、よきもあしきも、かふべきやうはあらねど、身のわざこゝろのたしなみは、その人の心にしたがひ、いにしへのかしくき人にも、なほ及びぬべし。

まづ、心かたましからず、はしたなきふるまひなく、しゝふたをやかにあるべし、たちゐるはしちかゝらず、こゑをば、かべよりほかにもらすべからず、わらふにも、聲あげてたかわらひするはあしきなり、そうじて、女はこゑのほそきをよしとこそ、人もいふなれ、およそ、こゑのほそきは、やさしきものぞかし、はじめにするせしゑんといふをしへ、すなはちこのこゝろなり、いかにほらだゝしきことありとも、大ご

ゑして人をのゝしり、うちたゝきなどせんこと、あるべきことにもあらず、すべてことばすくなきかたよろし、ことゝのはしのみをあらはして、いひつくさぬこそ、心ふかく見え侍れ、ことばおほきはあやまりもおほく、こうくわいすることもすくなからぬなり、男だに、ことばおほきは、むかしよりいましめたり、まして女の身には、大ぐちなどきゝすこしにても、いつはりなんどいふべきことにあらず、子をいましめ、うちものさとし侍るにも、高聲などすべからず、いくたびも、ものやはらかに詞たゞしく、おだやかにあるべし、又身のたしなみをえうとす、いたゞきよりあしのうらにいたるまで、さはやかにいさぎよく、かみにも身にもあかつけず、かみはいかにもくろく、身はいかにもしろくあらんこそ、女のたしなみなれ、うまれつききよげなりとも、あかつきけがれぬれば、人はいとふものなり、ことに、なつはあせいづるにより、身もにほふなれば、しばゝゆをつかひて、かみなどに香のつかぬやうあるべし、又ふゆはさむきゆゑ、人もおほかたは、おこたりありて身もきたなし、よいふかきをよしとす、つめたえざるべし、但あまりふかつめはむごきものなり、よきほどよろし、わやう、あふがず、うつむかず、ようだいたゞしき

をよしとす、あるき様は、やきはもとよりいやしうしてあしけれど、あまりしづかならんもやう／＼しく見ゆ、あしのはこび、ひろからずせば、大かたはこしに力もちたるよろし、こしのよはきは、なへたるやうにてあしきなり、すこしそりたるていよし、それもほどあひあるべし。

きものゝしたて、なつふゆによらず、ねんをいるべし、身あまりひろくすぐるは、みなりあしきものなり、すこしせば、こゝろもちよろしからん、かたのゆきそてのしたみじかきは、いやしく、又ながすぎたるも、ななめきたり、身のたけは、ながきをこそよしとすることなれ、もやうもいろも、ずぶん花やかにて、しかも、じんじやうなるよろし、はやりにしたがふは、いやしきなり、殊に、わざをさまひ子などのしだしたらんをば、いかに人は、もてはやすとも、おのれの身には、あるまじきことにおぼして、きたまふべからず、おとなしく位あるやうにしたてらるべし、にほいとむるも、ふかくとむるは、よろしからず、かけ香もしつこくあまへたるあし、／＼うじて、ものずきにまかせて、おごりがましきことは、ゆめ／＼あるべからず、かみのゆひかた、けはひのしやう、袖のなり、おびの結ひめも、世のはやりなりとて、

いやしきていをまね、ぶべからず、身がらにも似あはぬすがたに、よそほふは、見ぐるしきわざなり、かまへて／＼、いやしきさまをば、見まねせらるべからず、

物まゐりやう、大かたさだまれることなれど、まづ、飯まゐるにも、大くちにまゐるべからず、しるすゝるにも、おとせぬ様にあるべし、そうじて、物まゐるに、くちのおときこゆるは、あし、飯にかぎらず、あつきとて、ふくべからず、しづかにまゐるべし、やきものなど、かよひのもの、むしりてまゐらせたらば、まゐるもくるしからず、さなきは、まゐるまじきなり、よそへ参られたるをりは、ことに何によらず、あれこれまゐるべからず、こゝろにかなひたるもの、ひとつふたつまゐりて、ことさらとほきところにあるものなど、ひきよせまゐることしかるまじく、ひていきくさくなるもの、くちにほふもの、何によらず、まゐるまじきなり、

酒もすこしまゐるくるしからず、かほのいろかはらぬほどに、まゐるよろしきなり、

文は、もつともかなたるべし、もじごゑにかくことよろしからず、みなよみをもちふべきなり、ふみのていは、さきのあい手によるべけれど、詞ぶりは、すべてあいあ

いしきをよしとすることなり、  
人とよりあひたるときは、わけてざればみくちとくものいふまじきなり、またことの外しめりたるも、よろしからず、をかしきことあらば、うらゝかにうちわらひ、あはれなるときは、しのびがたく、うちまがせて、すべてそこさはやかにあるこそ、めやすけれど、たゞおやをつとにかゝることをば、小事といへども人に洩す可らず、まして大事とせんことは、いかほどこゝろやすきものなりとも、いはぬことゝ心得らるべし、

人のつまとなりなんのちは、ねてもさめても、をつとをうやまひ、こゝろはづかしきものに、おもふこゝろばえ、かんえうなり、あまりになるれば、ぬやひもなく、なりゆき、うとければ、そむきて、家の内とゝのはぬものとしるべし、さてよく／＼こゝろにしめて、つゝしむべきは、しつとのこゝろなり、いにしへより、をとこのつまとをさるに七ツのすぢありて、その一つはしつとに侍り、常によく心にかへり見て、みづからをさめらるべきなり、

女のつねのことなれば、いふに及ばねど、たちぬひのみち、もとよりうとかるまじ、

をつとの衣類、つねにそなへして、時にのぞみて、さしつかへざるやうにあるべし、朝はとくよりおきて、身じまひいさぎよく、かひ／＼しくして、夫のおほやけわたくし、おこたりなからんことを心としくりやのまかなひをも、よくまをしならはして、ことのつかへざるやうを、むねとせらるべし、

おほやけのつとめはいふに及ばず、をつとの夜ふかく出、夜ふかくかへる折ふしも、すこしも、ものうきていあるべからず、たとへゆるしあればとて、かへりをもまたず、ふせりなどすること、ゆめ／＼あるまじきことなり、

夫の衣類をば、心に入れて、たび／＼見及び、あかつきたるをば、すゝぎきよめ、それたるをば、とりつくろひ、いさゝかそまつなきやうにあるべし、又夫の手ぢかくとりあつかふしな／＼には、心をつけて、留守にゐても、をつとのかたより、かれをなどあらん時に、たゞ／＼しからず、つかはすやうに、心がけらるべし、

つまとをつとの中らひは、むつましくぬやひありてこそ、をつとも、わが詞をもきくものなれ、をつとのあやまちあるときに、いさめをいゝにも、こゝろして、いさめらるべし、わがこゝろにかなはぬすぢとて、かど／＼しくいひあらそひなどして、

先そのこゝろにそむきなば、をつとのあしきをあらたむることはなくして、たゞいたづらに、むらいのつみを、我身におひぬべしめしつかひのものなどのきかんをりは、なほわけてこゝろせらるべきなり、人のつまとなりては、人に母たるのみち侍れば、物をあはれみ養ふこゝろ、うしなふべからず、うちのもどもはいふに及ばず、よその事にもあはれなることあれば、身の上のやうにおもひなし、いはりつかはすべし、鳥けものむしけらにいたるまで、あはれみをくはへてむごきことすべからず、女の手づからものころしなどするは、いともおそろしげに見ゆるものなり、こゝろづかるべし。

いにしへのをしへにも、をとこは外をおさめ、をんなは内を治むるとも侍れば、をつとの家法にしたがひ、内むきのこと、心をつけて、そのとりしまり、はふあらんこと、もとよりさるべき事には侍れど、めしつかふものども、うれしくおもひ、いつまでもかげによらんとたのむやうになさけふかくおもひやりあつかるべし、女にあつかひあしきによりて、をつとまでを人にうらますること、世にまゝあることなり、つゝしむべし、たとへよろしからぬ人なりとも、なさけふかくめしつか

ひなば、かならずようになつことあるべし。

人をつかひはべるに、人ごとに、その身のえたるところとえぬところと、たがひにあるものなれば、ひとをばそれ／＼に見あはせてつかふべし、そうじてわが心のごとくなるものは、世にすくなし、人々のかほかたち、ことなるも同じことなり、さればめしつかふうちのもの、すこしのあしきことあればとて、心みじかく、しかることよろしからず、ましてはな／＼しく、追出しなどせんはいかゞなり、おほかたのことは、ゆるしてつかひ侍るべし。

客のとき、内のをんなどもの、あしきことありとも、客ゐられたるあひだは、しかりたまふべからず、但々客見られたるところにて、あしきことあらば、何とぞしなをよく、くるしからぬほどに、心づくるてい、をきやくにも見せられはべるべし、男さへ、客の前にて人をのしるはあし、ことにをんなは、やはらかにうちばなるをえうとすれば、この心得あるべきことなり。

人にもものつかはずにも、をしからぬ體こそよろしけれ、すこしのものにて、も、なにをがなと情ふかくあい／＼しきは、めもよきものぞかし、すべてよくふかきは、を

# 喪禮私説

文久元年九月成る

女訓

七八八

んなもとこもつたなくうるさきものなり、たしなみたまふべし、たゞ女は人にまつろふものなれば、よきことにてても、専らならんことは、わがみちにあらじをと、心得らるべきなり。

喪禮私説

養疾

父母の疾ある時看とり参らするは大事の上の大事なりもしこゝにいさゝかも憾みを遺すことあれば身を終るまで償ふべきの期なし慎み重んぜすはあるべからず儀禮既夕記に養者皆齋と見ゆ看とりの男女みな酒飲ます葷臭を食はず齋戒して心をその養ふ所に專にすへし

行禱

父母の疾み給ふを庸妄の醫師に委ねて療養を盡し参らすることを知らず巫覡道釋の説に惑ふて祈念行禱をもてその痊るを求むるか如きはをろかなるもの常とはいへとも不慈不孝の罪道るへからすたゞ醫藥看護その力の限りを盡して效なきに至ては孝子の心徒らにやむへからす神明に祈請してその陰佑あらんことを冀ふへしこれ聖人の許し給ふ所なり既夕記に行禱于五祀とこれなり本朝にては五祀の祭なければ國中の大小神祇に禱るへし

## 疾病

疾の甚しきを病といふその時に當て記に内外皆掃徹褻衣加新衣とあれども從ふへからすいかにとなればこの件の用意は賓客の來り觀ることあらむとの設けに過ぎすかうやうの細故にかははりて大切の一期を驚かし參らせんこと罪おほくこそ覺ゆれかつ疾みふし給へる間は見苦しき衣裳のまゝにて養ひまゐらせ大事の時に及び人の見むためにとてあはたしくよききぬたてまつらむこと眞こゝろもて親につかへまつるといふへからすかゝれば看取りの間おのれおのれの分に從ひ常に見くるしからぬやうに勤めおきて今はの際にならせ給はゞ殊に内外を戒めてもの靜にしてあるへし記の男女改服これ又從ふへからす抑この時いつれのときそや孝子慈孫いかてかざる外を飾るのこゝろあるべき

## 初終

疾の革なる時遷居正寢といふこと温公書儀文公家禮にあれども甚危きわさなり尤も從ひ難しとすこれを遷してその死を促さは罪たれにか歸せんされば表

奥を云はすはしめより養ひまゐらせし所にて終りを取らせ奉るへし

既夕記に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と云ふとありこは前文の御者四人皆座持體といふを承けて云ふなり疾重りておのれと轉側すること能はざる故に左右に侍御するもの各その一鉢をとり兩手介抱するなりされともたゞその轉側を助るのみ拘執するにはあらずかし大夫はもとより侍御の臣あるへし士に臣なしといへとも從僕あれは即ちそれなりもし婦人なればその手足を持するもの必ず婢妾の内なるへし婦人の手男子の手とはその侍御者に就てこそいふなれしかるを人のかたくな心得るより疾困しき時に至りその妻妾子婦を屏けて前ましめすそを又美談として語り傳ふるに至るいはかなしその妻をいへはゆくゆく同穴ともならむものなりその子婦を語れば常にわか疾痛痾養に侍せしものなりしかるを今はの際に至て一朝にして反てこれを絶ち遠さく理と情とに於て安かるべき事かはよく本文の心を得はその誤れることを知るへし

疾の困しき時誼く奔走なとせんことあるまし聲を揚げ悲泣せんも病者のこ

ろを傷ましむへければ心すへきなり佛名を唱ふること儒者はあるまじきこととして殊に戒め禁すれとも一概にはいひ難かるへし佛教この邦に行はるゝこと年久しく既に人の骨髓にいつかつ當代に至て更に貴賤を問はず貧富を擇はず死後は必ず佛寺に託するの掟となりぬされはその父母の平日佛道に歸依せざることを保つへからずもし父母常に深く佛道に歸依あらむに大事の際に及て其唱名を禁せはこゝろやすくは終り給はし常々その歸依の心にまかせつる程ならば唱名はさらなり打磬もまた禁すへからず

いかに介抱し參らすともそのかひなくていき絶え給はし諸子はさらなり一家擧て哭泣して哀を盡すへしさてしもあらぬことなればまつ親しき人のもとへ病のさし重りしことを告げやるへし

たまよはひは古禮とは雖兒戯に近しなす可らすたゝ今の世の習はしとして多く坐棺を用ふれはこの時に於て大やう半坐半臥の姿に取繕ふへきなり

古禮に遷尸于牀といふことあるは初め生氣の復るを冀ふかために牀を廢して地におろせしに依るなり本朝の習はしはしめより牀を廢することなし去れば

今はた尸を遷すに及はず

尸を南首せしむること古禮なりされと本朝の屋作り異朝と同じからず今又古と殊なり必しも泥む可らすたゝ奠を進むるにその右側に進めらるゝ様にあるへしもし終り給ふ時の向き奠獻に便りあしからはよき方に改むるをよしとす古禮の無用歛衾去死衣は尸を浴せしむるに便りしてなり浴尸のこと必ずとせされは衣を去るに及はず暑日には薄き小袖冬の日にはよるもの常の如く取りかけて顔にはひとへの服紗のあたらしきをうちおほひてあるへし

その繕ひ參らせたる牀の傍について供物を奉つるこれを始死奠といふこの奠は看とりの間に進めまゐらせし酒醴のたくひの餘れるを用ひてよし薦食の膳具も今まで用ひ給ひしうつはものなるへし其供物は右の肩のあたりに備ふへし儀禮士喪禮に奠于尸東と見ゆるは尸の南首に就てその右旁をいふなり右旁に奠するはその飲食に便りよからんやうにとなり死につかへまつること生につかへまつるが如しといふこゝろなり記に即牀而奠當轔とあり轔は肩頭をいふ



うち寄る人をして尸を襲し參らせしとて几帳を堂に設けて内外を隔つる禮にこれを帷堂といふ平人の家几帳なければ屏風に換へてよし

喪主、主婦、護喪、司賓、司書、司貨を定むへし父母の喪には世を嗣くへき長子その喪主たり長子なき時は嫡孫祖に承けて喪主となるへし母の喪にもし父あれば父を主となす賓客と禮を爲すに尊者よろしければなり主婦は亡者の妻なりもしなければ喪主の妻主婦となり内賓と禮を爲すへし護喪は喪の事よろつ取りはからふ役なり何も皆この人に申しさし圖を得るなり家長又は子弟の内にて才幹ありて禮を知れるもの擇ふへしもしその人なくは親友の内を請ふてよし衛の司徒敬子の喪に遽伯玉か孔子を請ひ奉りし例もあるなり司賓は賓客に應接する役なり君の御使又は尊長の入り來れるには喪主を呼出すへしその餘はみな司賓にて弔問を受け返すなり喪主もし人に出て逢はへおほやうものいはすたへ禮貌を盡すのみにてその人の歸るをも送らす司賓送りて出るなり但し君の御使のみ送迎の禮節常法に替らざるへし司書は筆札の事すへてつかさとする役なり子弟の内或は吏人の書を能くするものに命すへし司貨は金銀米

錢の出入親賓の賻贈をあつかふ役なり金銀米錢は悉く帳にしるしてその出入を謹み賻贈は別帳に詳かにして喪用を待つなり

護喪と司書として仕ふるものならばまつ届け書を作り續て親戚僚友への赴告を發すへし

凡そ喪事に用ふへき物をは護喪より司貨に仰せて豫め用意あるへしその用ふる所の人をもあらかしめあて置きて事に臨みてさしつかへざるやうにすへしその品々は

- 棺の具 板 鐵釘 松脂 黃蠟 獸脂 石灰 木灰 紙 銅鐵鍋 磁注まき 木篋 白布

尸牀を隔つる具 屏風

沐浴の具 水桶 料おし 浴盤 沐巾 浴巾 櫛 元結 鉄 席

襲の具 ひとへの服紗 たゝみ 褥 時服 帶 禪湯具 襪 禮服上下十徳か 衣さ け帯

類の 腰刀

飲の具 小袖 衾常の被を用ひてよし 衾ひ つひとへの被なり綿布一端を五 綿布裂て結束の用となす

席 小なる 葵衣 よく洗ひ浄め

奠の具 卓 香爐 香盒 香沈水降 燭臺 蠟燭 花瓶 瓶子 酒 盃

同臺 磁鑪 茶 茶碗 同臺 罩巾 竹をためし細紗を 脯 醢 鹽盆

輓巾 箸 箸臺 耳かは

括髮の具 麻繩

成服の具 麻布 服の輕重によりて粗細生熟の別ちあり 杖 草履

靈座の具 卓 やゝ高 同 やゝ低 衣架 衣服 平日身に 刀架 腰刀 太刀 木主

治葬の具 炭屑 麻索 誌石 平瓦

送葬の具 生時旅行の具の如し 白麻衣

常用の人 木工 鉞工 巧思ある者 松脂を煉り楡を 石工

以上或はその舊に因つて用ひあるは一器にして數所に用ひあるはこれを親戚近隣に借りあるはこれを市肆に買ひ或は工に命して造らしむ皆護喪司貨の措辨にあるべし

初喪に常服を改め易ふること禮なりこれを易服といふ喪主をはしめ男子は肩

さぬ羽織を去り佩ものを解き襪を脱ぎ浴せず月代そらす髮結はすしてあるへしもし髮を束ねは麻緒にてとりあくへし

麻のもとゆひにて髮をつかぬるは漢土にしては成服の時なりその前は被髮なり本朝に被髮の制なければこの時より麻緒にてゆふへきなり

婦女は櫛笄をおろし紅粉を洗ひ去り髮は同じく麻繩にてかりそめに取あけ置くへし衣服も紅紫の華やかたるは皆脱ぎ換ふへきなり

異朝の禮初喪にその子として三年の喪を服すべきものは三日の内もの食はす期の喪のものは一日の内もの食はす五月三月のものは一度兩度ものくはすしであるなり本朝の禮この制見えすと雖も孝子哀痛の餘り飲食さへに思はざるは彼我古今同じこゝろなるへし去ればその心に任せてもの食はてあるへしたる尊長又は淺からぬ友などのわりなく強ひは少しくひてよし尊長朋友はかならずこの事に心をつくへし

右不食の事禮の經なりと雖も又喪服四制に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秃者不鬢髻者不祖跛者不踊

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者也と見ゆかたくなに心得ましきなり

三年の喪は聖人ひとの情を稱りて文を立て給ひし所なりと雖も飲食の一筋すら今の人には易からざる事なり試にこれをいはんに三日を過ぎて諸子粥を食ふといへとも朝夕兩度にすぎすかつ鹽をも加へざるなり三月の後卒哭の祭はてゝ疏食水飲すとてしるけざる飯をたうへ咽乾きたる時水を飲むいまた鹽醬を用ふることを得す十三月に及び小祥の祭畢りて始て菜果を食ふこれ迄一年の間菜蔬果實をたにも食ふことを得ざるなり二十五日大祥の後食に鹽醬ありと見ゆれば凡そ二年の間鹽味を御せざるなりその後禫の祭はてゝ肉を食し酒を飲むことを得るこれ其の大略なり強志のものにあらさればこれもまた能し難し

その期以下を語れば期と九月の喪は疏食水飲して菜果を食はず五月三月の喪は酒を飲み肉を食ふて宴樂にあつからず期と九月の喪も葬はてぬれば酒のみ肉食らふ宴樂にあつからざるのみ

本朝五服の制かうやうの沙汰なしといへとも聖人の教に志さむ人はこの禮

制を考へ合せて斟酌しておのれの志を行ふべきなり温公書儀もおほやう右に同じく儀禮禮記を參取してしるされたりその細註に至て活用の説あり今またこゝにしるして參酌に備ふ温公曰く凡そ喪に居るもの毀瘠するをもて貴しとなすと雖も力を量りて行ふへしその體つかれて三日の内もの食はてありかてぬものは粥少しばかり食ふてよし粥にて飽きかねぬるものは既に殯するの後粗飯を食らふ苦しからず疏食水飲にて飽きかねぬるものは葬はてなは菜茹茹も亦菜なり醃醬を食ひてよし喪大記に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と見え註に性不能者可食飯菜羹といへりかの粥食ふべきものすら猶菜羹を食ふめりまして葬もはてゝ疏食食ふべきものは餅餌を食ふと雖も傷ることなかるへしたゝ酒のみ肉食ふことなくはよろしからむとなり又云く凡そ父母の喪に居らんものは大祥の前皆酒のみ肉食ふへからず去れとももし疾あらは暫く酒のみ肉食ひて疾いえは初に復りて食はず飲すしてあるへしもし素食俗に精進咽を下りかたく久しくして瘦せ疲れ疾とも成りなんことを恐るゝものは肉汁及び肺醢或は肉少しばかりをもてその滋味を助くるも苦しからずた

恣に珍膳美味を食ふへからず又人と酒もりし樂むへからず唯五十以上氣血既に衰て酒肉によらされは扶養し難からむもの必しもしからざるのみかゝれは五十すぎし人なりとも幸にして血氣おとろへすは法のことく勤むへきこと論を待たず

今の俗親の喪に居て弔客來るに遭へは宴を開き酒を設くそのさま賀客に饗するに異らす客も亦酒を携へ相過り孝子に強て酒を飲ましむるに至る放逸無慚のありさま痛くいましめすはあるへからず

喪には飲食衣服のみにあらず居處をもその常を變すること禮なり禮記に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由不說經帶とて父母の喪には家の外東の壁に木を倚せかけ草をおほふてかりいほとし壁をも塗らす夜もその内に喪服をつけしまゝにて藁のむしろにつちくれを枕としていぬることなりこはその親の外に在りて土に就くを哀しみ我身を安逸するに忍ひざるか故なりされと歳に大寒大暑あり時に雨濕風涼あり今の世に生れし薄弱の人いかてか能く此禮に堪へ得んその力をはからずそを行はんとして父母の遺躰に疾を受くる程ならば却て罪

ふかきわさなるへし去れば今の人に在りては禪祭して常に復らんまでは男子は表の居間に居宿して故なければ奥に入らず婦人はたやすく表に出てす坐するに褥を用ひず臥すに布衾を用ふるをもて倚廬寢苦の禮に換ふへし

## 治 棺

凡そ死を送るの道たゝ棺のみ身に親しきものとすなれば孝子の尤も心を盡すへき所なりしかるに初喪の日に及ひ法の如く造りしたゝめんにはその工夫もたやすからずそのつくりはてむ日を待つあひたにやゝもすれはその尸腐敗に至ることありかくては親尸を恥かしむるといふへし暑月には殊にこゝろを苦むるなり朱子も今棺用漆要三日便殯亦難の言あれは曾てこゝに艱まれしことと見ゆかゝれはあらかしめ壽器を造るにしかしなと云へる説も見ゆれとこはみつからなし置かはそのあらめ今の時俗の情に於て父祖のために凶事をあらかしめするの嫌にわたれば極めてなし難し事に臨みたやすくなし得へき良法をもとむるにしかすおのれこゝにひとつの考あり今委しくいふへし家語に孔子中都の宰たる時四寸の棺五寸の槨もて制して送死の節となし給ひしと見え